

家 > 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题 > A 节-什么是无政府主义?

A.1 什么是无政府主义?

2008 年 10 月 11 日至 22 日, 星期一: 29-阿法克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旨在制造无政府状态的政治理论,“主人的缺席, 君主的缺席。”[P-J Proudhon, 什么是财产换句话说,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 旨在建立一个个人平等地自由合作的社会。由于这种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等级控制—无论是由国家或资本家控制—对个人和他们的个性都是有害的, 也是不必要的。

用无政府主义者 L·苏珊·布朗的话说:

“尽管人们对无政府主义的普遍理解是一场暴力、反国家的运动, 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微妙得多、微妙得多的传统, 而不是对政府权力的简单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权力和统治对社会是必要的观点, 而是提倡更多合作、反等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形式。”[个人主义政治, 第 106 页]

然而,“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疑是政治理论中最误传的思想。一般来说, 这些词的意思是“混乱”或“没有秩序”, 因此, 无政府主义者希望社会混乱, 并回归“丛林法则”。

这一错误陈述的过程并非没有历史上的平行。例如, 在那些认为必须由一个人(君主制)治理的国家,“共和国”或“民主”一词被准确地用作“无政府状态”, 以暗示混乱和混乱。那些在维持现状方面有既得利益的人士, 显然希望暗示反对现行制度的做法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而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只会导致混乱。或者, 正如 Errico Malatesta 所说:

“由于人们认为政府是必要的, 没有政府就只能出现混乱和混乱, 因此, 无政府状态, 即政府缺位, 听起来像是没有秩序, 这是很自然和合乎逻辑的。”[无政府状态, 第 16 页]

无政府主义者想改变这种“常识”的“无政府状态”观念, 这样人们就会发现政府和其他等级的社会关系都是有害的。和不必要:

“改变观点, 使公众相信政府不仅是不必要的, 而且是极其有害的, 然后无政府这个词, 仅仅因为它意味着没有政府, 就会对每个人都意味着: 自然秩序、人类需求的统一和所有人利益的统一, 完全团结的自由。”[同前。第 16 页]

这个常见问题是改变人们普遍持有的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含义的过程的一部分。但这还不是全部。除了打击“常识”的“无政府状态”思想所造成的扭曲之外, 我们还必须打击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多年来受到的政治和社会敌人的扭曲。因为, 正如 Bartolomeo Vanzetti 所说, 无政府主义者“激进分子的激进分子—黑猫, 许多人的恐惧, 所有顽固分子、剥削者、骗子、骗子和压迫者中的恐怖分子。因此, 我们也是更多地被诽谤、歪曲、误解和迫害的人。”[尼古拉·萨科和巴托罗密欧·万泽蒂, 萨科和范泽蒂的书信, 第 274 页]

凡泽蒂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和他的同志尼古拉·萨科被美国政府诬陷为他们没有犯下的罪行, 实际上, 他们在 1927 年因为是外国无政府主义者而被电死。因此, 这个常见问题需要花一些时间来纠正资本主义媒体、政治家、理论家和老板们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诽谤和歪曲(更别

提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等昔日激进分子的歪曲了)。希望一旦我们完成了,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当权者花了那么多时间来攻击无政府主义—这是一个能够有效地确保所有人自由的想法,并且能够结束基于少数人对多数人拥有权力的所有制度。

A.1.1“无政府状态”是什么意思?

字“无政府状态”来自希腊语前缀阿(或一个),意义“不,”“缺乏”,“不存在,”或“缺乏”,加阿乔斯,意义“统治者”、“主任”、“首领”、“负责人”或“权威”或者,正如彼得·克罗波特金所说,无政府状态源于希腊语的词义。“违背权威”[无政府主义,第284页]

而希腊语无花果和无政府主义常被认为是指“没有政府”或“没有政府”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的严格原意并不是简单的。“没有政府”“阿奇”手段“没有尺子”或者更广泛地说,“未经授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主义者不断地使用这个词。例如,我们发现 Kropotkin 认为无政府主义“不仅攻击资本,而且攻击资本主义权力的主要来源:法律、权威和国家。”[同前。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无政府意味着“不一定像一般认为的那样缺乏秩序,而是缺乏规则。”本杰明·塔克而不是一本书大卫·威克(David Weick)的杰出总结:

“无政府主义可以理解为属属否定的社会政治思想全权力、主权、统治和等级划分,以及解散他们的意愿。。。因此,无政府主义不仅仅是反国家主义。。。[即使]政府(州)。。。正是无政府主义批判的中心焦点。”[重塑无政府状态,第139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不是纯粹的反政府或反国家的运动,而是一场反对的运动。等级制度。为什么?因为等级是体现权威的组织结构。由于国家是等级制度的“最高”形式,无政府主义者在定义上是反国家的,但这就是。不无政府主义的充分定义。这意味着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等级组织,而不仅仅是国家。用布莱恩·莫里斯的话说:

“无政府状态一词来自希腊,其实质意思是‘没有统治者’。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一切形式的政府或胁迫性权力、各种形式的等级制度和统治。因此,他们反对墨西哥无政府主义者弗洛雷斯·马贡(Flores Magon)所说的‘阴郁三位一体’—国家、资本和教会。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国家,也反对一切形式的宗教权威。但无政府主义者也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建立或创造一个无政府状态,即一个没有强制制度的分权社会,一个通过自愿协会联合会组织起来的社会。”[“人类学和无政府主义”第35–41页,无政府状态:欲望杂志,第45号,第38页]

在这种情况下提到“等级”是最近的发展—普鲁登、巴库宁和克罗波特金等“古典”无政府主义者确实使用了这个词,但很少使用(他们通常更喜欢“权威”,后者被用作“威权”的简称)。然而,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哲学是反对等级制度的,反对个人之间任何权力或特权的不平等。巴库宁在袭击时提到了这一点“官员”权威但捍卫“自然影响”他还说:

“你想使任何人不可能压迫他的同伴吗?那就确保没有人会拥有权力。”[巴库宁的政治哲学,第271页]

正如杰夫·德拉恩所指出的,“虽然它一直是‘革命计划’潜在的一部分,但直到最近才出现了一个更广泛的反等级概念,以便进行更具体的审查。尽管如此,在‘无政府状态’这个词的希

腊词根中，这一概念的根源是显而易见的。”[在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定义一个新的运动]

我们强调，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种对等级制度的反对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或政府。它包括所有专制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以及政治关系，特别是那些与资本主义财产和工资劳动有关的关系。这可以从普鲁登的论点中看出“资本。。在政治领域类似于政府。。资本主义的经济观念、政府或权威的政治观念和教会的神学思想是三个相同的观念，以不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攻击他们中的一个就相当于攻击他们所有的人。。资本对劳动的作用，国家对自由的作用，教会对精神的作用。这种绝对主义的三位一体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在哲学中也是如此。压迫人民的最有效手段是同时奴役人民的身体、意志和理由。”[Max Nettlau，无政府主义的短暂历史因此，我们发现艾玛·戈德曼反对资本主义。那个男人[或女人]必须出卖他[她]的劳动因此，“他(或她)的倾向和判断服从于主人的意志。”[红艾玛 40 年前，巴库宁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在当前的体制下，巴库宁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工人在一段时间内出卖他的人和他的自由”以换取工资。[同前。，第 187 页]

因此，“无政府状态”不仅意味着“没有政府”，还意味着反对一切形式的威权组织和等级制度。用克罗波特金的话说，“社会无政府主义的起源.....在于.....对等级组织和社会威权观念的批评；以及.....对人类进步运动中所看到的倾向的分析。”[同前。(第 158 页)“无政府主义”(Malatesta)“生在反对社会不公正的道德反抗中”而且“社会弊病的具体原因”可以在“资本主义财产和国家”当被压迫者“试图推翻国家和财产一然后无政府主义诞生了。”[Errico Malatesta：他的人生和思想，第 19 页]

因此，任何声称无政府状态是纯粹反国家的企图都是对这个词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所使用的方式的歪曲。布莱恩·莫里斯认为，“当你审视古典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以及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特征.....很明显，它从来没有(仅仅是反对国家)这种有限的视野。它总是挑战一切形式的权威和剥削，对资本主义和宗教的批评，就像对国家的批评一样。”[同前。，第 40 页]

而且，简单地说，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混乱，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想制造混乱或混乱。相反，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基于个人自由和自愿合作的社会。换句话说，是自下而上的秩序，而不是当局自上而下强加的混乱。这样的社会将是一个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一个没有统治者的社会。

当我们讨论无政府状态会是什么样子的第一节，诺姆乔姆斯基总结了关键的方面，他说，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在社区、工作场所、家庭、更大的社会(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任何互动都应该受到参与者的直接控制。因此，这将意味着工业上的工人理事会、社区中的大众民主、他们之间的互动、更大群体中的自由结社，直至国际社会的组织。”[无政府主义访谈]社会将不再被划分为老板和工人、州长和被治理的阶层。相反，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建立在参与式组织中自由联合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运行。应该指出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今天在他们的组织、斗争和活动中尽可能多地创造这个社会。

A.1.2“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意思？

引用彼得·克罗波特金的话，无政府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非政府体制”[无政府主义，第 46 页]换句话说，“废除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即废除私有财产[即资本主义]和政府。”[Errico Malatesta，走向无政府主义“，第 75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旨在建立一个没有政治、经济或社会等级制度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没有统治者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可行的社会制度形式，因此致力于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的最大化。他们认为自由和平等的目标是相互支持的。或者，在巴库宁的名言中：

“我们深信，没有社会主义的自由是特权和不公正，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是奴役和野蛮。”[巴库宁的政治哲学，第 269 页]

人类社会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平等的自由只是强者的自由，没有自由的平等是不可能的，是奴役的理由。

虽然无政府主义有许多不同的类型(从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见 A.3 节就更多细节而言，它们的核心始终有两个共同的立场—反对政府和反对资本主义。用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本杰明·塔克的话来说，无政府主义坚持。关于废除国家和废除高利贷；不再由人统治，不再剥削人。[Eunice Schuster 引用，美洲土著无政府主义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利润、利息和租金是高利贷(即剥削)因此反对他们和创造他们的条件，就像他们反对政府和国家一样。

更笼统地说，用 L.Susan Brown 的话来说，“统一环节”无政府主义“是对等级制度和统治的普遍谴责，是为个人自由而斗争的意愿。”[个人主义政治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如果一个人受制于国家或资本主义的权威，他们就不能自由。正如 Voltairine de Cleyre 总结的那样：

“无政府主义。。。教导了这样一个社会的可能性，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需要可以充分供给所有人，在这个社会中，身心的完全发展的机会将成为所有人的遗产。。。它告诉我们，目前不公正的生产和分配财富的组织最终必须彻底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制度，确保每个人都有工作的自由，而不首先寻求一位他[或她]必须交出他[或她]产品的十分之一的主人，这将保证他获得生产来源和生产资料的自由。。。出于盲目的顺从，它使不满者；从无意识的不满意者，使有意识的不满意者。。。无政府主义试图唤起压迫意识、建立一个更美好社会的愿望，以及不断与资本主义和国家进行战争的必要性。”[无政府状态！艾玛·戈德曼的“地球母亲”选集，第 23–4 页]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主张建立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论，一个建立在“无政府主义”格言基础上的社会。“没有统治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同所有社会主义者一样，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土地、资本和机器的私有制已经有了它的时代；它注定要消失；生产的一切必要条件必须而且将成为社会的共同财产，由财富生产者共同管理。和。。。他们认为，社会政治组织的理想是将政府职能降到最低程度的一种条件。。。[和]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将政府的职能减少到零—也就是说，对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来说—“彼得·克罗波特金同前。，第 46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它分析和批评了当前的社会，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新社会的愿景——一个满足某些人类需求的社会，而目前的社会否认了这一需求。这些需求最基本的是自由、平等和团结，将在 A.2 节。

无政府主义将批判分析和希望相结合，因为正如巴库宁(在他的前无政府主义时代)所指出的，

“破坏的冲动是一种创造性的冲动。”一个人若不了解当前社会的问题，就无法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无政府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分析手段或一个更美好社会的愿景。它也根植于斗争，被压迫者为他们的自由而斗争。换句话说，它提供了一种方法来实现一种基于人的需要而不是权力的新的制度，它把地球置于利润之前。引用苏格兰无政府主义者斯图尔特·克里斯蒂的话：

“无政府主义是一场争取人类自由的运动。它是具体的、民主的、平等的……无政府主义开始——而且仍然——是弱势群体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的直接挑战。它既反对国家权力的阴险增长，也反对占有主义的有害风气，这种个人主义最终只会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而牺牲其他人的利益。

“无政府主义既是一种生活理论，也是一种生活实践。在哲学上，它的目标是在个人、社会和自然之间实现最大限度的和谐。实际上，它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生活组织起来，使政治家、政府、国家及其官员成为多余的人。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相互尊重的主权个人将以非强制性的方式组织起来——在自然界定的社区内，生产和分配手段是共同存在的。”

“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痴迷于抽象原则和理论建构的梦想家……无政府主义者深知，明天不可能赢得一个完美的社会。的确，这场斗争将永远持续下去！然而，正是这一愿景激发了人们与事物本身以及可能存在的事物进行斗争。”

“最终，只有斗争才能决定结果，建立一个更有意义的社区的进程必须从抵制每一种形式的不公正的意愿开始。一般来说，这意味着挑战所有剥削，挑战所有胁迫性权威的合法性。如果无政府主义者有一条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一旦丧失了顺从政客或理论家的习惯，以及抵制统治和剥削的习惯，普通人就有能力为自己的利益、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时候、在自由和公平的情况下，组织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

“无政府主义者既不回避大众斗争，也不试图主导这场斗争。他们寻求几乎尽其所能地做出贡献，并在斗争中协助个人自我发展和群体团结的最高水平。我们有可能认可无政府主义者关于自愿关系、平等参与决策过程、互助以及对哲学、社会和革命运动在任何时候和地点的一切形式的统治形式的批评。”[我奶奶让我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第 162-3 页]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只不过是我们在没有老板或政客的情况下组织自己和管理社会的能力的理论表达。它使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阶级的力量，捍卫我们的眼前利益，并为整个社会的革命而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活的社会。

这不是抽象的哲学。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每天都在实践。只要被压迫的人民站出来维护他们的权利，采取行动捍卫他们的自由，实行团结与合作，反对压迫，组织自己没有领导人和老板，无政府主义的精神生活。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寻求加强这些自由意志主义倾向，并使其充分实现。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内部以多种方式运用他们的思想，以使其变得更好，直到我们彻底摆脱它。第一节讨论我们用什么来代替它，即无政府主义的目的。

A.1.3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也被称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

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看到了定义的负面性质“无政府主义”用其他术语来强调他们的想法固有的积极和建设性的方面。最常用的术语是“自由社会主义”、“自由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是可以互换的。正如 Vanzetti 所说：

“毕竟，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 I.W.W.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和其他人之间的区别—根本上的区别—是，当我们是自由主义者时，他们是威权主义者；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或政府；我们不相信任何国家或政府。”[尼古拉·萨科和巴托罗密欧·万泽蒂，萨科和范泽蒂的书信，第 274 页]

但这是对的吗？考虑到美国遗产词典，我们发现：

自由主义者： 相信行动和思想自由的人；相信自由意志的人。

社会主义： 生产者既拥有政治权力，又拥有生产和分配商品的手段的社会制度。

只需将这两个最初的定义进行融合，就会产生如下结果：

自由主义社会主义： 一种相信行动和思想自由以及自由意志的社会制度，其中生产者既拥有政治权力，又拥有生产和分配货物的手段。

(虽然我们必须补充说，我们通常对词典缺乏政治复杂性的评论仍然成立。我们只是用这些定义来说明，“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显然，其他字典会有不同的定义—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定义。那些想要辩论字典定义的人可以自由地追求这个没完没了的、政治上无用的爱好，但我们不会)。

然而，由于美国自由党的成立，许多人现在认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在术语上是矛盾的。事实上，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只是试图将“反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正如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与自由意志主义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以便使那些“社会主义”思想更“可接受”—换句话说，就是试图从其合法拥有者那里窃取“自由意志主义”的标签。

任何事情都不能离事实更远。自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无政府主义者一直用“自由意志主义”这个词来描述自己和他们的思想。据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马克斯·奈特劳(Max Nettlau)说，革命无政府主义者约瑟夫·迪雅克出版了。解放运动，社会运动杂志在 1858 年至 1861 年期间在纽约使用的术语“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从 1880 年 11 月起，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大会通过了该法案。[Max Nettlau, 无政府主义的短暂历史无政府主义者使用“自由意志主义”一词从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变得更加流行，因为它在法国被用来试图绕过反无政府主义的法律，并避免“无政府主义”一词在大众心目中的负面联系(塞巴斯蒂安福尔和路易丝米歇尔)发表了这篇论文(塞巴斯蒂安福尔和路易丝米歇尔)。自由主义者 — 自由主义者—例如 1895 年在法国]。从那以后，特别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总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运动有关。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在美国，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自由联盟”1954 年 7 月，它奉行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辛迪加

主义原则，一直持续到 1965 年。另一方面，以美国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才成立，在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们的政治思想(以及在“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一词首次被采用后的 90 年后)已经有 100 多年了。是那个党，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偷”了这个词。后来，在 B 节我们将讨论为什么“自由意志主义”资本主义的想法(如自由党所希望的)在术语上是矛盾的。

我们也将第一节只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所有制才能使个人自由最大化。不用说，国有制一什么是普遍存在的？叫“社会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根本不是社会主义。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 H 节国家“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没有社会主义的内容。正如鲁道夫·洛克所指出的，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饱肚子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它需要个人的人格感和自由主动性；没有自由，它只会导致一种可悲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将牺牲所有个人的思想和感情，产生一种虚构的集体利益。”[由科林·沃德引用，“导言”鲁道夫·洛克伦敦岁月，第 1 页]

考虑到“自由意志主义”这个词的无政府主义血统，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乐于看到它被一种与我们的思想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意识形态所窃取。在美国，就像默里·布钦指出的，“当然，‘自由主义’这一术语本身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尤其是，对一种反威权意识形态的似是而非的认同，即”纯粹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混乱运动。这场运动从未创造过这个词：它从(19 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夺走了这个词。而且，反威权主义者应该收回它……他们试图代表占主导地位的整体人民说话，而不是为那些把自由与创业和利润联系在一起的私人谈判者。”因此，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在实践中恢复已被变性的传统”自由市场的权利。[现代危机，第 154-5 页]，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将继续把我们的思想称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

A.1.4 无政府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者吗？

是。无政府主义的所有分支都反对资本主义。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的。(乙和丙)。无政府主义者拒绝男人不能一起工作的观念，除非他们有一位驾驶大师来获得一定比例的产品并认为在无政府主义社会真正的工人会制定自己的规定，决定何时何地如何做。这样做，工人们就会解放自己。“摆脱资本主义的可怕束缚”[Voltairine de Cleyre，“无政府主义”，精巧的叛逆，第 75 页和第 79 页]

(我们必须在此强调，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全以统治和剥削为基础的经济形式，包括封建主义、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更好地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奴隶制等等。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本主义上，因为这才是目前主宰世界的原因)。

像本杰明·塔克这样的个人主义者以及普鲁登和巴库宁这样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宣称自己“社会主义者”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正如克罗波特金在他的经典文章中所说的那样“现代科学和无政府主义”“只要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广义、泛泛性和真谛的理解——这是一种努力废除资本剥削劳工——无政府主义者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携手前进。”[演化与环境用塔克的话说，“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主张是，劳动应当归自己所有，”两人都声称社会主义思想的两个流派……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同意了。[无政府主义读者，第 144 页]“社会主义”最初被定义为包括“所有相信个人有权拥有他或她所生产的东西的人。”[兰斯·克拉夫塔，“艾恩·兰德和自由意志的扭曲”在……里面无政府状态：欲望杂志这种对剥削(或高利贷)的反对被所有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认同，并将他们置于社会主义旗帜之下。

对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来说,“不被剥夺劳动成果的唯一保证是拥有劳动的工具。”彼得·克罗波特金面包的征服,第 145 页]例如,普鲁登支持工人合作社,在那里本协会雇用的每一个人在公司财产中拥有不可分割的股份因为“参与损失和收益.....集体力量(即盈余)不再是少数管理人员的利润来源:它成为所有工人的财产。”[革命的一般思想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除了希望结束资本对劳工的剥削外,还希望建立一个生产者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社会(包括提供服务的工作场所)。生产者这样做的手段在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圈子中是一个未知数,但这种愿望仍然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赞成工人直接控制,或者由工人协会或公社拥有(见 A.3 节关于不同类型的无政府主义者)。

此外,无政府主义者也拒绝资本主义是专制的。以及剥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既不自主,也不控制其劳动产品。这种情况很难建立在人人享有平等自由的基础上,也不可能是非剥削性的,而且也遭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这种观点最好见于普鲁登的作品(他既启发了塔克,也启发了巴库宁),他认为无政府主义会看到“[c]资本主义和所有权剥削随处可见,工资制度被废除为“要么是工人,要么是工人。。。只是业主-资本家发起人的雇员,否则他就会参与。。。在第一种情况下,工人是从属的,被剥削的:他的永久条件是服从。。。在第二种情况下,他恢复了作为一个人和公民的尊严。。。他是生产组织的一部分,他以前只是奴隶。。。我们不必犹豫,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有必要在工人之间建立一个协会。。。因为没有这一点,他们作为下属和上级就会保持联系,然后就会有。。。主人和工薪阶层的种姓,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所厌恶的。”[同前,第 233 页和第 215-216 页]

因此全无政府主义者是反资本主义的。如果劳动力拥有它所产生的财富,就不会有资本主义[亚历山大·伯克曼,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见第 44 页)。例如,受自由主义影响最大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本杰明·塔克(稍后我们将讨论)一称之为他的思想。“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并谴责资本主义是建立在高利贷人,利息、租金和利润的接受者。塔克认为,在一个无政府主义、非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社会中,资本家将成为多余的人,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将停止,因为“劳动.....将.....确保其自然工资及其全部产品。”[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这种经济将以相互银行业务和合作社、工匠和农民之间的产品自由交换为基础。对塔克和其他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各种法律和垄断,这些法律和垄断确保资本家比劳动人民更有优势,从而确保后者通过利润、利息和租金进行剥削(见 G 节进行更充分的讨论)。即使是马克斯·斯特纳(Max Stirner),这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也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各种“幽灵”不屑一顾,对他来说,这些“幽灵”意味着被视为神圣或宗教的思想,如私有财产、竞争、劳动分工等等。

所以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社会主义者是一种特殊的一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正如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约瑟夫·拉巴迪(Joseph A.Labadie)所说的(呼应塔克和巴库宁的话):

“有人说无政府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无政府主义是自愿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两种:专制和无政府主义,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国家和自由。事实上,社会改善的每一个主张要么增加或减少外部意志和力量对个人的权力。随着它们的增加,它们是执政者;当它们减少时,它们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它是什么,它不是什么]

拉巴迪多次表示“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无

政府主义者。”因此，丹尼尔·盖林的评论是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词。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社会主义者，其目的是消灭人对人的剥削。在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中得到了回响，无论是社会的还是个人主义的翅膀。[无政府主义的确，HayMarket Martyr Adolph Fischer 使用了与 Labadie 几乎完全相同的词来表达同样的事实—每个无政府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每个社会主义者不一定是无政府主义者—虽然承认这一运动是分为两派：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和普鲁登或中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海市部烈士自传，第 81 页]

因此，尽管社会和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确实存在分歧—例如，一个真正的、即非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是否是实现自由最大化的最佳手段—但他们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将被反对为剥削性和压迫性的，而无政府主义社会，根据定义，必须基于相关的，而不是工资的劳动。只有相关劳动才会“减少外部意志和力量对个人的力量”在工作时间内，工作人员对工作的这种自我管理，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核心理想。这一观点可以从约瑟夫·拉巴迪 (Joseph Labadie) 的观点中看出。“结社获得自由的范例”而那“没有工会，工人与其说是雇主的奴隶，不如说是雇主的奴隶。”[劳工问题的不同阶段]

然而，词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今天的“社会主义”几乎总是指国家社会主义，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反对的制度，是对自由和真正社会主义理想的否定。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诺姆·乔姆斯基关于这一问题的声明：

“如果把左翼理解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我就会断然脱离左翼。列宁是社会主义的最大敌人之一。”[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另类未来，第 779 页]

无政府主义是在不断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和列宁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列宁上台之前很久，米哈伊尔·巴库宁就警告马克思的追随者不要“红色官僚”那会“最坏的专制政府”如果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能得到贯彻的话。事实上，斯特纳、普鲁登、特别是巴库宁的著作都非常准确地预言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恐怖。此外，无政府主义者是最早也是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和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俄罗斯人之一。

然而，作为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共同之处。一些思想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没有列宁主义者)。巴库宁和塔克都接受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以及他的劳动价值论(见 C 节)。马克思本人深受马克思·斯特纳著作的影响自我及其自身它包含了对马克思所谓的“庸俗”共产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辟批判。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也有些观点与社会无政府主义(特别是社会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辛迪加分支)非常相似—例如，安东·潘内科 (Anton Pannekoek)、罗莎·卢森堡(Rosa 卢森堡)、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等远离列宁的人。Karl Korsch 和其他人同情地写了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革命。从马克思到列宁，有许多连续性，但也有从马克思到更多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连续性，他们严厉地批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的思想近似于无政府主义对平等的自由联合的愿望。

因此，无政府主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与通常定义的“社会主义”(即国家所有权和控制权)直接对立。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个人、工作场所和社区之间的自由联合与合作，反对将“国家”社会主义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许多人把“中央计划”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每个男人[和女人]都会接受工资，而国家是唯一的工资支付者。”本杰明·塔克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拒绝马克思主义(大多数人认为“社会主义”)为正义。“他认为国家是资本主义的，伟大的社会党的社会民主部分现在正试图削弱社会主

义。”彼得·克罗波特金法国大革命...1, 第 31 页]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央计划”和国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将在 H 节。

正是由于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这些差异, 为了减少混乱, 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只是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 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然而, 随着所谓的“自由意志主义”权利在美国的兴起, 一些亲资本家开始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有点费解的原因。从历史上和逻辑上讲, 无政府主义意味着反资本主义, 即社会主义, 我们强调, 这是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的(为了更充分地讨论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者)。F 节)。

A.1.5 无政府主义从何而来?

无政府主义从何而来? 我们没有比报价更好的了自由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平台由俄罗斯革命中的马赫诺维斯特运动参与者制作(见 A.5.4 节)。他们指出:

“由于奴役工人而产生的阶级斗争, 以及他们对自由的渴望, 在压迫下产生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完全否定建立在阶级和国家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制度的思想, 并以一个自由的、由自我管理的工人组成的非中央集权社会取而代之。

“因此, 无政府主义不是来自知识分子或哲学家的抽象反映, 而是来自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直接斗争, 来自工人的需要和需要, 来自他们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 这些愿望在劳动人民最英勇的生活和斗争时期特别活跃。

杰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巴库宁、克罗波特金等人, 并没有发明无政府主义的概念, 而是在群众中发现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and 知识, 使其得以具体化和传播。[第 15-16 页]

和一般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一样, 从 1917 年到 1921 年, 马赫诺威主义者是工人阶级反对权力力量的大规模运动, 无论是红色(共产主义)还是白色(沙俄主义/资本主义)。正如彼得·马歇尔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传统上在工人和农民中找到了它的主要支持者。”[要求不可能, 第 652 页]

无政府主义是在被压迫者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产生的。例如, 对克罗波特金来说, 无政府主义起源于日常斗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每次从某种伟大的实践教训中得到一种印象时, 都会被更新: 它起源于生命本身的教诲。”[演化与环境第 58 页和第 57 页], “证据”他的共同思想在于当前的实践, 革命的实践的“那些自发地在巴黎和里昂成立的劳工协会.....表明信贷和劳工组织的组织是一样的。”[没有上帝, 没有大师...1, 第 59 至 60 页]的确,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争论的那样, “普鲁登的联谊会理想.....与里昂互助派的计划有着密切的相似之处”还有就是“(两种观点之间的)显著趋同, 很可能因为里昂丝绸工人的例子, 普鲁登能够更连贯地阐述他的积极计划。在某种程度上, 这些工人已经实现了他倡导的社会主义理想。”[K. 史蒂文·文森特,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敦与法国共和社会主义的兴起, 第 164 页]

因此, 无政府主义来自于为自由而斗争, 我们渴望过一种完全人类的生活, 在这种生活中, 我们有时间去生活、去爱、去玩耍。它不是由少数脱离生活的人创造的, 他们在象牙塔里俯视社会, 并根据他们对什么是正确和错误的观念对社会作出判断。相反, 它是工人阶级斗争

和抵抗权威、压迫和剥削的产物。正如阿尔伯特·梅尔策所说：

“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从来没有，尽管它产生了一些理论家，他们讨论了无政府主义哲学的各个方面。无政府主义仍然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信条，而不是作为一种知识分子思想的实践。资产阶级作家常常来写下工人和农民在实践中已经提出的内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他(或她)说成是一位领袖，被历代资产阶级作家(引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认为是又一个证明工人阶级依赖资产阶级领导的例子。”[无政府主义：赞成和反对的论点，第 18 页]

在克罗波特金的眼里，无政府主义起源于人民群众的同样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活动，这些活动在过去所有的人类社会机构中产生一和反抗力量的代表—在这些社会制度之外，他们把手放在这些机构上，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它们。最近，“无政府状态是由同样产生社会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抗议所引起的。”无政府主义，不像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扬起了它神圣的手臂，不仅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反对资本主义的这些支柱：法律、权威和国家。”无政府主义作家所做的就是概括地表达[无政府主义]原则及其教义的理论 and 科学基础从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经验，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进化趋势进行分析。[同前。，第 19 页和第 57 页]

然而，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组织早在普鲁登 1840 年把笔付诸实践之前就已经存在，并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理论，伴随着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兴起而诞生。“出现在十八世纪末.....[并且]承担了推翻首都和国家的双重挑战。”[彼得·马歇尔，同前。(第 4 页)无政府主义作家分析了历史上的自由主义倾向。例如，克罗波特金认为“从古至今，都有无政府主义者和政治家。”[同前。，第 16 页]互助克罗波特金分析了前几个社会的自由主义方面，并指出了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实施无政府主义组织或无政府主义方面的社会。他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官方”无政府主义运动产生之前的实际例子的这种倾向，并认为：

“从最遥远的石器时代的远古时代起，男人(和女人)就意识到了让他们中的一些人获得个人权威所带来的罪恶.....因此，他们在原始氏族、乡村社区、中世纪行会中发展起来.....最后，在这个自由的中世纪城市，这些制度使他们能够抵御那些征服他们的陌生人以及那些试图建立他们个人权威的氏族对他们生命和财富的侵犯。”[无政府主义，第 158-9 页]

克罗波特金将工人阶级的斗争(现代无政府主义由此而生)与这些古老的流行组织形式相提并论。他认为“劳工组合.....是人民对少数人日益增长的力量的一样抵制—在这种情况下是资本家—的结果。”宗族、村社等等，都是如此。“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各地区、所有大城市和许多小公社的独立、自由联合的活动”1793 年。[同前。，第 159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是反对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和自我活动的表现，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整个人类存在的过程中不断地表现出来。例如，北美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土著人民在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具体的政治理论存在之前就实行了几千年的无政府主义。同样，在每一次重大革命中，都存在着无政府主义倾向和组织—美国独立时期的新英格兰城镇会议、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巴黎“分部”、俄罗斯革命期间的工人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仅举几个例子。第三次革命详细情况)。我们认为，如果无政府主义是反抗权威的产物，那么任何有权威的社会都会激起对它们的抵制，并产生无政府主义倾向(当然，任何没有权威的社会都会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这是可以预料的。

换言之，无政府主义是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表现，是对劳动人民经验的概括和对现行制度问题的分析，是我们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和梦想的表达。这种斗争在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即一群人称他们的思想为无政府主义并以无政府主义为目标)本质上是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国家、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产物。为自由和平等的个人组成的自由社会。

<A.0 节 A 节向上 A.2 无政府主义代表什么? >

国际 无政府主义运动 分析 阿法克

登录发表评论

喜欢您正在阅读的内容?? 每当我们发布一篇新文章时，都会收到通知。

无政府主义作家脸书或推特

你也可以喜欢和评论我们的文章

为无政府主义作家提供家园

阿法克

阅读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题

所有最近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博客

无政府状态和冠状病毒

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题解答 15.4 版(17/03/2020)

从马克思到巴库宁

关于马赫诺维派的几点注记

脱离欧盟比罢工容易

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因疏忽而撒谎(加上安特·西里加)

对鲍里斯胡言乱语

“叛乱者的话语”更新

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题解答 15.3 版发布(26/11/2019)

公投获胜后，2019 年 3 月“选择”的人数减少，但 2021 年将迎来一场大战
更多

每当我们发一篇新文章发布到

无政府主义作家

通孔脸书

或推特

你也可以喜欢和评论我们的文章

用户登录

用户名: *

密码: *

Log in

使用 OpenID 登录

请求新密码

将我们的文章翻译成其他语言

荷兰语 法式 瑞典人 丹麦语 其他兰 塞尔博克族 波兰人 西班牙语 德文 意大利语 希腊语 土耳其语

那个人

善良的灵魂的命令，也不服从：

权力，就像一场荒凉的瘟疫，

它所接触到的东西和服从，都会受到污染，

所有的天才，美德，自由，真理，

使人成为奴隶，人的身体，

机械化的自动机。

正如雪莱的台词所暗示的，无政府主义者高度重视自由，希望自由既为自己，也为他人。他们还认为个性—使一个人成为一个独特的人—是人类最重要的一面。然而，他们认识到，个性并不存在于真空中，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之外，个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需要其他人来发展、扩展和成长。

此外，在个人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个人在特定社会内成长并由其塑造，同时他们通过其行动和思想帮助塑造和改变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他们自己和其他个人)。一个不以自由的个人为基础的社会，他们的希望、梦想和思想都将是空洞和死亡的。因此，“人类的形成...是一个集体的过程，一个由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过程。参与。”[默里·布钦现代危机因此，任何纯粹基于社会或个人的政治理论都是错误的。

为了使个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基于以下三项原则的社会：自由，平等和团结一致。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赞同这些原则。因此我们发现，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罗波特金谈论的革命是由“美丽的话语，自由，平等和团结。”[面包的征服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本杰明·塔克(Benjamin Tucker)写到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无政府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平等和团结在地球上的普遍存在。[而不是一本书这三项原则都是相互依存的。

自由对于人类智慧、创造力和尊严的充分繁荣是必不可少的。被别人支配就是被剥夺了为自己思考和行动的机会，这是成长和发展个性的唯一途径。支配也扼杀创新和个人责任，导致顺从和平庸。因此，最大限度地发展个性的社会必然是建立在自愿的联系之上，而不是胁迫和权威。引用普鲁登的话，“一切都是自由的。”或者，正如 Luigi Galleani 所说，无政府主义

是“个人在结社自由范围内的自主权”[无政府主义的终结? (另见 A.2.2 节-)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强调自由?]。

如果自由对个性的充分发展至关重要,那么平等是真正自由存在的必要条件。在一个阶级分层、等级社会里,充斥着权力、财富和特权的严重不平等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只有少数人—最高层的人—相对来说是自由的,而其余的人是半奴隶。因此,如果没有平等,自由就会成为一种嘲弄—顶多是选择主人(老板)的“自由”,就像在资本主义下一样。此外,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的精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他们必须生活在一个由于多数人的暴政和异化而变得丑陋和贫瘠的发育不良的社会。由于个性只有通过与其他自由个体最广泛的接触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精英成员由于缺乏与之互动的自由个人而受到限制,他们自身发展的可能性受到限制。(另见 A.2.5 条-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赞成平等?)

最后,团结意味着相互帮助:自愿工作,与有着共同目标和利益的其他人合作。但是,如果没有自由和平等,社会就会变成一个由竞争阶级组成的金字塔,其基础是上层社会对下层阶级的统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们从我们自己知道,它是“支配或被支配”,“狗吃狗”和“每个人为自己。”因此,“粗犷的个人主义”是以牺牲社区感情为代价的,底层的人憎恨高于他们的人,而上层的人害怕低于他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全社会的团结,而只能在利益对立的阶级内部形成局部的团结,从而削弱整个社会。(另见 A.2.6 节-)为什么团结对无政府主义者很重要?)

应该指出的是,团结并不意味着自我牺牲或自我否定。正如 Errico Malatesta 明确指出的那样:

“我们都是利己主义者,我们都追求自己的满足感。但无政府主义者在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奋斗、为实现一个他可以成为兄弟、健康、聪明、受过教育和快乐的人而奋斗的社会中,最大的满足感是什么。但是,适应能力强的人,如果能在奴隶中间生活,并从奴隶的劳动中获取利润,他就不是、也不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Errico Malatesta: 他的人生和思想,第 23 页]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真品财富是其他人和我们生活的星球。或者用艾玛·戈德曼的话来说“存在于实用和美丽的事物中,在那些有助于创造强大、美丽的身体和环境的事物中,我们的目标是最自由地表达个人所有潜在的力量.....只有在完全的个人和社会自由下,才有可能自由地展示人类的能量。换句话说“社会平等”[红艾玛,第 67-8 页]

此外,尊重个性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认为人或思想在社会之外发展。个性和思想在社会中成长和发展,以回应物质和智力的相互作用和经验,人们积极地分析和解释这些互动和经验。因此,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者理论,认识到思想是从社会互动和个人心理活动中发展而来的(见 Michael Bakunin's 上帝和 国家关于唯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经典讨论)。

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社会将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某种神灵或其他先验原则,因为“任何事情都不会安排自己,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中。是男人做的,他们是根据自己的态度和对事物的理解来安排的。”[亚历山大·伯克曼,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 185 页]

因此, 无政府主义的基础是思想的力量和人们在他们认为正确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和改变生活的能力。换句话说, 自由。

A.2.1 无政府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正如我们所见, “阿奇”暗示“没有统治者”或“没有(等级)权威”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反对那些知识渊博、技巧高超或睿智的专家所指的“权威”, 尽管他们认为这种权威不应该强迫其他人听从他们的建议(见 B.1 节有关这一区别的更多信息)。总之, 无政府主义就是反威权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是反独裁主义者, 因为他们认为任何人都不应支配他人。无政府主义者用 L·苏珊·布朗的话说“相信人的固有尊严和价值。”[个人主义政治统治本质上是一种侮辱和贬低, 因为它淹没了被支配者的意志和判断力, 从而摧毁了来自个人自主的尊严和自尊。此外, 统治使剥削成为可能, 并普遍导致剥削, 这是不平等、贫穷和社会崩溃的根源。

换句话说, 无政府主义的本质(用积极的方式来表达)是平等者之间的自由合作,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自由和个性。

平等合作是反威权主义的关键。通过合作, 我们可以发展和保护我们作为独特个体的内在价值, 也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和自由。“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人性, 并因此在有生之年意识到它, 如果不是通过在他人的承认中承认它并为他人的合作实现它……我的自由就是所有人的自由, 因为我的思想和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自由, 除非我的自由和权利在所有与我平等的男人(和女人)的自由和权利中得到确认和认可。”[Michael Bakunin, Errico Malatesta, 无政府状态, 第 30 页]

作为反威权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人类具有社会性, 它们相互影响。我们不能逃避这种相互影响的“权威”, 因为正如巴库宁提醒我们的那样:

“废除这种相互影响就是死亡。当我们提倡群众的自由时, 我们绝不是建议废除个人或团体对他们施加的任何自然影响。我们想要的是废除人为的、特权的、合法的、官方的影响。”[Malatesta 引用, 无政府状态, 第 51 页]

换句话说, 这些影响来自等级权威。

这是因为像资本主义这样的等级制度剥夺了自由, 因此, 人们精神、道德、智力和身体素质都是矮小、发育不良和被压碎的(见 B.1 节了解更多细节)。因此其中之一“无政府主义的伟大真理”那是“真正自由就是让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只要每个人都允许所有人都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为一个更好的社会, 一个尊重个人及其自由的社会而奋斗。在资本主义统治下, 任何东西都在市场上出售, 一切都是商品和商业但也有有些东西是无价之宝, 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幸福, 这些都是未来社会, 自由社会将向所有人保证的东西。因此, 无政府主义者设法使人民认识到他们的尊严、个性和自由, 并鼓励受权威者的反抗、抵抗和团结精神。这让我们被强者斥为和平的破坏者, 但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争取自由的斗争远比奴隶制的和平好得多。无政府主义者, 由于我们的理想,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都要相信和平—除了以自由为代价。但财富生产者似乎已经失去了这份珍贵的礼物。生命……他们拥有;

但是，当生命缺乏那些让人享受的元素时，它又有什么价值呢？”[露西·帕森斯自由、平等和团结，第 103 页，第 131 页，第 103 页和第 134 页]

因此，简单地说，无政府主义者寻求的是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以增强所有人自由的方式进行互动，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粉碎许多人的自由(和潜力)。无政府主义者不想给别人权力凌驾于自己之上，他们有权告诉他们在惩罚的威胁下，如果他们不服从的话该怎么做。也许非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困惑于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是无政府主义者，最好问问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他们觉得这种态度需要任何解释。

A.2.2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强调自由？

用巴库宁的话来说，无政府主义者可以被看作是狂热的自由爱好者，认为自由是人类智慧、尊严和幸福得以发展和增长的独特环境。[迈克尔·巴库宁：选编因为人类是有思想的生物，剥夺他们的自由就是剥夺他们为自己思考的机会，也就是否定他们作为人类的存在。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自由是人类的产物，因为：

“事实上……一个人有自我意识，与他人不同，创造了一种自由行动的欲望。渴望自由和自我表达是一个非常基本和占主导地位的特征。”[艾玛·戈德曼红艾玛，第 439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建议拯救个人的自尊和独立，使其免受一切权威的约束和侵犯。只有在自由中，人才能全面成长。只有在自由中，他才能学会思考和行动，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只有在自由中，他才能认识到社会纽带的真正力量，这种纽带把人联系在一起，是正常社会生活的真正基础。”[同前。，第 72–3 页]

因此，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自由基本上个人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做会激发个人在为自己和他们的生活做出决定时的活动和力量。只有自由才能确保个人发展和多样性。这是因为当个人管理自己并作出自己的决定时，他们必须运用自己的思想，而这除了扩大和刺激所涉及的个人之外，没有别的效果。就像马拉蒂斯塔所说的，“如果人们要接受自由教育和对自身利益的管理，他们必须为自己行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是好是坏。他们会犯错，但他们会从错误的后果中理解，并尝试新的方法。”[康塔迪尼，第 26 页]

因此，自由是个人潜能最大限度发挥的前提条件，也是一种社会产物，只有在社区内部和通过社区才能实现。一个健康、自由的社区将产生自由的个人，他们反过来将塑造社区并丰富其组成的人民之间的社会关系。自由，被社会所创造，“不存在是因为他们被合法地写在一张纸上，但只有当他们成为一个民族的固有习惯时，当任何试图伤害他们的企图遭到民众的暴力反抗时……当一个人知道如何捍卫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时，就会迫使别人尊重他们。这不仅在私人生活中是正确的，在政治生活中也是一样的。事实上，我们“我们今天所享有的一切政治权利和特权，或多或少都应归功于其政府的善意，而应归功于它们自身的力量。”[鲁道夫·洛克，无政府主义，第 75 页]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支持“直接行动”(见 J.2 节)因为，正如艾玛·戈德曼所说，我们“我们愿意享有的自由。因此，无政府主义主张直接行动，公开蔑视和抵制一切法律和限制，包括经济、社会 and 道德方面的法律和限制。”它需要正直、自立和勇气。简而言之，它需要自由、独立的精神和“只有持久的抵抗”能最后，让[我们]自由。对商店里的权威采取直接行动，对

法律权威采取直接行动，对我们道德准则中的侵略性权威采取直接行动，这是无政府主义合乎逻辑、一贯的方法。[红艾玛，第 76–7 页]

换句话说，直接行动是自由的运用，用来抵抗现在此地的压迫，也是创造一个自由社会的手段。它为自由的繁荣创造了必要的个人心理和社会条件。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自由只在社会内部发展，而不是与之对立。默里·布钦这样写道：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拥有的自由、独立和自治是长期社会传统和……的产物。”集体发展——这并不是否认个人在这一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如果个人希望自由，他们最终有义务这样做。“[社会无政府主义或生活方式无政府主义，第 15 页]

但是自由需要权利仁爱成长和社会环境。这样的环境必权力下放，并以工作人员对工作的直接管理为基础。因为集权意味着强制的权威(等级)，而自我管理是自由的本质。自我管理确保参与的个人使用(并发展)他们的所有能力——特别是他们的精神能力。相比之下，等级制度取代了少数人的活动和思想，取代了所有相关个人的活动和思想。因此，与其充分发展他们的能力，等级制度使许多人处于边缘地位，并确保他们的发展受到削弱(另见另见 B.1 节)。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正如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塞巴斯蒂安·福尔指出的那样，权威“以两种主要形式打扮自己：政治形式，即国家；经济形式，即私人财产。”[由 Peter Marshall 引用，要求不可能资本主义和国家一样，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即老板对工人的权力)的基础上的，其目的就是使工作的管理远离那些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的手中。这意味着只有在一个条件下，工人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最终的、彻底的解放，那就是工人全体都要占有资本，即原材料和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劳动工具。[鲁道夫·洛克引用迈克尔·巴库宁的话，同前。，第 50 页]

因此，正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说，“一贯的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反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作为这一制度组成部分的工资奴隶制，因为这不符劳动必须自由从事和由生产者控制的原则。”[“无政府主义注”，出于国家原因，第 158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意味着一个非专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和团体实行自我管理，即他们自己管理自己。这方面的影响很重要。首先，它意味着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将是非强制性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暴力或暴力威胁不会被用来“说服”个人去做任何事情。第二，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是个人主权的坚定支持者，因此，由于这种支持，他们也反对基于强制权力的制度，即等级制度。最后，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对“政府”的反对只意味着他们反对中央集权、等级制度、官僚组织或政府。他们不反对通过权力下放的基层组织联合会进行自治，只要这些组织是建立在直接民主的基础上，而不是把权力下放给“代表”(见 A.2.9 节关于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更多信息)。因为权力是自由的对立面，因此，任何基于权力下放的组织形式都是对受这种权力支配的人民的自由和尊严的威胁。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自由是人类尊严和多样性得以绽放的唯一社会环境。然而，在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下，多数人没有自由，因为私有财产和等级制度确保大多数人的倾向和判断服从于主人的意愿，严重限制他们的自由，使他们无法享有自由。“充分发展我们每个人潜在的所有物质、智力和道德能力。”[Michael Bakunin，巴库宁论无政府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

义者试图确保“真正的正义和真正的自由可能会出现在地球上”因为它是“这一切都是虚假的，没有必要的，这种对人类生命、骨头、肌肉、大脑和心脏的疯狂浪费，把人们变成了人类的衣衫褴褛、鬼魂、可怜的讽刺人物，在他们出生的那一天，他们身上的生物都是如此；所谓的”经济“—物质的聚集—实际上是最可怕的支出—制造者向被创造者的牺牲—失去了所有获得一个令人厌恶的属性、计算和计算的能力而失去了所有的寻觅者和虚无的本能。”[Voltairine de Cleyre，第一个五月号：“海市报”演讲 1895–1910，第 17 至 18 页]

(见 B 节(进一步讨论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等级和威权性质)。

A.2.3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赞成组织？

是。没有联想，真正的人类生活是不可能的。自由不可能没有社会和组织而存在。正如乔治·巴雷特所指出的：

“要从生活中获得全部意义，我们必须合作，为了合作，我们必须与我们的同胞达成协议，但假设这样的协议意味着限制自由，肯定是荒谬的；相反，它们是对我们自由的行使。”

“如果我们要发明一种教条，达成协议就是破坏自由，那么自由马上就变成了暴政，因为它禁止人们享受最平常的日常乐趣。”例如，我不能和我的朋友去散步，因为我应该同意在某个时间在某个地点去见他，这是违反自由原则的。我根本不能把我自己的权力扩大到我自已之外，因为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与别人合作，而合作意味着达成一项协议，那就是反对自由。人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一论点是荒谬的。当我同意我的朋友去散步时，我并不限制我的自由，而只是行使它。

“另一方面，如果我从我的至高无上的知识中决定锻炼对我的朋友有益，因此我试图强迫他去散步，那么我就开始限制自由。这就是自由协议和政府之间的区别。”[反对无政府主义，第 348 至 9 页]

就组织而言，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它不是创造权威的唯一方法，也是我们每个人习惯于积极和有意识地参与集体工作的唯一手段，不再是领导人手中的被动工具。”[Errico Malatesta, Errico Malatesta：他的人生和思想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清楚地意识到，需要以一种有条理和开放的方式组织起来。正如卡罗尔·埃利希所指出的，而无政府主义者“不反对结构”而且很简单“想废除分层次结构”他们是“几乎总是一成不变地认为根本不需要任何结构。”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建立在问责制、权力在最大人数之间的分配、任务轮调、技能共享以及信息和资源的传播等方面的组织是基于“良好的社会无政府主义组织原则！”[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女权主义，静悄悄的谣言：无政府主义女性读物，第 47 页和第 46 页]

一开始，无政府主义者支持组织的事实似乎很奇怪，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那些只具备独裁组织经验的人来说，”两位英国无政府主义者争论，“看来，组织只能是极权主义或民主的，而那些不相信政府的人，必须以这种名义根本不相信组织。事实并非如此。”斯图尔特·克里斯蒂和阿尔伯特·梅尔策无政府状态的闸门换句话说，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形式的组织都是专制的社会，这使得他们似乎是唯一的可能。通常不被承认的是，这种组织方式在历史上是有条件的，产生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其动机原则是支配和剥削。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说法，这种社会只存在了大约 5000 年，出现在第一个以征服和奴役为基础的原始

国家，其中奴隶的劳动创造了支持统治阶级的剩余。

在此之前，数十万年来，人类和原始人类社会都是默里·布钦所称的人类社会。“有机”也就是说，基于合作形式的经济活动，包括互助、自由获取生产资源和根据需要分享公共劳动产品。虽然这类社会可能有基于年龄的地位排名，但在制度化的支配地位-从属关系的意义上，并没有由强制制裁强制执行的等级制度，并导致阶级分层，涉及到一个阶级被另一个阶级的经济剥削(见默里布钦，自由的生态)。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确实如此。不提倡“回到石器时代”。我们只是注意到，由于等级-威权组织模式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相对较新的发展，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永久性的“注定”。我们并不认为人类在基因上是为专制、竞争和侵略性行为而被“编程”的，因为没有可信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相反，这种行为在社会上是有条件的，或博学，因此，可以未学(见阿什利·蒙塔古，人类侵略的本质)。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或基因决定论者，而是相信自由意志，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改变他们做事的方式，包括他们组织社会的方式。

毫无疑问，社会需要更好地组织起来，因为目前社会的大部分财富一由多数人产生一以及权力被分配给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少数精英，导致其他人，尤其是底层的人被剥夺和痛苦。然而，因为这些精英通过对国家的控制来控制胁迫手段(见 B.2.3 节)，它能够压制大多数人而忽视它的痛苦—这种现象发生在所有等级体系中的规模较小的地方。因此，难怪威权和中央集权结构中的人们开始憎恨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自由的否定。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说：

“任何告诉你无政府主义者不相信组织的人都是在胡说八道。组织就是一切，一切都是组织的。整个生活是有组织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但也有组织和组织。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得如此之差，以至于它的各个成员都在受苦：就像当你的某些部分感到痛苦时，你的整个身体都疼痛，你生病了。。该组织或工会的任何一名成员不得受到歧视、压制或忽视而不受惩罚。这样做和忽视一颗疼痛的牙齿是一样的：你会全身都生病。”[同前。，第 198 页]

然而，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事情，其结果确实是，“病得到处都是”

出于这些原因，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专制的组织形式，而是支持基于自由协议的社团。自由协议很重要，因为用伯克曼的话说，“只有当每个人都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单位，为了共同的利益，从自己的选择出发，与他人合作，世界才能成功地工作，变得强大。”[同前。，第 199 页]正如我们在 A.2.14 节无政府主义者强调，自由协议必须辅之以协会内部的直接民主(或通常被无政府主义者称为自我管理)，否则“自由”只不过是挑选主人而已。

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基础是将权力大规模下放到人民手中，即那些直接受所作决定影响的人。引用普鲁登的话：

“除非民主是一种欺骗和人民的主权是一个笑话，否则必须承认，在其[或她]产业领域内的每个公民，在其领土内的每个市、区或省议会……在管理其所包括的利益时，应直接和自行行动，并应对其行使充分的主权。”[革命的一般思想，第 276 页]

这也意味着联邦制需要协调共同利益。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联邦制是自我管理的自然补充。

随着国家、社会的废除“能够而且必须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自己，但不能自上而下……未来的社会组织必须完全自下而上，由工人自由联合或联邦组成，首先是工会，然后是公社、地区、民族，最后是一个国际性和普遍性的大联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和生活的秩序—赋予自由和共同利益的秩序，这种秩序非但不能否认，反而肯定并带来个人和社会利益的和谐。”[巴库宁，迈克尔·巴库宁：选编，第 205–6 页]因为真正受欢迎的组织是从下面开始的所以联邦制成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是人民生活的自由和自发的组织。因此，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在性质上是联邦制的。”[巴库宁，巴库宁的政治哲学，第 273 至 4 页和第 272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基础是直接民主(或自我管理)和联邦制(或邦联)。这些都是自由的表现和环境。直接(或参与性)民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自由和平等意味着需要建立论坛，使人们能够平等地进行讨论和辩论，并允许默里·布钦所称的自由行动。“异议的创造性作用”联邦制是必要的，以确保共同利益的讨论和联合活动的组织方式，以反映所有受影响者的意愿。确保决策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由少数统治者从上到下强加的。

关于自由意志主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直接民主和邦联的必要性将在章节中进一步讨论。A.2.9 和 A.2.11.

A.2.4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赞成“绝对”自由？

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做 不管他们喜欢什么，“因为有些行为总是会剥夺他人的自由。

例如，无政府主义者不支持强奸、剥削或胁迫他人的“自由”。我们也不能容忍权威。相反，由于权力是对自由、平等和团结的威胁(更不用说人的尊严)，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必须抵制和推翻它。

行使权力不是自由。没有人有“权利”统治别人。正如马拉特斯塔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支持“人人都有自由……但对其他人来说，这是唯一的限制。不刻薄。。我们承认并希望尊重剥削、压迫和指挥的“自由”，这是压迫，当然不是自由。”[Errico Malatesta：他的人生和思想，第 53 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抵抗任何形式的等级权威都是自由人的标志—无论是私人(老板)还是公众(国家)。正如亨利·大卫·梭罗在他的论文中指出的“公民 不服从”(1847)

“不服从是自由的真正基础。听话的人必须是奴隶。”

A.2.5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赞成平等？

如上文所述上边无政府主义者致力于社会平等，因为它是个人自由得以繁荣的唯一环境。然而，有许多关于“平等”的无稽之谈，而人

无政府主义者不相信“捐赠平等”这不仅是不存在的，而且是非常如果它能实现的话是不可取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生物决定的人类差异不仅存在，而且是“一种欢乐的理由，而不是恐惧或遗憾。”为什么？因为“克隆人的生活是不值得的，一个理智的人只会为别人没有

分享的能力而感到高兴。”[诺姆·乔姆斯基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另类未来，第 782 页]

有些人我是认真的建议无政府主义者的意思是“平等”，每个人都应该是完全相同这是对当今知识文化和语言腐败状况的可悲反映——一种用来转移人们对生物学讨论的注意力的不公正和专制制度的腐败。“自我的独特性丝毫不违背平等的原则，”注意到埃里希·弗洛姆“人生来平等这一论断意味着他们都有着相同的基本人性，他们都有着人类共同的基本命运，他们对自由和幸福都有着同样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意味着他们的关系是团结的，而不是支配的一屈从。平等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对自由的恐惧因此，更公平的说法是无政府主义者追求平等。因为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寻求对这种独特性的充分肯定和发展。

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赞成所谓的“结果平等”我们有不如果每个人都能得到同样的商品，住在同样的房子里，穿着同样的制服等等，就会渴望生活。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的部分原因是，他们规范了太多的生活(见乔治·雷泽的“反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社会的麦克唐纳关于资本主义为什么要走向标准化和整合的问题)。用亚历山大·伯克曼的话说：

“权威、法律、成文和不成文、传统和习俗的精神迫使我们进入一个共同的树林，使一个没有独立或个性的男人(或女人)失去意志.....我们所有人都是它的受害者，只有特别强大的人才能成功地打破它的枷锁，而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 165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什么欲望去做这件事。“普通树林”甚至更深。相反，我们希望摧毁它和每一个首先创造它的社会关系和制度。

“结果平等”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引进和维护，这将不无论如何，都是平等的，因为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权力!“结果平等”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能力、欲望和兴趣。让所有的人消费同样的东西就是暴政。显然，如果一个人需要治疗，而另一个人不需要，他们就得不到“同等”的医疗照顾。其他人类需求也是如此。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说：

“平等并不意味着数量相等，而是意味着相等。机会。。。不要犯将自由中的平等与囚犯阵营的强制平等联系在一起的错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平等意味着自由，而不是数量。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吃，喝，穿同样的东西，做同样的工作，或以同样的方式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恰恰相反。”

“个人的需求和品味是不同的，就像胃口不同一样。机会均等它们构成真正的平等。

“这种平等非但没有平衡，反而为尽可能多的活动和发展打开了大门。因为人的性格是多种多样的.....自由地表达和表现你的个性意味着发展自然的不同和变化。”[同前。，第 164–5 页]

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平等”的概念“结果平等”或“天赋平等”是毫无意义的。然而，在等级社会中，“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是相关的。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一代人面临的机会都取决于前一代人的结果。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下，“机会平等”如果没有粗糙的“结果平等”(在收入和资源的意义上)，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对于百万富翁和扫路者来说，没有

真正的机会平等。那些主张“机会平等”而忽视以往结果造成的障碍的人表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在一个等级社会中，机会不仅取决于一条开放的道路，而且取决于一个平等的开端。从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产生了一个误解，即无政府主义者渴望“结果平等”——但这适用于等级制度，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情况并非如此(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

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中，平等并不意味着否定个体的多样性或独特性。正如巴库宁所指出的：

“一旦平等获得胜利，并得到了充分的确立，不同的人的能力和能量水平是否会停止不同？”有些人会存在，也许不会像现在那样多，但肯定会有一些人永远存在。众所周知，同一棵树永远不会长出两片相同的叶子，这可能永远都是真的。对于比树叶复杂得多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但这种多样性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地。。。它是人类的一种资源。由于这种多样性，人类是一个集体整体，其中一个人补充所有其他人，并需要他们。因此，人类个人的这种无限多样性是他们团结的根本原因和基础。这是主张平等的有力论据。“[“全面教育”，基本巴库宁，第 117-8 页]

无政府主义者的平等意味着社会平等，或者用默里·布钦的术语来说，“不平等”(像马拉提斯塔这样的人用了这个词“条件平等”表达同样的想法)。他的意思是，无政府主义社会承认个人能力和需求的差异，但不允许这些差异转化为权力。个人差异，换句话说，“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平等实际上在集体中消失了，当它不能坚持某些法律假设或制度时。”[Michael Bakunin, 上帝与国家，第 53 页]

如果取消等级社会关系及其产生的力量，有利于鼓励参与的社会关系，并以“一人一票”的原则为基础，那么自然的差异就不可能变成等级权力。例如，没有资本主义产权，就没有办法使少数人垄断生活手段(机械和土地)，并通过工资制度和高利贷(利润、租金和利息)使自己靠他人的工作致富。同样地，如果工人管理自己的工作，就没有资本家阶层从他们的劳动中致富。因此，普鲁登：

“现在，这种不平等的根源是什么？”

“在我们看来，.....这一起源是社会内部对这种三重抽象的认识：资本、劳动力和人才。”

“这是因为社会将自己划分为三类公民，对应于这一公式的三个术语.....种姓区分一直存在，而一半的人类被奴役.....社会主义因此包括将贵族式的资本—劳动—人才—简化为更简单的劳动公式.....为了让每一个公民同时、平等、在同样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劳动者和专家或艺术家。[没有上帝，没有大师...1，第 57-8 页]

像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普鲁登认为这种职能的整合是实现平等和自由的关键，并提议将自我管理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因此，自我管理是实现社会平等的关键。例如，工作场所的社会平等意味着每个人在关于工作场所如何发展和变化的政策决定中都有平等的发言权。无政府主义者是一句格言的坚定信仰者：“凡触及一切的，都是由所有人决定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专门知识将被忽视，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将决定一切。就专业知识而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兴趣、才能和能力，所以他们显然想学习不同的东西，做不同的工作。很明显，当人们生病时，他们会咨询医生——专家——他们管理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由委员会指导。

我们很抱歉提出这些问题，但一旦社会平等和工人自我管理的话题出现，有些人就开始胡说八道。众所周知，一家医院以社会平等的方式管理不让非医务人员投票决定医生应该如何进行手术！

事实上，社会平等与个人自由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对影响群体(平等)的决策进行集体自我管理，以补充个人对影响个人(自由)的决策的自我管理，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没有两者，一些人将拥有对另一些人的权力，作出决定。为他们(即管理他们)，因此有些人将比其他人更自由。这意味着，简单地说，无政府主义者在全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财富。无政府主义者“对每个人的要求不仅是他(或她)对社会财富的全部衡量，而且是他(或她)社会权力的一部分。”[Malatesta 和 Hamon，没有上帝，没有大师...因此，需要自我管理，以确保双方的自由。和平等。

社会平等是个人治理和表达自己的必要条件，而自我管理则意味着社会平等。“人们与同事面对面地工作，以便在解决共同问题和实现共同目标的工作中发挥自己独特的观点。”乔治·贝内洛从头到尾因此，平等允许个性的表达，因此是个人自由的必要基础。

F.3 条(“为什么‘无政府主义’一资本家很少或根本不重视平等?”)进一步探讨了无政府主义关于平等的思想。诺姆·乔姆斯基的散文“平等”(载于乔姆斯基读物)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A.2.6 为什么团结对无政府主义者很重要？

团结或互助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关键概念。它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个人在支持和促进自由与平等的环境中共同努力满足共同利益的手段。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互助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力量和幸福的源泉，也是充分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

著名心理学家和社会主义人文主义者埃里希·弗洛姆指出，“人类希望与他人结合的愿望根植于人类特有的生存条件，是人类行为的最强烈动机之一。”[拥有或拥有，第 107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与其他人建立“联盟”(使用马克斯·斯特纳的术语)的愿望是一种自然的需要。这些工会，或协会，必须建立在平等和个性的基础上，以便使那些加入它们的人完全满意—即它们必须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即自愿的、分散的和无等级的。

团结一个人之间的合作—是生活所必需的，绝不是剥夺自由。Errico Malatesta 说，“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才能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实现自己的最佳发展，享受尽可能大的幸福。”这个人为所有人的福祉而聚在一起，为每个人的福祉而聚在一起，结果“每个人的自由并没有受到限制，而是得到了补充—确实是找到了必要的东西。存在理由其他人的自由。”[无政府状态换句话说，团结与合作意味着平等地对待彼此，拒绝将他人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并建立支持所有人自由的关系，而不是少数支配多数的关系。艾玛·戈德曼重申了这一主题，并指出“如果通过与其他个人的合作来加强这种独特的人的个性力量，这是多么美妙的结果.....合作—而不是自相残杀的争斗和斗争—为物种的生存和进化而努力.....只有互助和自愿的合作.....才能为自由的个人和联合生活奠定基础。[红艾玛，第 118 页]

团结意味着平等地联合在一起，以满足我们的共同利益和需要。不以团结为基础的结社形式

(即基于不平等的结社形式)将粉碎受其影响的人的个性。正如 Ret Marut 指出的那样，自由需要团结一致，承认共同利益：

“人类最高尚、最纯洁、最真实的爱，就是对自己的爱。我想要自由！我希望快乐！我想欣赏世界上所有的美丽。但我的自由得到了保障只当我周围的其他人都自由的时候。只有当我周围的其他人都快乐的时候，我才能快乐。只有当我看到和遇见的所有的人都用充满喜悦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时，我才能感到快乐。和只那么，当我知道别人也能像我一样吃饱的时候，我就能用纯粹的快乐来吃饱了吗？出于这个原因，这是一个关于我自己的满足感，只有我自己当我反抗每一个威胁我的自由和幸福的危险的时候。。。 “[RET Marut(a.k.a.)B.Traven], BrickBurner 卡尔·古思克引用的杂志，B.Traven：传说背后的生活，第 133—4 页]

实践团结意味着我们认识到，正如我们在以下口号中所承认的：世界工业工人，那“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因此，团结是保护个性和自由的手段，也是自我利益的表达。正如阿尔菲·科恩指出的那样：

“当我们考虑合作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将这一概念与思想模糊的理想主义联系起来。。。这可能是由于将合作与利他主义混为一谈的结果。。。结构合作违背了通常的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的二分法。它使事情变得如此，通过帮助你，我同时也在帮助自己。即使我最初的动机可能是自私的，我们现在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一起下沉或游泳。合作是一种精明且非常成功的策略——这是一种务实的选择，能比竞争更有效地在工作和学校里完成任务。。。也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合作更有利于心理健康和彼此喜欢。” [无竞争：反对竞争的案件，第 7 页]

而且，在一个等级社会中，团结是重要的，不仅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满足感，而且还因为必须抵制当权者。马拉特斯塔的话与此有关：

“从来没有完全屈服于压迫和贫困的被压迫群众，以及那些渴望正义、自由和福祉的人，开始认识到，除非团结起来，团结世界各地的受压迫者，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实现解放。” [无政府状态，第 33 页]

站在一起，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力量，得到我们想要的。最终，通过组织成组，我们可以开始一起管理我们自己的集体事务，从而一劳永逸地取代老板。”工会将要。。。使个人的经济能力倍增，并确保其被攻击的财产安全。“[Max Stirner，自我及其自身[第 258 页]通过团结一致的行动，我们还可以用另一个我们喜欢的制度来取代目前的制度：“联合中有力量。”[亚历山大·伯克曼，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 74 页]

因此，团结是我们获得和确保自己自由的手段。我们同意共同努力，这样我们就不必为另一个。通过同意彼此分享，我们增加了我们的选择，以便我们可以享受更多而不是更少。互助符合我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我认为在相互尊重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人达成协议对我有利；因为如果我主宰了某个人，这意味着存在允许支配的条件，所以我也很可能也会反过来被支配。

正如 Max Stirner 所看到的，团结是我们确保我们的自由得到加强和捍卫的手段，使我们免受那些想要统治我们的当权者的侵害：“那么，你自己也算不了什么吗？”他问。“你一定要让任何人对你做任何事吗？保护自己，没有人会碰你。如果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支持你，那么你

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你将毫无困难地获胜。”[引自 Luigi Galleani's 无政府主义的终结？，第 79 页—不同的翻译自我及其自身，第 197 页]

因此，团结对无政府主义者是重要的，因为它是创造自由和抵御权力的手段。团结是力量，是我们作为社会存在的天性的产物。然而，团结不应与“阴暗面”相混淆，后者意味着被动地跟随一位领导人。为了有效，团结必须由自由的人民创造，共同合作等号。“大我们”是不团结，尽管对“邪教”的渴望是我们需要团结和团结的产物。这是一个被等级社会腐蚀的“团结”，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习惯于盲目服从领导人。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自我解放？

自由，就其本质而言，是无法给予的。一个人不能被另一个人释放，但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破自己的枷锁。当然，自我努力也可以是集体行动的一部分，在许多情况下，它必须是为了达到其目的。正如艾玛·戈德曼所指出的：

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被压迫的阶级(或团体或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主人那里真正解放出来的。[红艾玛，第 167 页]

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等级制度，就像任何社会关系一样，塑造了服从它们的人。正如布钦所说，“阶级社会组织我们的精神结构来指挥或服从。”这意味着人们内化等级社会和阶级社会的价值观，“国家不仅仅是一群官僚主义和胁迫性的机构，它也是一种心态，一种为现实秩序而灌输的心态.....它用蛮力统治的能力一直是有限的.....如果没有即使是最受害的社会阶层，如奴隶和农奴的高度合作，它的权威最终将消失。面对国家权力，敬畏和冷漠是社会条件的产物，使这种权力成为可能。”[自由的生态(第 159 页和第 164-5 页)]自我解放是我们打破两种内部关系的手段。和外在的枷锁，释放我们的精神和身体。

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人们只能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解放自己。无政府主义者建议的各种帮助这一过程的方法将在 J 节中讨论(“无政府主义者是做什么的?”)，不会在这里讨论。然而，这些方法都涉及到人们组织起来，制定自己的议程，并采取行动，赋予他们权力，消除他们对领导者的依赖来为他们做事。无政府主义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为自己演戏”(表演无政府主义者称之为“直接行动”——见 J.2 节详细情况)。

直接行动对参与行动的人具有赋权和解放作用。自我活动是培养受权威者的创造性、主动性、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的手段。这是改变社会的手段。正如 Errico Malatesta 所指出的：

“人与社会环境之间有一种互惠的行动。人使社会变成社会，社会使人成为人，因此，结果是一种恶性循环。要改造社会，男人[和女人]必须改变，社会必须改变.....幸运的是，现有的社会不是被支配阶级的激励意志所创造的，它成功地将其所有的主体减少为其利益的被动和无意识的工具。它是千千万个内在斗争的结果，是千个人类和自然因素的结果。

“因此，有可能取得进展。。我们必须利用目前环境允许我们对我们的同胞[和妇女]采取行动的所有手段、所有可能性和机会，并发展他们的良知和要求。。主张并实施这些可能的重大社会变革，并有效地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我们必须设法让所有的人。。提出要求，把自己强加给自己，并在它达到想要的状态时，把它想要的一切改进和自由，以及要

求它们的权力都强加于人。。。我们必须推动人民不断地想要更多的东西，并增加对统治精英的压力，直到它实现彻底解放为止。”[Errico Malatesta：他的人生和思想，第 188–9 页]

社会，在塑造所有个人的同时，也是通过他们的行动、思想和理想由他们创造的。挑战限制个人自由的机构是精神上的解放，因为它启动了对整个威权关系提出质疑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我们洞察了社会是如何运作的，改变了我们的观念，创造了新的理想。再引用艾玛·戈德曼的话：“真正的解放开始了……在女人的灵魂里。”在男人身上，我们可以加上。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开始[我们]内在的再生，[摆脱]偏见、传统和习俗的重压。”[同前。但是这个过程必须是自我引导的，因为正如 Max Stirner 所指出的，“被释放的人只不过是一个被释放的人……一只狗拖着一条链子。”[自我及其自身通过改变世界，即使是以一种小的方式，我们也改变了自己。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杜鲁蒂在西班牙革命期间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心中有一个新的世界。”只有自我活动 and 自我解放才能让我们创造出这样一种愿景，并给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它的信心。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在“光荣的革命”之后，必须等待未来的自我解放。个人是政治的，考虑到社会的性质，我们在这里和现在的行为将影响我们社会的未来和我们的生活。因此，即使在前无政府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也试图创造，正如巴库宁所说，“不仅是思想，而且是未来本身的事实。”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另一种社会关系和组织来做到这一点，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中扮演自由的人。只有通过我们在这里和现在的行动，我们才能为一个自由的社会奠定基础。此外，这种自我解放的过程一直在进行：

“所有类型的下属每天都在行使他们的自我反省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大师们会受到挫折、沮丧，有时甚至被推翻。但是，除非主人被推翻，除非下属从事政治活动，否则再多的批判性反思也不会结束他们的臣服，给他们带来自由。”[卡罗尔·佩特曼性契约，第 205 页]

无政府主义者的目的是鼓励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倾向拒绝、抵制和挫败权威，并使其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一个由自由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在自由、自我管理的社团中平等地合作。没有这个批判的自我反省、抵抗和自我解放的过程，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因此，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无政府主义来自于从属人民的自然抵抗，他们努力在等级世界中作为自由的个人行事。这个抵抗的过程被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称为“阶级斗争”(因为工人阶级通常是社会中最从属的群体)，或者更普遍地说，“社会斗争”正是这种对权威(各种形式)的日常抵抗和对自由的渴望，才是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关键。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政府主义者一再强调，阶级斗争是工人(和其他被压迫群体)控制自己命运的唯一手段。”[玛丽-路易丝·伯纳利，既不东也不西，第 32 页]

革命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事件，每一个“自发革命行动”通常是“乌托邦式”思想的人多年组织和教育的耐心工作的结果和基础。“在旧的壳中创造新世界”的过程(用另一种方法)I.W.W. 通过建立其他体制和关系，这只是革命承诺和好战的长期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像马拉蒂斯塔明确指出的那样，“鼓励各种受欢迎的组织是我们基本思想的逻辑结果，因此应该成为我们计划的组成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不想解放人民；我们希望人民解放自己……我们希望新的生活方式从人民的身体中浮现出来，与他们的发展和进步相适应。”[同前。]

除非有一个自我解放的过程，否则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个人在物质上(通过废除国家和资本主义)和理智(通过释放自己对权威的顺从态度)解放自己时，才有可能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我们不应忘记，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支配受其支配的人的思想的权力(当然，如果精神统治失败，人民开始反抗，就用相当大的力量加以支持)。实际上，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一种精神力量支配着社会，渗透着被压迫者的思想。只要这样，工人阶级就会默许权威、压迫和剥削作为正常的生活条件。顺从主人的学说和立场的头脑不可能希望赢得自由、反抗和战斗。因此，被压迫者必须克服现有制度的精神支配，才能摆脱它的枷锁(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直接行动是两者兼而有之的手段。J.2 和 J.4)。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在物质上被打败之前，必须在精神和理论上被打败(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称这种精神解放为精神解放)。“阶级意识”一见 B.7.4 节)。通过反对压迫的斗争实现自我解放是唯一的办法。因此无政府主义者鼓励(使用 Kropotkin 的术语)“反抗精神”

自我解放是斗争、自我组织、团结和直接行动的产物。直接行动是创造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人等的手段。“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建议积极参与那些从事直接劳工与资本及其保护者的斗争一国家。“这是因为“这是一场斗争……比任何间接手段都好，允许工人暂时改善目前的工作条件，同时使他(或她)看到资本主义和支持资本主义的国家所做的罪恶，唤醒他(她)关于在不受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的情况下组织消费、生产和交换的可能性的思想，”也就是说，看到一个自由社会的可能性。Kropotkin 和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指出辛迪加和工会运动是在现有社会中发展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种手段(尽管他和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没有将无政府主义活动仅限于他们)。事实上，任何运动允许工作的男人[和女人]实现他们的团结，感受到他们利益的共同体……为这些概念做好准备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即在被压迫者的头脑中克服现有社会的精神统治。[演化与环境，第 83 页和第 85 页]

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用苏格兰无政府主义者的话来说，“人类进步的历史被视为反叛和不服从的历史，个人因屈从于各种形式的权威而堕落，只有通过反叛和不服从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罗伯特·林恩不是生活故事，只是一片叶子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强调自我解放(以及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活动)的原因。难怪巴库宁认为“叛乱”作为“构成历史上所有人类发展的基本条件的三项基本原则，不论是集体发展还是个人发展。”[上帝与国家这仅仅是因为个人和团体不能被他人解放，只能靠自己。这种反叛(自我解放)就是只使现存的社会变得更加自由，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的一种可能。

A.2.8 是否有可能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而不反对等级制度?

没有。我们已经看到无政府主义者憎恶威权主义。但是，如果一个人是一个反威权的人，他必须反对所有的等级制度，因为它们体现了权威的原则。因为，正如艾玛·戈德曼所说，“破坏个人价值和品质的不仅仅是国家意义上的政府，扼杀生命的是整个复杂的权威和制度统治，支持权威和制度统治的是迷信、神话、伪装、回避和屈从。”[红艾玛，第 435 页]这意味着“现在和将来都需要发现和克服等级结构、权威和统治以及对自由的限制：奴隶制、工资奴隶制[即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威权学校等等。”[诺姆·乔姆斯基语言与政治，第 364 页]

因此，一贯的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反对等级关系以及国家。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成为

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反对等级制度的手段。这方面的论据(如果有人需要的话)如下:

“所有威权机构都被组织成金字塔: 国家、私营或公共公司、军队、警察、教堂、大学、医院: 它们都是金字塔式的结构, 高层有一小部分决策者, 决策的基础很广。为他们做的在底部。无政府主义不要求改变图层上的标签, 它不想要不同的人在上面, 它想要我们从下面爬出来。”[科林·沃德行动中的无政府状态, 第 22 页]

等级制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它们是有组织的指挥和服从系统无政府主义者“为了消除等级制度本身, 不要简单地用另一种形式取代一种等级制度。”[布钦, 自由的生态等级制度是一种金字塔结构的组织, 由一系列级别、职级或职位组成, 权力、威望和(通常)报酬不断增加。研究这种分层形式的学者发现, 它所体现的两个主要原则是支配原则和剥削原则。例如, 在他的经典文章中“老板是做什么的?” (激进政治经济学述评第 6 卷, 第 2 期), 对现代工厂史蒂文·马格林的研究发现, 企业层级的主要功能不是提高生产效率(正如资本家所宣称的那样), 而是对工人的更大控制, 这种控制的目的是更有效的剥削。

等级制度中的控制是通过胁迫来维持的, 也就是说, 通过某种或另一种消极制裁的威胁: 身体、经济、心理、社会等。因此, 这种控制, 包括镇压不同政见和叛乱, 必须实行集权: 一套权力关系, 其中最大的控制权由少数高层(特别是组织的首脑)行使, 而中层的控制要少得多, 而底层的许多人几乎没有控制权。

由于统治、胁迫和中央集权是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 由于这些特征体现在等级制度中, 所有等级制度都是专制的。此外,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 任何以等级、中心主义和威权主义为特征的组织都是国家式的, 或者说是“中央集权主义者”。当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和威权关系时, 任何不寻求拆散的人全等级的形式不能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这也适用于资本主义企业。正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指出的, 资本主义公司的结构本质上是极其等级化的, 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的:

“法西斯制度.....是绝对主义的一权力从上到下.....理想的状态是自上而下的控制, 公众基本上是服从命令的。”

“让我们看看一家公司.....如果你看看他们是什么, 权力就会自上而下, 从董事会到经理, 再到底层的员工, 再到最终的员工, 输入信息等等。没有自下而上的权力或计划。人们可以扰乱和提出建议, 但奴隶社会也是如此。权力的结构是线性的, 自上而下的。”[保持拉比就位, 第 237 页]

David DeLeon 在他的文章中很好地指出了公司和国家之间的这些相似之处:

“大多数工厂就像军事独裁。最底层的是士兵, 监狱长是士官, 上层是上流社会。该组织可以支配一切, 从我们的服装和发型, 到我们如何度过我们的大部分生活, 在工作中。它可以强迫加班; 如果我们有医疗投诉, 它可以要求我们去看公司医生; 它可以禁止我们自由从事政治活动; 它可以压制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它可以使用身份证和武警以及闭路电视来监视我们; 它可以用“纪律解雇”(正如通用汽车所称的那样)来惩罚持不同政见者, 或者可以解雇我们。由于情况的原因, 我们不得不接受其中的大部分, 或加入数百万失业者的行列。。。几乎在每一份工作中, 我们都只有辞职的“权利”。无论我们是在象牙塔工作还是在矿井里工

作，主要的决定都是在高层做出的，我们应该服从。”[“我们工作的民主：社会自我管理的理论基础”，再一次重塑无政府状态，Howard J.Ehrlich(编辑)，第 193 至 4 页]

因此，一贯的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等级制度，包括资本主义公司。不这样做就是支持阿奇—根据定义，无政府主义者不能这样做。换句话说，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服从契约、(工资)奴役合同、要求接受从属地位的协议都是非法的，因为它们确实限制和限制了个人自主权。”[罗伯特·格雷厄姆，“无政府主义者契约，再一次重塑无政府状态，Howard J.Ehrlich(ed.)，p.77]因此，等级制度违背了推动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它否认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类“剥夺了它最完整的特征的人格；它否认了个人是能干不仅要处理他或她个人生活的管理问题，而且要处理其最重要的背景：社会背景。”[默里·布钦同前。，第 202 页]

有些人认为，只要一个社团是自愿的，它是否有等级结构是无关紧要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受到经济需要的驱使，把他们的劳动(以及自由)卖给那些拥有生活手段的人。这一过程通过创造工人所面临的经济条件来加强。“财富的巨大差异……作为工人……把他们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价格不反映其真正价值。”因此：

“例如，把雇佣合约的当事人描绘成自由和平等的人，就是忽略了工人与雇主之间存在的严重的议价能力不平等，然后继续描绘自然产生的从属关系和剥削关系，作为自由的缩影，是对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的嘲弄。”[罗伯特·格雷厄姆，同前。，第 70 页]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无政府主义者支持集体行动和组织：它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议价能力，并允许他们维护自己的自主权(见 J 节)。

第二，如果我们认为关键因素是一个社团是否是自愿的，我们将不得不争辩说，当前的国家体系必须被视为“无政府状态”。在现代民主制度中，没有人强迫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国家。我们可以自由离开去别的地方。通过忽视社团的等级性质，你可能最终会支持基于拒绝自由的组织(包括资本主义公司、武装部队，甚至国家)，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它们是“自愿的”。正如鲍勃·布莱克所说，“不要妖魔化国家威权主义，而忽视控制世界经济的大型企业的相同但神圣的从属安排，这是最坏的拜物教。”[作为保守党的自由主义者，取消工作和其他散文无政府状态不仅仅是自由选择主人。

因此，反对等级是一个关键的无政府主义立场，否则你只是成为一个“自愿的弓箭手”—这不是无政府主义。有关这方面的详情，请参阅 A.2.14 节(为什么自愿主义是不够的?)。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组织不需要分层，它们可以建立在直接管理自己事务的平等者之间的合作基础上。这样，我们就可以不使用等级结构(即将权力下放给少数人)。只有当一个协会由其成员自我管理时，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

我们对此表示遗憾，但一些资本主义辩护者显然想取“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字，因为它与自由有关联，他们最近声称，一个人既可以是资本家，也可以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现在应该清楚的是，既然资本主义是基于等级制度(更不用说国家主义和剥削)，“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在术语上是一个矛盾。(有关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F 节)

A.2.9 无政府主义者想要什么样的社会？

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以自由联合为基础的分权社会。我们认为这种形式的社会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上述价值的最佳形式——自由、平等和团结。只有通过合理的权力下放，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地域上，才能促进和鼓励个人自由。将权力下放给少数群体显然是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剥夺。无政府主义者不把自己事务的管理从人民手中转移到他人手中，而是青睐那些将权力降至最低、将权力保持在基层、掌握在那些受到任何决定影响的人手中的组织。

自由联合是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基石。个人必须自由地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情况下联合起来，因为这是自由和人的尊严的基础。然而，任何这样的自由协议都必须建立在权力下放的基础上；否则，这将是一种假象(就像在资本主义中一样)，因为只有平等才能为自由增长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环境。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支持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直接民主集体(关于直接民主作为自由协议的政治对立面的理由，见 A.2.11 节——为什么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支持直接民主？)。

我们应该在此指出，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并不意味着某种和谐的田园诗式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同意。差得远呢！正如 Luigi Galleani 所指出的，“协议和摩擦将永远存在。事实上，它们是无限进步的必要条件。但一旦纯粹的动物竞争——争夺食物的斗争——的血腥领域被消除，分歧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而不会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构成丝毫威胁。”[无政府主义的终结？无政府主义旨在“激发个人和群体的主动性精神。”这些遗嘱“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创造一种基于自由理解原则的运动和生活”并意识到“多样性、冲突甚至是生命，而这种统一就是死亡。”彼得·克罗波特金无政府主义，第 143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建立在合作冲突的基础上。“[c]就其本身而言，不公平并不有害……存在着[不应隐藏的]分歧……使分歧具有破坏性的不是冲突本身的事实，而是竞争的增加。”的确，“对协议的严格要求意味着人们将被有效地阻止将他们的智慧贡献给一个团体的努力。”[阿尔菲·科恩，无竞争：反对竞争的案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在大群体中作出协商一致的决定(见第一节)。A.2.12].

因此，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社团将由所有参与者的集体集会管理，这些集会是基于广泛的讨论、辩论和平等之间的合作冲突，而纯粹的行政任务则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来处理。这些委员会将由授权的、可重新任命的和临时的代表组成，他们在选举他们的议会的监督下执行任务。因此，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我们将自己照顾好自己事务，并决定如何处理这些事情。当我们的想法付诸行动时，有必要让一个人负责一个项目，我们会告诉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如果没有我们的决定，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因此，我们的代表将不是我们赋予我们权力的人，而是人……没有权力，只有义务去实现每个人的愿望。”[Errico Malatesta, 康塔迪尼第 34 页]如果代表们违背其任务规定，或试图扩大其影响力或工作范围，超出议会已经决定的范围(即，如果他们开始作出政策决定)，他们就可以立即被召回，他们的决定也可以被废除。通过这种方式，该组织仍然掌握在创建该组织的个人的联合手中。

基层团体成员的自我管理和罢免权是任何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基本原则。这个钥匙中央集权或等级制度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谁掌握了权力。例如，在议会制度中，人们赋予一组代表权力，让他们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为他们作出决定。他们是否履行他们的承诺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人们要到下一次选举才能回忆起来。权力在顶端，那些在基地的人被期望服从。

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工作场所，权力由高层的少数未经选举产生的老板和经理掌握，工人们应该服从。

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里，这种关系被逆转了。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没有一个人或团体(民选或非民选)拥有权力。相反，决定是采用直接民主原则作出的，在必要时，社区可以选举或任命代表来执行这些决定。在政策制定(由每个受影响的人决定)和任何已采取的政策协调和管理(这是代表的工作)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这些由自由协议建立的平等主义社区也自由地结成联盟。这样的自由联盟将自下而上运行，由元素大会向上执行决定。联合会将以与集体相同的方式运作。将定期举行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会议，讨论所有影响到所涉集体的重要问题和问题。此外，还将就社会的基本指导原则和想法进行辩论，并作出政策决定，付诸实施，加以审查和协调。代表们把他们的任务交给有关的会议，努力协调他们的各种需要和愿望。审议工作将始终受到授权人的控制和批准。所以“没有什么比人民的利益被遗忘更危险的了。”[Malatesta，同前。，第 36 页]

如有需要，将成立行动委员会，以协调和管理大会及其代表大会的决定，如上文所述，由下面严格控制。这些机构的代表任期有限，就像出席大会的代表一样，他们有固定的任务——他们不能代表他们所代表的人民作出决定。此外，与出席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一样，他们也将被最初产生的大会和大会立即召回。用马拉蒂斯塔的话来说，任何需要协调联合活动的委员会都是这样的，“始终处于人口的直接控制之下”所以表达“在公众集会上作出的决定。”[Errico Malatesta：他的人生和思想，第 175 页和第 129 页]

最重要的是，基本的社区大会可以推翻会议达成的任何决定，并退出任何联盟。代表在谈判期间作出的任何妥协都必须回到大会批准。如果没有批准，代表作出的任何妥协都不会对将某项任务交给某一个人或委员会的社区具有约束力。此外，他们还可以召集联邦会议讨论新的事态发展，并向行动委员会通报不断变化的愿望，并指导他们如何处理任何发展和想法。

换句话说，在无政府主义组织或社会中需要的任何代表都是不代表们(因为他们是民主政府的成员)。克罗波特金说得很清楚：

“如果人们想象每天都有一百到两百名男子[和妇女]在工作中见面，并有共同的关切，那么真正的授权与代表权的问题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们讨论了与他们有关的问题的每一个方面，并作出了决定。然后，他们选择一个人，并派他[或她]与其他同类代表达成协议。。。该代表除了向其他代表解释导致其[或她]同事得出结论的考虑外，无权做更多的事情。没有能力强加任何东西，他(或她)将寻求谅解，并将返回一个简单的命题，他的授权可以接受或拒绝。当真正的授权出现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叛乱者的话，第 132 页]

与代议制不同的是，动力并没有被委托给少数人。相反，任何委托都只是协会的喉舌，该协会首先选择(或以其他方式选择)它们。将授权所有代表和行动委员会立即罢免，以确保他们表达他们来自的大会的意愿，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愿。通过这种方式，政府被无政府状态所取代，这是一个由自由协会和社区组成的平等合作网络，其基础是强制授权的代表制度、即时罢免、自由协议和自下而上的自由联邦。

只有此系统才能确保“人民的自由组织，一个自下而上的组织。”这“自下而上的自由联邦”会

从基本的“协会”以及他们的联盟首先是公社，然后是公社联合会，然后是地区联谊会、地区联谊会、国家联谊会和国际兄弟会。[Michael Bakunin, 巴库宁的政治哲学这个无政府主义社区网络将在三个层次上发挥作用。会有“领土组织的独立公社，以及男子[和妇女]组织工会联合会[即工作场所协会]，根据其不同的职能.....自由结合和社会.....满足一切可能和可想象的需要，经济、卫生和教育；相互保护、宣传思想、艺术、娱乐等等。”彼得·克罗波特金演化与环境所有这些都将建立在自理、自由联合、自由联盟和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基础之上。

通过这样的组织方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取消了等级制度，因为组织基础上的人是控制着的，不他们的代表。只有这种组织形式才能以无政府状态(所有人的主动性和赋权)取代政府(少数人的主动性和赋权)。这种组织形式将存在于所有需要团队工作和许多人的协调的活动中。就像巴库宁说的那样“将个人纳入他们能够理解和控制的结构中。”[Cornelius Castoriadis, 政治和社会著作...2, 第 97 页]对于个别倡议，有关个人将管理这些倡议。

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基于结构的社会，确保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能够对他人行使权力。自由协议、邦联和罢免权、固定任务和有限任期是将权力从政府手中移除并置于直接受决定影响者手中的机制。

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更充分的讨论，请看第一节。然而，无政府状态并不是遥远的目标，而是当前反对压迫和剥削斗争的一个方面。手段和目的是联系在一起的，直接行动产生大规模参与组织，使人们准备直接管理自己的个人和集体利益。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正如我们在第一.2.3 节，看到自由社会的框架是建立在被压迫者在这里和现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创建的组织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集体斗争创造了组织，也创造了无政府主义需要发挥作用的个人态度。反对压迫的斗争是无政府主义的流派。它不仅教我们如何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而且让我们一瞥无政府主义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它最初的组织框架是什么，以及管理我们自己的活动的经验，这是这样一个社会运作所必需的。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试图在我们目前的斗争中创造我们想要的那种世界，而不认为我们的思想只适用于“革命之后”。事实上，通过应用我们今天的原则，我们使无政府状态更加接近。

A.2.10 废除等级制度意味着什么并实现什么？

建立一个基于自由意志主义组织的新社会将对日常生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赋予数百万人权力将以我们现在只能猜测的方式改变社会。

然而，许多人认为这些组织形式不切实际，注定要失败。对于那些认为这种非专制的联邦组织会造成混乱和不团结的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中央集权和等级结构的组织形式会产生冷漠而不是参与，无情而不是团结，统一而不是团结，特权精英而不是平等。更重要的是，这些组织破坏了个人的主动性，粉碎了独立的行动和批判性思维。(关于等级制度的更多信息，见 B.1 节-)“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权威和等级制度？”).

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自由意志主义组织可以发挥作用，并建立在(和促进)自由的基础上。英国独立工党书记芬纳·布罗克韦在 1936 年革命期间访问巴塞罗那时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团结，是由于每个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领导.....这些组织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与思想自由的人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群众性的，而是自由的个人。[鲁道夫·洛克引用，无政府主义，第 67 F 页]

正如已经充分表明的那样，等级的、集中的结构限制自由。正如普鲁敦指出的那样：“中央集权制在规模、简单和结构上都很好：它只缺少一件事——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不再属于自己，他无法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他的生命，也根本没有考虑到他。”[由 Martin Buber 引用，乌托邦的道路，第 33 页]

我们周围都可以看到等级制度的影响。不管用。等级和权威无处不在，在工作场所，在家里，在街上。正如鲍勃·布莱克所说，“如果你在清醒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命或拍马屁，如果你习惯于等级制度，你就会变得被动——咄咄逼人、自虐、奴役和麻木，你将把这种负担带给你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由主义者是保守党，”取消工作和其他散文，第 147-8 页]

这意味着层次结构的结束将意味着巨量日常生活中的转变。它将涉及建立以个人为中心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所有人都可以最大限度地锻炼和发展自己的能力。通过让自己参与和参与影响到他们、他们的工作场所、他们的社区和社会的决定，他们可以确保其个人能力的充分发展。

随着所有人自由参与社会生活，我们将很快看到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的结束。不像资本主义那样，为了维持收支平衡而存在的人被用来增加少数人的财富和权力，等级制度的终结将看到(引用 Kropotkin 的话)。“所有人的幸福”它是工人应当主张他或她对共同遗产的权利，并取得它的所有权。[面包的征服，第 35 页和第 44 页]只占有生活手段(工作场所、住房、土地等)能确保自由和正义，因为自由和正义不是被颁布的，而是经济独立的结果。自由和正义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能够在不依赖一个主人的情况下生活，并且能够享受……他(或她)辛勤劳动的产物。[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土地与自由因此，自由要求废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以利于“使用权利”(见 B.3 节了解更多细节)。讽刺的是“废除财产将使人们摆脱无家可归和无财产的状况。”[Max Baginski, “没有政府，”无政府状态！艾玛·戈德曼的“地球母亲”选集因此无政府主义许诺“幸福的两个必要条件——自由和财富。”在无政府状态下，“人类将生活在自由和舒适之中。”本杰明·塔克为什么我是无政府主义者，第 135 页和第 136 页]

只有社会各阶层的自决和自由协议，才能发展个人和整个社会的责任、主动性、智慧和团结。只有无政府主义组织才能通过丰富和发展个人的过程来获取和利用存在于人类内部的大量人才，从而丰富社会。只有让每个人都参与到影响他们的决策的思考、规划、协调和执行过程中，自由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保护。无政府状态将释放被等级统治奴役的大众的创造力和天赋。

无政府状态甚至会有利于那些从资本主义及其权威关系中受益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双管齐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被权威所宠坏；双管齐下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被剥削所宠坏。”彼得·克罗波特金为自己行动这是因为“在任何等级关系中，支配者和顺从者都要付出他的责任。为‘指挥的荣耀’付出的代价确实是沉重的。每个暴君都讨厌自己的职责。他被降职，拖着顺从者沉睡的创造性潜力的重担，在他的等级之旅的道路上一直如此。”[为了我们自己，贪婪的权利，论文 95]

A.2.11 为什么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赞成直接民主？

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对自由结社内部的政策决定直接进行民主投票是自由协议的政治对应(也被称为自由协议)。“自我管理”。原因是“许多形式的统治可以以‘自由’、非强制性、契约性的方式进行……认为仅仅反对政治控制本身就会导致压迫的结束,这是天真的……”[约翰·克拉克, 马克斯·斯特纳利己主义因此, 我们所建立的关系内一个组织在决定其自由意志性质方面与其自愿性质同等重要(见 A.2.14 节以供进一步讨论)。

显然, 个人必须共同努力, 才能过上充分的人类生活。所以, “与其他人一起”个人有三种选择: “他(或她)必须服从他人的意愿(被奴役)或使他人服从他的意愿(当权者), 或为了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做一个伙伴)而与他人共同生活。没有人能逃脱这一需要。”[Errico Malatesta, 生活观念, 第 85 页]

无政府主义者显然选择了最后一种选择, 即结社, 作为个人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人共同工作的唯一手段, 尊重彼此的独特性和自由。只有在直接民主的范围内, 个人才能表达自己, 实践批判性思想和自治, 从而充分发展他们的智力和道德能力。就增加一个人的自由及其智力、道德和社会能力而言, 有时成为少数人要比一直服从老板的意愿好得多。那么, 无政府主义直接民主背后的理论是什么呢?

正如伯特兰·罗素所指出的, 无政府主义者“不想从集体决定的意义上废除政府, 他想废除的是对反对政府的人实行强制执行的制度。”[通往自由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自我管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一旦一个人加入了一个社区或工作场所, 他或她就成为该协会的“公民”(因为缺少一个更好的词)。该协会是围绕其所有成员的集会组织的(就大型工作场所和城镇而言, 这可能是一个职能分组, 例如一个特定的办公室或社区)。在这个大会中, 与其他人一道, 确定了他或她的政治义务的内容。在协会内部采取行动时, 人们必须作出批判性的判断和选择, 即管理自己的活动。个人没有承诺服从(就像国家或资本主义公司这样的等级组织), 而是参与自己的集体决策, 以及自己对同伴的承诺。这意味着, 政治义务不是对集团或社会之上的一个单独实体, 如国家或公司, 而是对自己的同胞“公民”承担的。

虽然聚集在一起的人民集体制定有关其社团的规则, 并作为个人受到他们的约束, 但他们也优于他们, 因为这些规则总是可以修改或废除的。总的来说, 相关的“公民”构成了一个政治“权威”, 但由于这种“权威”是基于自身与精英之间的横向关系而不是纵向关系, 所以“权威”是不分等级的(“理性”或“自然”, 见 B.1 节)——“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权威和等级制度?”——关于这方面的更多信息)。因此, 普鲁登:

“代替法律, 我们将签订合同(即自由协议)。——不再有以多数票投票通过的法律, 甚至没有一致通过的法律; 每个公民、每个城镇、每个工业联盟都制定自己的法律。”[革命的一般思想, 第 245 至 6 页]

当然, 这样的制度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参与所需的每一项决定, 无论多么琐碎。虽然任何决定都可以提交给议会(如果议会作出这样的决定, 也许是由其一些成员提出的), 但在实践中, 某些活动(以及纯粹的职能决定)将由协会选举产生的行政当局来处理。这是因为, 引用一位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的话, “集体本身不能写一封信, 不能把数字加起来, 也不能做几百件只有个人才能做的家务。”因此需要“到组织政府。”假设一个联想是“在没有任何指示委员会或任何等级办公室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哪一个每周召开一次或更多次的大会, 以解决其进展所需的一切问题它仍然“提名一个委员会严格的行政职能。”但是, 程序集“为该委员会

规定了明确的行为准则，或给予该委员会一个明确的行为准则。势在必行的任务”所以“会是完美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它“之后委托这些任务交给合格的个人，他们是事先指示如何进行，。。。并不意味着放弃这个集体的自由。”[Jose Llunas Pujols, Max Nettlau, 无政府主义的短暂历史应当指出的是，这是普鲁登在工人协会内部提出的观点。所有职位都是选举产生的，章程须经会员批准。[普鲁登，同前。，第 222 页]

自我管理(即直接民主)将是组成自由社会的自由加入的协会的指导原则，而不是资本主义或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这将适用于协会联合会，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将需要运作。“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提名的所有委员会或代表团，”何塞·卢纳斯·普约尔斯的观点是正确的，“必须在任何时候由选出他们的部门的永久投票权取代和罢免。”与“紧迫任务”和“纯粹的行政职能，”这“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对自己施展威严。”[Max Nettlau, 同前。(第 188 至 9 页)普约尔斯又一次追随了 20 年前提出要求的普鲁登。“执行具有约束力的任务”确保人民不“宣示他们的主权。”[没有上帝，没有大师...1, 第 63 页]

通过建立在授权和选举基础上的联邦制，无政府主义者确保决定来自自下而上。通过作出自己的决定，通过自己照顾我们的共同利益，我们排除了控制我们的其他人。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自我管理对于确保任何体面的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组织内部的自由至关重要。

当然，如果你是少数人，你就会被别人统治。“民主统治仍在统治”[L.Susan Brown, 个人主义政治(见第 53 页)。现在，我们所描述的直接民主的概念不一定与多数统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如果某人在某一次投票中发现自己是少数人，他或她将面临要么同意要么拒绝承认它具有约束力的选择。剥夺少数群体行使其判断和选择的机会，就是侵犯其自治权，并对其施加它没有自由接受的义务。强迫性强加多数人的意愿违背了自我承担义务的理想，也违背了直接民主和自由结社。因此，在自由结社和自我承担义务的背景下，直接民主非但不是剥夺自由，反而是培育自由的唯一途径。“个人自治受到履行承诺义务的限制。”[Malatesta, 由 Max Nettlau 引述, Errico Malatesta: 无政府主义者传记]]。不用说，少数人，如果它仍然在协会，可以争辩它的理由，并试图说服大多数人的错误，其方式。

我们必须在此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对直接民主的支持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大多数人总是正确的。差得远呢！民主参与的理由并不是多数人总是正确的，而是不能相信任何少数人都不喜欢自己的优势而不是整体的利益。历史证明了常识的预言，即任何拥有独裁权力的人(他们是国家元首、老板、丈夫等等)都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充实自己并赋予自己权力，而牺牲那些服从他们决定的人。

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多数人可能而且确实会犯错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结社理论非常重视少数群体权利的原因。这可以从我们的自我承担义务理论中看出，该理论以少数群体抗议多数决定的权利为基础，并使异议成为决策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卡罗尔·佩特曼：

“如果多数人采取了不诚实的行动.....(然后)少数人将不得不采取政治行动，包括在政治上不服从的行动，以捍卫自己的公民身份和独立，以及政治协会本身.....政治不服从只是自我管理的民主所依据的积极公民身份的一种可能表达.....承诺的社会实践涉及拒绝或改变承诺的权利；同样，自我承担的政治义务的做法在不实际承认少数群体拒绝或撤回同意或必要时不服从的权利的情况下是毫无意义的。”[政治义务问题，第 162 页]

超越关联内部的关系，我们必须强调不同的关联是如何协同工作的。可以想象，各协会之间的联系与协会本身的联系是一样的。而不是个人加入一个协会，我们有协会加入联盟。联合会中各协会之间的联系具有与协会内部相同的横向和自愿性质，成员享有同样的“发言权和退出权”，少数群体享有同样的权利。通过这种方式，社会成为一个社团、一个社区社区、一个公社社区，其基础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参与和自我管理来实现个人自由的最大化。

该联合会的运作情况见 A.2.9 节(无政府主义者想要什么样的社会？)，并在第一节中详细讨论(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这种直接民主制度非常符合无政府主义理论。马拉蒂斯塔为所有无政府主义者辩护时，他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多数人统治整个人类社会的权利。”可以看出，多数人没有权利强迫自己在少数人身上——少数人可以随时离开协会，因此，用马拉蒂斯塔的话来说，不必这么做。“在他们还没有听到多数人的决定之前，就要服从他们的决定。”[无政府主义革命因此，自愿结社中的直接民主并不产生“多数统治”，也不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少数人都必须服从多数。实际上，支持直接民主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符合马拉蒂斯塔的观点：

“当然，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在共同生活的地方，少数人往往需要接受多数人的意见。当做事有明显的需要或用处时，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大家的同意，少数人应该感到有必要适应许多人的愿望。。。但是，一方面，一个群体的这种适应必须是互惠的、自愿的，而且必须产生于对需要和善意的认识，以防止社会事务的运作因顽固而瘫痪。它不能作为一项原则和法定规范强加。。。“[同前。，第 100 页]

由于少数群体有权脱离社团，并享有广泛的诉讼、抗议和上诉权利，因此多数人的统治不是作为一项原则强加的。相反，它纯粹是一种决策工具，允许少数群体表达不同意见和意见(并据此采取行动)，同时确保没有任何少数群体将其意愿强加于多数人。换言之，多数决定对少数群体没有约束力。毕竟，正如马拉蒂斯塔所说：

“我们不能指望，甚至是希望，一个坚信多数人所走的道路会导致灾难的人，应该牺牲自己的信念，消极地看待，甚至更糟的是，应该支持他(或她)认为错误的政策。”[Errico Malatesta：他的人生和思想，第 132 页]

即使是个人无政府主义者莱桑德·斯普纳也承认，直接民主有其用途。“将或几乎所有的志愿协会给予多数，或其他一些成员少于整体的权利使用一些。有限的酌情决定权手段用来达到预期的目的。“然而，只有陪审团的一致决定审判法律，审判法律公正)可以确定个人权利法庭公正地代表全体人民如“社团不得以法人身份对任何个人的货物、权利或个人实施任何法律，但如全协会成员同意，它可以强制执行“(他对陪审团的支持源于斯普纳承认“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为全协会成员同意)[陪审团审判，第 130–1f 页，第 134 页，第 214 页，第 152 页和第 132 页]

因此，直接民主与个人/少数群体权利不必冲突。在实践中，我们可以想象，直接民主将被用于在大多数协会中做出大多数决定(可能是基本决定所需的超级多数)，再加上陪审团制度和少数群体抗议/直接行动的某种结合，并评估/保护无政府社会中少数群体的权利要求/权利。真正的自由形式只能通过直接参与的人的实践经验来创造。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无政府主义者对直接民主的支持并不意味着这种解决办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取的。例如，许多小型协会可能赞成协商一致的决策(见下一节关于共识以及为什么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不认为这是直接民主的可行选择)。然而，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自由联合内部的直接民主是符合个人自由、尊严和平等的无政府主义原则的最佳(也是最现实的)组织形式。

A.2.12 协商一致是直接民主的替代办法吗？

少数反对自由结社内部直接民主的无政府主义者通常支持在决策中达成共识。协商一致的基础是一个集团中的每一个人都同意一项决定，然后才能付诸行动。因此，有人认为，共识阻止了多数人统治少数群体，更符合无政府主义原则。

虽然大家都同意，协商一致是决策中的“最佳”选择，但也有其问题。正如默里·布钦在描述他的共识经验时指出的那样，它可能具有威权主义的含义：

“按顺序。。。为了就一项决定达成充分的共识，少数持不同政见者常常被巧妙地敦促或心理上被迫拒绝就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投票，因为他们的异议实质上相当于一人否决。这种在美国共识进程中被称为“袖手旁观”的做法，常常涉及恐吓持不同政见者，以至于他们完全退出了决策过程，而不是按照他们的观点，通过投票(即使是作为少数人)，以体面和持续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异议。退出后，他们不再是政治人物——这样才能做出“决定”。。。“共识”最终是在持不同意见的成员否认自己是这一进程的参与者之后才达成的。

“在更多的理论层面上，协商一致使所有对话最重要的方面都沉默了，异见。持续不断的异议，即使在少数人暂时作出多数决定之后，仍然保持着热烈的对话。。。可以被取代。。。用单调的独白——以及无可争辩和沉默的协商一致的语气。在多数人的决策中，被击败的少数派可以决心推翻他们被击败的决定——他们可以自由地公开和持续地阐明合理的、可能具有说服力的分歧。就其本身而言，协商一致并不尊重少数群体，而是对“共识”群体中形而上学的“一”表示支持。”[“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民主维度”，民主与自然，第8号，第8页]

布钦“否认共识可能是一种适当的决策形式，在一小群完全熟悉对方的人身上。”但他指出，实际上，他自己的经验表明“当较大的群体试图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决定时，通常会迫使他们在决策中达成最低的共同智力分母：一大群人所能达成的争议最小、甚至是最平庸的决定被采纳——恰恰是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同意这一决定，否则就会退出对该问题的表决”[同前。，第7页]

因此，由于其潜在的威权性质，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共识是自由联合的政治方面。尽管试图达成共识是有利的，但这样做通常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在大集团中——而不管它的其他负面影响。它往往以社区的名义破坏个性，以团结的名义破坏不同政见，从而贬低一个自由的社会或结社。当个人的发展和自我表达因公众的反对和压力而流产时，既不会促进真正的社区，也不会促进团结。由于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他们将有独特的观点，应鼓励他们表达，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丰富的行动和个人的想法。

换句话说，支持直接民主的无政府主义者强调“创意性异议的作用”“他们担心，“在协商一致所要求的灰色一致性中，倾向于逐渐消失。”[同前。，第8页]

我们必须强调无政府主义者不赞成一种机械的决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只会投下少数人的票，而忽略他们。差得远呢！支持直接民主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辩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和少数人尽可能相互倾听和相互尊重，并创造一个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决定(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认为，直接民主协会内的参与进程是创造共同利益的手段，这一进程将鼓励多样性、个人和少数群体的表达，并通过确保就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减少多数人边缘化或压迫少数群体的任何倾向。

A.2.13 无政府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还是集体主义者？

简单的回答是：两者都不是。这可以从自由主义者谴责像巴库宁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是“集体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者攻击巴库宁和一般无政府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这一事实中看出。

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将这两种意识形态视为胡说八道。不管他们喜不喜欢，非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都是同一枚资本主义硬币的两面。这一点最好通过考虑现代资本主义来表现，在现代资本主义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不断相互作用，往往与政治和经济结构从一个极到另一个极之间摇摆。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人的存在的片面方面，同一切不平衡的表现一样，都有很大的缺陷。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个人应该为“团体”或“更大的利益”牺牲自己的想法是荒谬的。团体是由个人组成的，如果人们只考虑什么是对群体最好的，那么这个群体将是一个无生命的外壳。只有群体内人类互动的动力才能给他们生命。“团体”不能思考，只有个人才能思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事实使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者”变成了一种最特殊的“个人主义”，即“个人崇拜”和领袖崇拜。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这种集体主义把个人分成抽象的群体，否认他们的个性，最终需要有足够个性的人来做决定——这个问题是由领导原则“解决”的。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是这一现象的极好例子。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只有个人才有兴趣和感情。这意味着他们反对“集体主义”和美化这个群体。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中，这个群体的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和发展与他们有关的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以自由意志主义方式构建的团体——只有自由意志主义组织才能让群体中的个人充分表达自己，直接管理自己的利益，并建立鼓励个性和个人自由的社会关系。因此，当社会和他们所加入的群体塑造个人时，个人才是社会的真正基础。因此，Malatesta：

“关于个人主动性和社会行动在人类社会的生活和进步中各自所起的作用，人们已经说了很多。国家或者声称代表它的政府——如果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物——必须由个人组成。正是在每个个体的有机体中，所有的思想和人类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有它们的起源，当它们被许多个人接受或接受时，它们就成为集体的思想和行为。因此，社会行动不是对个人倡议的否定或补充，而是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倡议、思想和行动的结果。。这个问题并不是真正改变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防止某些人压迫其他人的问题；给予所有人同样的权利和同样的行动手段；以及取代少数人的主动性[马拉特斯塔将其定义为政府/等级制度的一个关键方面]，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其他人的压迫。。。”[无政府状态，第 38–38 页]

这些考虑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青睐。正如艾玛·戈德曼所指出的“‘粗犷的个人主义’……只是一种压制和击败个人及其个性的蒙面企图，所谓的个人主义就是社会和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放任：统治阶级通过法律欺骗、精神堕落和对奴役精神的系统灌输来剥削群众。。腐败和反常的“个人主义”是个性的束缚。。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现代最伟大的奴隶制，最粗糙的阶级差别，把数百万人推向了贫困线。“拉格德个人主义”对主人来说意味着所有的‘个人主义’，而人民则被限制成奴隶阶级，为少数自私自利的‘超人’服务。”[红艾玛，第 112 页]

团体不能思考，个人不能自己生活或讨论。团体和社团是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当群体根据他们的本性产生社会关系时，他们会提供帮助。形个人。换句话说，以专制方式组织的群体将对他们内部的自由和个性产生负面影响。然而，由于他们的“个人主义”的抽象性质，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者没有看到以自由意志主义方式而不是以威权主义方式构建的群体之间的任何区别——他们都是“团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片面看法，“个人主义者”最终支持了一些现存的最“集体主义”的机构——资本主义公司——而且，尽管他们经常谴责国家，但他们总是发现需要国家。这些矛盾源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在不平等社会中对个体契约的依赖。摘要个人主义。

相比之下，无政府主义者则强调社会“个人主义”(这个概念的另一个更好的术语可能是“公共个性”)。无政府主义“坚持认为社会的重心是个人——他必须为自己思考，自由行动，充分生活。。。他要想自由、充分地发展，就必须摆脱对他人的干涉和压迫。。。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粗犷的个性”这种掠夺性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软弱无力的，而不是粗犷的。至少对它的安全有危险，它跑到国家的周围，哀求保护。。他们的“粗犷的个人主义”只不过是统治阶级掩盖肆无忌惮的商业和政治勒索的众多借口之一。”[艾玛·戈德曼同前。，第 442 至 3 页]

无政府主义拒绝摘要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其个人的“绝对”自由思想受到他人的制约。这一理论忽视了自由存在和成长的社会背景。“我们想要的自由”马拉蒂斯塔争辩道，对我们自己和他人来说，不是一种绝对的形而上学的抽象自由，它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对弱者的压迫；而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可能是一种自由，这是有意识的利益共同体，自愿的团结。[无政府状态，第 43 页]

一个建立在抽象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导致缔约个人之间权力的不平等，因此需要一个基于高于他们的法律的权威，并需要有组织的胁迫来执行他们之间的合同。这一后果在资本主义中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是，在关于国家如何发展的“社会契约”理论中。在这一理论中，假设个人在彼此隔离时是“自由的”，因为据称他们最初处于“自然状态”。一旦他们加入社会，他们应该创建一个“契约”和一个国家来管理它。然而，除了现实中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幻想之外(人类总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国家对社会拥有广泛权力的理由，而这反过来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理由，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它还模仿了作为这一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结果。在资本主义中，个人“自由”地契约在一起，但在实践中，只要合同生效，所有者就会统治工人。(见各节 A.2.14 和 B.4 关于更多细节)。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引用克罗波特金的话说，“狭隘自私的个人主义”而且，“贬低个人的愚蠢的利己主义”而且是“根本不是个人主义。它不会导致既定的目标，那就是个性的全面、广泛和最完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导致“个性的贫乏”而不是它的发展。与这种无政府主义者形成对比“通过共产主义的最高社交能力获得最大的个人

发展的个性，既涉及到它的原始需求，也涉及到它与一般人的关系。”[无政府主义与革命论文集第 295 页，第 296 页和第 297 页]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当我们与他们平等地工作，而不是作为主人和仆人时，我们的自由就被我们周围的人所丰富。

在实践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导致了对个人自由和群体自主与动力的否定。此外，它们都暗示着另一种，集体主义导致了一种特定的个人主义形式，个人主义导致了一种特定形式的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对个人的隐性压制，最终使社会陷入贫困，因为群体只有由组成群体的个人赋予生命。个人主义明显压制了社区(即你所居住的人)，最终使个人陷入贫困，因为个人不存在于社会之外，而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此外，个人主义最终剥夺了构成社会其余部分的个人的“选择少数”的洞察力和能力，也是自我否定的根源。这是个人主义的致命缺陷(和矛盾)，即“个人不可能在”美丽的贵族“压迫群众的条件下得到真正的充分发展。他(或她)的发展将保持单一水平。”彼得·克罗波特金无政府主义，第 293 页]

真正的自由和社区存在于其他地方。

A.2.14 为什么自愿主义是不够的？

自愿主义意味着，为了使自由最大化，结社应当是自愿的。显然，无政府主义者是自愿主义者，他们认为只有在自由协议所创造的自由联合中，个人才能发展、成长和表达他们的自由。然而，很明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愿主义本身并不足以使自由最大化。

自愿意味着有希望(即达成协议的自由)，而承诺意味着个人有能力进行独立的判断和理性的审议。此外，它的前提是，他们可以评估和改变他们的行动和关系。然而，资本主义下的契约与自愿主义的这些含义相矛盾。因为，虽然技术上是“自愿的”(尽管我们在 B.4 节，但事实并非如此)，资本主义契约的结果是剥夺自由。这是因为工资和劳动之间的社会关系涉及到承诺服从以换取报酬。正如卡罗尔·佩特曼所指出的，“承诺服从，就是或多或少地否定或限制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以及他们行使[独立判断和理性思考]这些能力的的能力。承诺服从就是说，在某些领域，作出承诺的人不再可以自由地行使自己的能力和决定自己的行动，不再是平等的，而是从属的。”[政治义务问题这导致那些不再服从自己决定的人。因此，自愿主义的理性(即个人有能力为自己思考，必须被允许表达自己的个性和作出自己的决定)在等级关系中被违反，因为有些人负责，许多人服从(也见另见)。A.2.8 节]。因此，任何产生从属关系的自愿主义，就其性质而言，都是不完整的，并且违反了它自己的理由。

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为了生存而把自己的自由卖给老板。实际上，在资本主义下，你只有在你可以选择服从谁的范围内才能自由！然而，自由必须不仅仅意味着改变主人的权利。自愿奴役仍然是奴役。因为如果，正如卢梭所说，主权，“由于同样的原因，使它不可剥夺，不能被代表”它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被雇佣合同暂时取消。卢梭有句名言：“英格兰人民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这是大错特错的；只有在议会议员选举期间，它才是自由的。一旦他们当选，奴隶制就会取代它，而它什么也不是。”[社会契约与话语第 266 页]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一分析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借用卢梭的话：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她大错特错；她只有在与老板签订合同时才

能自由。一旦签署，奴隶制度就会取代她，她只不过是一个听命者。

要明白为什么，要看到不公正，我们只需引用卢梭的话：

“一个有钱而有权势的人在土地上拥有巨大的财产，他应该对那些想要在那里建立自己的人实施法律，他只应该允许他们这样做，条件是他们必须接受他的最高权力并服从他所有的意愿；我仍然可以想象……这种暴政行为是否包含双重篡夺：土地所有权和居民自由？”[同前。，第 316 页]

因此普鲁登的评论人可以由财产制造，也可以是奴隶，也可以是暴君。[什么是财产？(第 371 页)我们发现巴库宁拒绝的小奇迹“除最大的平等和互惠外，与另一人的任何合同”就像这样“剥夺他[或她]的自由”所以“与另一人自愿奴役的关系。”在自由社会(即无政府主义社会)订立这样的契约的人将是“没有任何个人尊严的感觉”[迈克尔·巴库宁：选编只有自我管理的协会才能建立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其成员之间的从属关系。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强调必须在自愿协会中实行直接民主，以确保“自由”的概念不象资本主义那样是虚假的，是统治的理由。只有自我管理的协会才能建立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其成员之间的从属关系。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并敦促“工人们在重新陷入封建主义的痛苦中，组成民主社会，所有成员都有平等的条件。”[普鲁登，革命的一般思想出于类似的原因，无政府主义者(普鲁登除外)反对婚姻，因为它把妇女变成了一个有抵押的奴隶，他以主人的名字、主人的面包、主人的命令为主人的情欲服务……没有主人的同意，谁也不能控制任何财产，甚至连自己的身体也不能控制。[Voltaire de Cleyre, “性奴役”, Voltairine de Cleyre 阅读器婚姻，由于女权主义的鼓动，在许多国家已经被改革成一个自由的平等联盟的无政府主义理想，但它仍然是建立在父权制原则的基础上，如高盛和德克莱等无政府主义者被确认和谴责(见 A.3.5 节有关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更多信息)。

显然，自愿入境是捍卫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它忽视(或理所当然地)达成协议的社会条件，而且忽略了它们所创造的社会关系(“对于那些必须出售他的劳动，是不可能留下的免费的。”[Kropotkin, 无政府主义与革命论文集(见第 305 页)。任何基于抽象个人主义的社会关系都可能建立在力量、权力和权威的基础上，不自由。当然，这假定了自由的定义，根据这一定义，个人行使其能力并决定自己的行动。因此，自愿是不足以创造一个自由最大化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自愿协会必辅之以自治(直接民主)内这些协会。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自愿主义的假设意味着自我管理。或者用普鲁登的话来说“既然个人主义是人类最原始的事实，那么联想就是它的补充术语。”[经济矛盾体系，第 430 页]

首先要回答第二个反对意见，在一个基于私有财产的社会中，拥有财产的人拥有更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权力来延续自己的权威。“财富就是力量，贫穷是软弱，”用阿尔伯特·帕森斯的话来说。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广受赞誉的“选择自由”是极其有限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变成了挑选主人的自由(在奴隶制下，帕森斯戏谑地说，主人)。“选择……他自己的奴隶。在工资奴隶制制度下，工资奴隶选择他的主人。”)。帕森斯强调，在资本主义时代，那些被剥夺了自然权利的人必须出租、服务和服从压迫阶级或挨饿。没有其他选择。

有些东西是无价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生命和自由。自由人(或女人)不是用来出售或雇佣的。[无政府主义，第 99 页和第 98 页]，我们为什么要原谅奴役或容忍那些想要限制他人自由的人呢？命令的“自由”就是奴役的自由，实际上剥夺自由也是如此。

关于第一个反对，无政府主义者认罪。我们是对人类降到机器人地位的偏见。我们对人的尊严和自由抱有偏见。事实上，我们对人性和个性抱有偏见。

(A.2.11 节讨论为什么直接民主是自愿主义(即自由协议)的必要社会对应物。B.4 节讨论为什么资本主义不能建立在业主和无财产者之间平等的议价能力之上)。

A.2.15“人性”呢？

无政府主义者非但没有忽视“人性”，反而拥有唯一给予这一概念深刻思考和反思的政治理论。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中，“人性”常常被抛在最后一道防线上，因为人们认为这是无法回答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首先，人性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如果说人性的意思是“人类所做的”，那么很明显，人性是矛盾的一爱与恨、同情与无情、和平与暴力等等，都是人们表达的，也都是“人性”的产物。当然，被认为是“人性”的东西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例如，几千年来，奴隶制被视为“人性”和“正常”的一部分。古希腊人认为同性恋是完全正常的，但几千年后，基督教教会谴责同性恋是不自然的。只有当国家发展起来，战争才成为“人性”的一部分。因此乔姆斯基：

“个人当然有邪恶的能力……但个人有能力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人性有很多实现自己的方式，人类有很多能力和选择。这些能力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结构。如果我们有允许变态杀手自由支配的制度，他们就会统治这个地方。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你本性中的这些元素显现出来。”

“如果我们有一些制度，使贪婪成为人类的唯一财产，并以牺牲其他人类情感和承诺为代价，鼓励纯粹的贪婪，那么我们将建立一个基于贪婪的社会，随之而来的就是贪婪。一个不同的社会可能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比如团结、支持、同情等其他类型的人类情感和情感。那么，你将拥有人性和个性的不同方面。”[异见编年史，第 158 页]

因此，环境在界定“人性”是什么、它是如何发展以及它的哪些方面被表达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政府主义最伟大的神话之一是，我们认为人性本身就是好的(更确切地说，我们认为人性本身是可交际的)。它的发展和表达方式取决于我们生活和创造的社会类型。等级社会将以某种(消极)方式塑造人，并产生与自由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人性”。所以“当我们听到男人(和女人)说无政府主义者想象男人(和女人)比他们真实更好的时候，我们只是想知道，聪明人有多会重复这种胡说八道。我们不是一直在说，让男人(和女人)同时变得不那么贪婪和自私自利、不那么野心勃勃、不那么盲目的唯一办法，就是消除那些有利于自私自利、贪婪、奴隶主义和野心增长的条件吗？”彼得·克罗波特金为自己行动，第 83 页]

因此，利用“人性”作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据只是表面的，最终是逃避。这是一个不去思考的借口。“每个傻瓜，”正如艾玛·戈德曼所说“从国王到警察，从胡言乱语的牧师，到科学上没有远见的人，都想当然地说出人性的威严。精神上的骗子越大，他对人性邪恶和软弱的坚持就越明确。然而，今天，在监狱里的每一个灵魂，每颗心都被束缚、受伤和致残，怎么能说

出这种话来呢？”改变社会，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然后我们就可以判断什么是我们本性的产物，什么是威权制度的产物。因此，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的思想从宗教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人的身体从财产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从政府的束缚和约束中解放出来。”为“恐惧、扩张、机遇，最重要的是，只有和平与安息，才能教会我们人性的真正主导因素及其奇妙的可能性。”[红艾玛，第73页]

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具有无限的可塑性，每一个人生来就是小菜(白板)等待由“社会”形成的(在实践中指的是管理社会的人)。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说，“我认为，不可能理性地解释异化劳动的概念，即[人性不过是一种历史产品]，也不可能产生某种类似于对某种社会变革的承诺的道德理由，除非基于对人性的假设，以及社会结构的修改如何能够更好地符合作为我们本质的一部分的一些基本需要的问题。”[语言与政治我们不想讨论什么是人的特性，什么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要说的是，人类有一种天生的思考和学习能力——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感到——而人类是善于交际的生物，需要有其他人的陪伴，才能感到完美无缺和繁荣昌盛。此外，他们有能力承认和反对不公正和压迫(巴库宁正确地认为“思考的力量和反抗的欲望”如“珍贵的天赋”[上帝与国家(见第9页)。

我们认为，这三个特征表明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可行性。天生的为自己思考的能力会自动使各种等级制度变得不合法，而我们对社会关系的需要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组织起来。困扰现代社会的深深的不快乐和疏离揭示了资本主义和国家的中央集权和威权主义正在否定我们内在的某些内在需要。事实上，如前所述，人类在其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生活在无政府的社会里，很少或根本没有等级制度。现代社会把这些人称为“野蛮人”或“原始人”是纯粹的傲慢。那么，谁能判断无政府主义是否违背“人性”呢？无政府主义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证据表明它可能不是。

至于无政府主义者对“人性”的要求太高，这往往是非无政府主义者对此提出了最大的要求。为“虽然我们的对手似乎承认地球上有一种盐——统治者、雇主、领导人——他们很高兴地防止那些坏人——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领导的人——变得比他们更糟。”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双管齐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被权威所宠坏“和”双管齐下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被剥削所宠坏。“所以“有区别，也有很重要的区别。我们承认人性的缺陷，但我们对统治者也不例外。他们让它，虽然有时无意识，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例外，他们说我们是梦想家。“彼得·克罗波特金同前。如果人性如此恶劣，那么给予一些人权力凌驾于另一些人之上，并希望这将导致正义和自由是无可救药的乌托邦。

此外，正如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等级组织会导致人性的恶化。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受到这样产生的威权关系的负面影响。“这是特权和各种特权的特征，”巴库宁说，“杀死人的思想和心灵……这是一条不允许例外的社会法……它是平等和人道的法则。”[上帝与国家当特权者被权力腐蚀时，没有权力的人(一般)在心灵和思想上变得卑躬屈膝(幸运的是，人类的精神是这样的，无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也就有希望)。因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听到非无政府主义者根据它所产生的(扭曲的)“人性”来为等级制度辩护似乎很奇怪。

可悲的是，太多人正是这样做的。它一直持续到今天。例如，随着“社会生物学”的兴起，一些人声称(很少)真品(证据)资本主义是我们的“自然”的产物，这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的。这些说法只不过是“人性”论点的一种新的变体，毫不奇怪，被那些力量所超越。考虑到缺乏证

据，他们对这一“新”原则的支持必须纯粹是其对当权者有用的结果——也就是说，有一个“客观”和“科学”的基础来使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合理化是有用的(关于这一过程的讨论见不是我们的基因：生物学、意识形态和人性作者：Steven Rose, R.C. Lewontin 和 Leon J. Kamin)。

这并不是说它没有一粒真理。正如科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指出的，“我们的潜在行为的范围受到我们的生物学的限制”如果这就是社会生物学的含义“通过基因控制，我们几乎无法不同意。”然而，这并不是什么意思。相反，它是一种“生物决定论”社会生物学认为。说特定的人类特征有特定的基因，这在一段时间内说明不了多少。“[v]傲慢、性别歧视和普遍的下流。是因为它们是一系列可能的行为的一个子集“也是“和平、平等和善良。”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创造社会结构，让他们繁荣昌盛，我们可能会看到他们的影响力增强。”从社会生物学家自己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承认多样性”在人类文化中“通常将不舒服的‘例外’视为暂时和不重要的异常。”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如果你相信“反复发生的、经常是种族灭绝的战争决定了我们的基因命运，非侵略性民族的存在是令人尴尬的。”[从达尔文开始，第 252 页，第 257 页及第 254 页]

就像之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社会生物学首先将当前社会的主导思想投射到自然上(通常是无意识的，因此科学家错误地认为这些想法既是“正常的”，也是“自然的”)。布钦将此称为“历史条件的人类价值观的微妙投射”自然而不是“科学客观性”然后，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自然理论被转移。背在社会和历史，被用来“证明”资本主义的原则(等级、权威、竞争等)是永恒的法律，以此作为维持现状的理由!“这个过程完成了什么，”布钦注意到，“是通过将男性和女性的指挥作为‘自然秩序’的固有特征来强化人类的社会等级。因此，人类的统治被转录成遗传密码，在生物上是不可变的。”[自由的生态令人惊讶的是，有许多被认为聪明的人认真对待这种花招。

当自然界中的“等级”被用来解释人类社会中的等级制度时，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种类比是误导性的，因为它们忘记了人类生活的制度性。正如默里·布钦在他对社会生物学的批判中所指出的，“虚弱、虚弱、不安和生病的猿类很难成为‘阿尔法’男性，更不用说保持这种短暂的‘地位’。相比之下，人类最病态的统治者在历史进程中行使了权力，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这“表达等级的力量机构在所谓的“动物等级制度”中，没有制度恰恰是谈论“雄性阿尔法”或“蜂王”的唯一可理解的方式。“[“社会生物学或社会生态学”，生态运动的方向是什么？因此，使人类社会独一无二的东西很容易被忽视，社会中真正的权力来源被隐藏在基因筛选之下。

当然，与呼吁“人性”(或更糟糕的社会生物学)有关的道歉是自然的，因为每个统治阶级都需要为他们的统治权利辩护。因此，他们支持定义精英力量的教义——无论是社会生物学、神权、原罪等等。显然，这些教义总是错误的。。。当然，到现在为止，很明显，我们现在的社会是真正符合“人性”的，我们现在的科学祭司身份已经从科学上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说法的傲慢确实令人吃惊。历史并没有停止。一千年后，社会将与现在完全不同，或与任何人想象的完全不同。目前还没有政府存在，目前的经济体系也将不复存在。唯一可能保持不变的是，人们仍然会声称他们的新社会是完全符合人性的“一个真实的制度”，尽管过去的所有制度都没有。

当然，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并不认为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会从同样的事实中得出不同的结论更多有效。资本主义辩护者也没有想到，“客观”科学家的理论可能是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主导思

想的背景下形成的。然而，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在沙皇俄国工作的科学家发展出一种基于以下基础的进化论并不令人惊讶。合作在物种内部，与资本主义英国的同龄人不同，他们发展了一种基于竞争物种内部和物种之间。当然，后一种理论反映了英国社会的主导政治和经济理论(尤其是竞争性个人主义)纯属巧合。

克罗波特金的经典作品互助例如，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应英国达尔文主义代表在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所投射出来的明显的不准确之处。在俄罗斯对当时英国达尔文主义的主流批评的基础上，克罗波特金(用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群体或物种内部的“互助”与这些群体或物种之间的“相互斗争”一样重要(见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的文章)。“克罗波特金不是疯子”在他的书里霸王龙详细情况和评估)。他强调，这是“因素”在进化论和竞争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因素对生存的重要性要大得多。因此，合作和竞争一样是“自然”的，因此证明“人性”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障碍，因为物种成员之间的合作是获得个人利益的最佳途径。

总结一下。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违背“人性”，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被认为是“人性”的东西是由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和我们所创造的关系所塑造的。这意味着等级社会将鼓励某些人格特征支配，而无政府主义者则会鼓励其他人。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不要那么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的本性会发生变化，就像他们所做的那样，在不同的情况下，同一种性质的行为会有所不同。”第二，改变“似乎是存在的基本规律之一”所以“谁能说那个人[原文]已经达到了他的可能性的极限。”乔治·巴雷特反对无政府主义，第 36-1 页和第 360 页]

关于无政府主义关于人性的观点的有益讨论，这两种观点都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人是自然的好的观点，见彼得·马歇尔的“人性论”。“人性与无政府主义”[David Goodway(编辑)，无政府主义：历史、理论与实践，第 127-149 页]和大卫·哈特利的“社群无政府主义与人性”。[无政府主义研究...3，第 2 号，1995 年秋季，第 145-164 页]

A.2.16 无政府主义是否需要“完美”的人来工作？

没有。无政府状态不是一个乌托邦，一个“完美”的社会。它将是一个人社会，与人类有关的所有问题、希望和恐惧。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人类需要“完美”才能让无政府状态发挥作用。他们只需要自由。因此，克里斯蒂和梅尔策：

“[A]共同的谬误是革命社会主义[即无政府主义]是工人的‘理想化’，仅仅叙述他们目前的缺点就是对阶级斗争的反驳。。。一个自由的社会在道德上似乎是不合理的。。。没有道德或道德上的完美。但是，就推翻现有社会而言，我们可以忽略人们的缺点和偏见的事实，只要他们没有制度化。人们可以毫不关心地看待这一事实。。。工人们可能在获得“知识分子”的社会风度或摆脱当今社会从家庭纪律到仇外心理的所有偏见之前就控制了他们的工作地点。只要他们能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经营工业，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偏见在自由中消失，只有当社会环境对他们有利时，偏见才会滋生。。。我们说的是。。。一旦没有从上面强加的权力，生活就能继续下去，强加的权力就不能在劳动退出其服务后生存下来，专制主义的偏见就会消失。除了免费的教育进程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治愈他们。”[无政府状态的闸门，第 36-7 页]

显然，我们认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会产生更符合自己和其他人个性和需要的人，从而减少个人冲突。其余的纠纷将通过合理的方法解决，例如使用陪审团、共同第三方或社区和工作场所集会(见第一.5.8 节讨论如何应对反社会活动和纠纷)。

就像“无政府主义是违背人性”的论点(参见A.2.15节)无政府主义的反对者通常假定“完美”的人—当被置于权威职位时没有被权力所腐蚀的人,以及那些奇怪地不受等级、特权等扭曲效应影响的人。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对人类的完美做出这样的断言。我们只是认识到,把权力交到一个人或一个精英手中永远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人们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应当指出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反对者常常提出无政府主义需要一个“新”(完美)的男人或女人来诋毁它(通常也是为了证明保留等级权威,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正当的)。毕竟,人们并不完美,也不太可能永远完美。因此,他们对政府垮台和由此产生的混乱的每一个例子都大打出手,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不现实的。当“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和发生抢劫时,媒体喜欢宣布一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一论点并不感兴趣。片刻的思考表明了为什么,因为诋毁者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假设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而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右翼的“无政府主义”资本家提出了这类主张的一种变体,以诋毁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然而,他们的“反对”否定了他们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说法,因为他们含蓄地假定一个没有无政府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不用说,由仍然认为需要权力、财产和国家主义的人组成的“无政府状态”很快就会再次成为专制主义(即非无政府主义者)。这是因为即使政府明天消失了,同样的制度也会很快重新成长,因为“政府的力量不在于自身,而在于人民。一个伟大的暴君可能是个傻瓜,而不是一个超人。他的力量不在于他自己,而在于那些认为服从他是正确的人的迷信。只要存在这种迷信,就没有必要让某个解放者砍掉暴政的头;人民会制造另一个暴政,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依赖自己以外的东西。”乔治·巴雷特反对无政府主义,第355页]

因此亚历山大·伯克曼:

“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某些思想的基础上的;只要人们普遍相信,建立在这些思想基础上的制度是安全的。政府依然强大,因为人们认为政治权威和法律强制是必要的。只要这样的经济体系被认为是适当和公正的,资本主义就会继续存在。支持当今邪恶和压迫环境的观念的削弱意味着政府和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凤梨[P.xii]

换句话说,无政府状态需要无政府主义者为了被创造和生存。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不一定是完美的,仅仅是那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摆脱了命令服从关系和资本主义财产权是必要的迷信的人。无政府状态需要“完美”人民的想法中隐含的假设是,自由将被给予,而不是被剥夺;因此,显而易见的结论是,要求“完美”的人的无政府状态将失败。但这一论点忽视了自我活动和自我解放的必要性,以创造一个自由的社会。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历史只不过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彼得·克罗波特金为自己行动思想通过斗争而改变,因此,在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我们不仅改变了世界,同时也改变了自己。因此,正是争取自由的斗争创造了能够为自己的生命、社区和地球承担责任的人。能够在自由社会中平等生活的人,因此使无政府状态成为可能。

因此,当一个政府消失时,经常造成的混乱不是无政府状态,也不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案件。这很简单,这意味着创造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必要先决条件不存在。无政府状态将是社会核心的集体斗争的产物,而不是外部冲击的产物。我们应该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认为这样一个社会会在“一夜之间”出现。相反,我们认为无政府主义体系的建立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

个事件。它如何发挥作用的由来已久，将根据经验和客观情况而演变，而不是立即以一种完美的形式出现(见下文)。H.2.5 节讨论马克思主义者的其他主张)。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完美”的人是工作所必需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是。“没有解放人类的神圣使命的解放者，但他是为自由而奋斗的人类的一部分。”因此，“那么，用某种外部手段，可以说，无政府主义革命可以现成地提供给人民，并强加给人民，他们确实会拒绝它，重建旧社会。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发展他们的自由思想，而他们也摆脱了暴政的最后堡垒—政府—那么革命就会永久地完成。”乔治·巴雷特同前。，第 355 页]

这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社会必须等到大家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差得远呢。例如，富人和强国不太可能突然看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并自愿放弃自己的特权。面对一场庞大而日益壮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统治精英们总是用镇压来捍卫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的使用(见 A.5.6 节)和意大利(见 A.5.5 节)显示出资产阶级可以沉沦的深度。无政府主义将面对统治少数群体的反对而产生，因此，需要保护自己不受重建权威的企图(见 H.2.1 节为了反驳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捍卫无政府主义社会反对反革命的必要性)。

相反，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我们的活动应该集中于说服那些遭受压迫和剥削的人，使他们相信他们有能力同时抵抗这两种力量，并最终可以摧毁导致他们的社会机构。就像马拉蒂斯塔所说的，“我们需要群众的支持，通过群众的直接行动，建立一支足够力量的力量，完成社会有机体根本变革的具体任务，我们必须接近群众，接受群众，从群众内部尽可能地‘推动’他们向前发展。”[Errico Malatesta：他的人生和思想，第 155–6 页]这将创造条件，使迅速演变成无政府主义成为可能，这是少数人最初所接受的。“但越来越多地找到流行的表达方式，将在人民群众中走上自己的道路”和“少数将成为人民，成为巨大的群众，而那些反对财产和国家的群众将走向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Kropotkin，叛乱者的话因此，无政府主义者重视传播我们的思想，主张无政府主义。这使得那些质疑资本主义和国家不公正的人产生了有意识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一进程得益于等级社会的性质及其在受等级社会影响的人中自然形成的阻力。无政府主义思想是通过斗争自发形成的。在我们讨论的时候第一.2.3 节无政府主义组织通常是作为抵抗压迫和剥削的一部分而创建的，这种组织标志着每一种等级制度，有可能成为少数社会的框架。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建立自由意志主义机构都是可能的。一国人民的经历可能促使他们得出无政府主义的结论，即认识到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富有和有权势的少数人，并使多数人丧失权力。虽然它需要维持阶级和等级社会，但它不需要组织社会，也不可能以公正和公平的方式对所有人这样做。这是可能的。然而，如果没有有意识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存在，任何自由主义倾向都可能被寻求对群众的政治权力的政党或宗教团体利用、滥用和最终摧毁(俄罗斯革命是这一过程中最著名的例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起来影响斗争，传播我们的思想。J.3 节详细情况)。因为只有当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获得主导的影响”而且是“被足够多的人口所接受”我们会“已经实现了无政府状态，或者向无政府状态迈出了第一步。”无政府状态“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Malatesta，同前。，第 159 页和第 163 页]

因此，总之，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建立并不取决于人们是否完美，而是取决于绝大多数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并希望以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式重组社会。这不会消除个人之间的冲突，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创造一个完全形成的无政府主义人类，但它将为逐步消除任何偏见和反社会行为奠定基础，而这些偏见和反社会行为都是在改变社会的斗争使人们彻底改变之后留下的。

A.2.17 对于一个自由的社会来说，大多数人不是太愚蠢了吗？

我们很抱歉将这个问题列入无政府主义者的常见问题，但我们知道，很多政治意识形态都明确地认为，普通人太愚蠢，无法管理自己的生活和管理社会。资本主义政治议程的各个方面，从左到右，都包含着提出这一主张的人。无论是列宁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法比安人还是客观主义者，人们都认为只有少数人具有创造性和智慧，这些人应该治理他人。通常，这种精英主义会被关于“自由”、“民主”和其他陈词滥调的细腻流畅的言辞所掩盖，这些陈词滥调是理想主义者试图通过告诉他们想听的话来淡化人们的批判性思维。

当然，那些相信“自然”精英的人总是把自己归入高层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位“客观主义者”，他认为自己是大量“二把手”的一部分(听到那些简单地模仿艾恩·兰德(Ayn Rand)的观点的人这样辞退他人，总是很有趣的!)或者谁将是厕所清洁工在未知的“理想”的“真正的”资本主义。每一个阅读精英文本的人都会认为自己是“精选的少数人”的一部分。在精英社会，认为精英是天生的，而你自己是精英社会的潜在成员，这是“自然”的！

对历史的考察表明，有一种基本的精英思想，这是所有国家和统治阶级自青铜器时代诞生以来基本的合理化。“如果说统治的遗产有任何更广泛的目的，而不是支持等级和阶级利益的话，那就是从社会话语中消除对公共能力的信念。”[布钦，自由的生态(见第 206 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意识形态只是改变了它的外衣，而不是其基本的内在内容。

例如，在黑暗时代，它被基督教染色，以适应教会等级制度的需要。最有用的“神明揭示”教条是“原罪”：认为人类基本上是堕落无能的生物，需要“从上来的指导”，牧师是普通人和“上帝”之间方便而必要的中介者。一般人基本上是愚蠢的，因而无法管理自己，这是对这一学说的继承，是黑暗时代的遗物。

对于那些声称大多数人是“二手货”或只能发展“工会意识”的人，我们所能说的就是，这是一种荒诞的行为，甚至是对历史的肤浅审视，尤其是劳工运动。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人的创造力往往是惊人的，如果在“正常”的社会中看不到这种智力力量和灵感，这是对等级制度和权威所产生的整合效果的最明确的控诉。(另见 B.1 节有关层次结构的影响的更多信息)。正如鲍勃·布莱克指出的：

“你就是你所做的。如果你做无聊、愚蠢、单调的工作，你很可能最终会变得枯燥、愚蠢和单调。工作比电视和教育等重要的上午机制更好地解释了我们周围的爬行现象。那些一生都受约束的人，从一开始就被从学校交给工作，在家庭和养老院的支持下，最终习惯于等级制度和心理奴役。他们对自主的能力是如此地减弱，以至于他们对自由的恐惧是少数理性上基于理由的恐惧症。他们在工作中的服从训练一直延续到家庭中。他们从一开始，以多种方式复制这一体系，并将其纳入政治、文化和其他一切。一旦你耗尽了工作中人的活力，他们很可能会服从于每件事的等级和专业知识。他们已经习惯了。”[取消工作和其他散文，第 21-2 页]

当精英们试图设想解放的时候，他们只能想到解放。给出被压迫的人(为列宁主义者)或愚蠢的精英(为目标主义者)。因此，它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自我解放才能产生一个自由的社会。权威的压榨和扭曲作用只能通过自我活动来克服。这种自我解放的几个例子证明，大

多数人，曾经被其他人认为是不能自由的，是非常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的。

那些宣扬自己的“优越性”的人，往往是因为害怕一旦人们摆脱了削弱的权威之手，他们的权威和权力就会被摧毁，并认识到，用马克斯·斯特纳的话来说，“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跪下了。让我们站起来吧。”

正如艾玛·戈德曼所说的妇女平等，“女性在各行各业取得的非凡成就，永远压制了人们对女性自卑感的漫谈。那些仍然执着于这种崇拜的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最讨厌的就是看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这是所有权威的特征，无论是主宰自己的经济奴隶，还是男性战胜女性。然而，在任何地方，女人都在逃离她的牢笼，无论她走到哪里，她都在自由、大步地向前迈进。”[关于火的视觉例如，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西班牙革命期间工人自我管理方面非常成功的实验。

当然，人们愚蠢到无政府主义不起作用的想法也会对那些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例如，那些利用这一论点来倡导民主政府而不是无政府状态的人。正如 Luigi Galleani 所指出的，民主意味着“承认人民选择统治者的权利和权限。”然而，“凡是有政治能力选择自己的统治者的人，就其本身而言，也有能力不选他们，特别是在经济仇恨的根源被根除时。”[无政府主义的终结？因此，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民主论点自毁了，因为“如果你认为这些可敬的选民自己不能照顾自己的利益，他们怎么知道如何为自己挑选必须指导他们的牧羊人呢？他们如何能够解决这一社会炼金术问题，如何从一群傻瓜的投票中选出一个天才？”[Malatesta，无政府状态，第 53–4 页]

至于那些认为独裁是解决人类愚蠢的办法的人，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独裁者不受这种明显的普遍的人类特征的影响？而且，正如马拉特斯塔所指出的，“谁是最好的？谁会认可这些品质？”[同前。如果他们把自己强加在“愚蠢”的群众身上，为什么他们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剥削和压迫许多人呢？或者说，他们比群众更聪明？独裁和君主制政府的历史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明确的答案。类似的论点也适用于其他非民主制度，例如基于有限投票权的制度。例如，洛克(即古典自由主义者或右翼自由主义者)对一个基于财产所有者统治的国家的理想，注定只是一个压迫多数人以维持少数富人的权力和特权的政权。同样，把资本主义精英(“客观主义”的观点)排除在近乎普遍的愚蠢之外，意味着一种比文学中所呈现的完美体系更不理想的体系。这是因为大多数人会容忍压迫的老板，他们把他们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目的。因为如果你认为人们从根本上说是“不文明的成群”？您不能同时拥有它的方式和“未知理想”纯粹的资本主义将像“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一样肮脏、压迫和疏远。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坚信，反对基于大众能力不足的无政府状态的论点，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当不是公然的自我服务时)。如果人们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太愚蠢了，那么他们就太愚蠢了，以至于你不愿提及任何一个系统。最终，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观点仅仅反映了等级社会所产生的奴役心理，而不是对人类和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历史的真正分析。引用卢梭的话：

“当我看到许多赤身裸体的野蛮人蔑视欧洲的贪婪，忍受饥饿、烈火、剑和死亡，只为了维护他们的独立时，我觉得自由的理性并不是奴隶的责任。”[由 Noam Chomsky 引用，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另类未来，第 780 页]

A.2.18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支持恐怖主义？

没有。这有三个原因。

恐怖主义意味着要么以目标为目标，要么不担心杀害无辜的人。要使无政府状态存在，就必须由广大人民创造出来。一个人不会通过炸毁自己的想法来说服他们。第二，无政府主义是关于自我解放的。一个人不能破坏一种社会关系。自由不能靠少数摧毁统治者的精英们的行动来创造。代表大多数。简单地说，“以几百年历史为基础的建筑不能用几公斤炸药来摧毁。”[Kropotkin, Martin A. Millar 引用，克罗波特金只要人们觉得需要统治者，等级制度就会存在。A.2.16 节关于这方面的更多信息]。正如我们早些时候强调的那样，自由是不能给予的，只能是剥夺的。最后，无政府主义追求自由。因此，巴库宁认为“一个人在进行人类解放革命时，应该尊重男人[和女人]的生命和自由。”[引用 K.J. Kenafick, 迈克尔·巴库宁和卡尔·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指的是决定目的和恐怖主义的本质，它侵犯了个人的生命和自由，因此不能用来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比如说俄国革命的历史，证实了克罗波特金的观点：“如果未来的革命只能靠恐怖取胜，那就太可悲了。”[由 Millar 引用，同前。，第 175 页]

而且无政府主义者不针对个人，但导致某些人对他人拥有权力和滥用(即使用)该权力的机构和社会关系。因此，无政府主义革命是关于摧毁建筑物，而不是摧毁人。正如巴库宁所指出的，“我们不想杀人，我们希望废除地位及其附加条件”无政府主义这并不是指构成资产阶级的个人的死亡，而是指资产阶级作为经济上有别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实体的死亡。[基本巴库宁，第 71 页和第 70 页]换句话说，“你不能毁了一段社会关系”(引用一本无政府主义小册子的标题，介绍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恐怖主义的情况)。

那么，无政府主义和暴力有什么关系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国家和媒体坚持认为恐怖分子不无政府主义者是无政府主义者。例如，德国的巴德尔-米因霍夫帮派经常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他们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幸的是，污点，工作。同样，正如艾玛·戈德曼所指出的，“几乎每一个熟悉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人都知道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无政府主义者必须遭受的大量[暴力]行为，要么来自资本主义新闻界，要么是由警察煽动的，如果不是直接的话。”[红艾玛，第 262 页]

从当前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可以看出这一过程的一个例子。例如，在西雅图，媒体报道了抗议者(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力”，但这相当于几扇破碎的窗户。大得多实际警察对抗议者的暴力(顺便说一句，这开始了)以前打破一扇窗户)被认为是不值得评论的。随后媒体对反全球化示威的报道遵循了这一模式，将无政府主义与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抗议者是遭受国家手中最严重暴力的人。正如无政府主义活动家星鹰所指出的，“如果警察攻击时打破窗户，还击是‘暴力’，那就给我一个新词，这个词比警察强一千倍，当警察把不抵抗的人打成昏迷时，就用这个词。”[流落街头，第 130 页]

同样，在 2001 年热那亚的抗议活动中，主流媒体将抗议者描述为暴力，尽管杀害其中一人并使数千人就医的是政府。媒体没有提及在制造暴力过程中存在警察特工挑衅分子的情况。正如星鹰后来在热那亚所指出的“我们遇到了精心策划的国家恐怖主义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包括虚假信息、使用渗透者和挑衅分子、与公开宣称的法西斯团体勾结……蓄意以催泪瓦斯和殴打为目标，警察实施暴力、囚犯遭受酷刑、对组织者进行政治迫害……他们公开地这样做，表明他们不怕影响，并预期最高层会提供政治保护。”[同前。，第 128-9 页]这是毫不奇

怪的，没有被媒体报道。

随后的抗议活动让媒体沉迷于更多反无政府主义者的炒作，编造故事来呈现无政府主义者是策划大规模暴力的充满仇恨的个人。例如，2004年在爱尔兰，媒体报道说，在与欧盟有关的都柏林庆祝活动中，无政府主义者正计划使用毒气。当然，这样一项计划的证据并没有出现，也没有发生这样的行动。媒体说，骚乱也没有发生，无政府主义者正在组织起来。在伦敦举行的反资本主义的五一节示威活动和在纽约举行的反对共和党国民大会的抗议活动也伴随着类似的错误信息过程。尽管事后不断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媒体总是刊登无政府主义暴力的恐怖故事(甚至在西雅图等地编造事件，为他们的文章辩护，并进一步妖魔化无政府主义)。因此，无政府主义等于暴力的神话就发生了。不用说，那些宣扬无政府主义暴力威胁(不存在)的报纸对发生在这些事件中的示威者的实际暴力和镇压保持沉默。他们也没有在他们(证据不足)的厄运故事被揭露为后来事件中的胡说八道之后就开始道歉。

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没有犯下暴力行为。他们(就像其他政治和宗教运动的成员一样)。恐怖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以身作则”无政府主义运动时期。

这一时期一大约从 1880 年到 1900 年—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暗杀了统治阶级的成员(皇室成员、政治家等等)。更糟糕的是，这一时期是资产阶级成员经常光顾的剧院和商店。这些行为被称为“以身作则”1881 年，俄国民粹主义者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激发了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一策略的支持(这一事件促使约翰·马斯特于 1881 年发表了著名的社论。弗莱海特，题为“终于!”庆祝杀害君王和刺杀暴君)。然而，无政府主义者支持这种策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第一，为了报复针对工人阶级的镇压行为；第二，作为鼓励人民反抗的手段，表明压迫者可以被打败。

考虑到这些原因，在法国政府残酷镇压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导致 2 万多人死亡，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被杀后，这一行为开始在法国展开宣传，这绝非巧合。有趣的是，尽管为公社报仇的无政府主义暴力是众所周知的，但国家对共产主义的大规模屠杀却相对不为人所知。同样，人们可能知道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 Gaetano Bresci 在 1900 年暗杀了意大利国王 Umberto，或者亚历山大·伯克曼在 1892 年试图杀死卡内基钢铁公司经理亨利·克莱·弗里克。人们常常不知道的是，翁贝托的军队向抗议的农民开火并杀死了他们，或者弗里克的平克顿也杀害了被关在家里的工人。

这种对中央集权主义和资本主义暴力的轻描淡写并不令人惊讶。“国家的行为是暴力”指出 Max Stirner“它称自己的暴力为‘法律’，个人的暴力为‘犯罪’。”[自我及其自身那么，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力被谴责并不奇怪，但引发无政府主义暴力的镇压(往往是更严重的暴力)却被忽视和遗忘。无政府主义者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是“暴力”的伪善，因为这种说法要么来自政府的支持者，要么来自实际政府本身，即政府。它是通过暴力产生的，它们通过暴力维持自己的权力，它们不断地使用暴力来镇压叛乱和欺压其他国家。霍华德·津恩 Zinn 阅读器，第 652 页]

通过考虑非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暴力的反应，我们可以感受到无政府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暴力的谴责是虚伪的。例如，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许多资本主义报纸和个人庆祝法西斯主义，以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相反，无政府主义者则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并试图暗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显然，支持杀人独裁不是“暴力”和“恐怖主义”，而是抵制这种政权！同

样,非无政府主义者可以支持专制和专制国家,支持战争,支持通过暴力镇压罢工和动乱(“恢复法律和秩序”),而不是被视为“暴力”。相反,无政府主义者被谴责为“暴力”和“恐怖分子”,因为他们中的少数人试图报复这种压迫行为和国家/资本主义暴力!同样,如果有人指责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力”,这种行为在西雅图等地制造了几扇破碎的窗户,而支持警察实施国家统治的实际暴力,甚至更糟糕的是,支持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这似乎是最虚伪的。如果有人被认为是暴力的,那么它就是国家及其行动的支持者,然而人们却看不到显而易见的,“痛惜国家所痛惜的那种暴力,并赞扬国家的暴力行为。”[克里斯蒂和梅尔策,无政府状态的闸门,第132页]

必须指出,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不支持这一策略。指那些“按行为进行宣传”的人(有时被称为“注意”),就像默里·布钦指出的那样,只有“很少……是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成员。大多数……都是独唱者。”[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不用说,国家和媒体用同样的画笔描绘了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仍然这样做,通常是不准确的(比如指责巴库宁的这种行为,即使他早在无政府主义者圈子里讨论这个策略之前就已经死了,或者给非无政府主义团体贴上无政府主义者的标签!)]

总之,无政府主义的“行为宣传”阶段是一个失败的阶段,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很快就看到了这一点。Kropotkin 可以被认为是典型的。他“从来不喜欢这个口号行为宣传,并没有用它来描述他自己的革命行动思想。”然而,在1879年“强调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他开始“表示极大的同情和兴趣注意”(这些“集体行动形式”被认为是演戏“在工会和社区一级”)。1880年“对集体行动的关注越来越少,对个人和小团体的反抗行为的热情也越来越大。”这件事没有持续多久,克罗波特金很快就附了上去。“对孤立的叛乱行为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尤其是一次“他看到了在新的激进工会主义中发展集体行动的更多机会。”[卡罗琳·卡姆克罗波特金与革命无政府主义的兴起第92页,第115页,第129页,第129至30页,第205页]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和19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不赞成这种暴力行为。这部分是因为对更糟糕的行为(例如巴塞罗纳剧院爆炸案,以回应1892年赫雷斯起义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谋杀,以及埃米尔·亨利(Emile Henry)对一家咖啡馆的轰炸,以回应国家镇压)的简单厌恶;另一部分原因是人们意识到,这阻碍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事业。

克罗波特金意识到“大量恐怖行为”19世纪80年代“当局对该运动采取镇压行动”而且是在他看来,这不符合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也很少或根本没有推动民众反抗。”另外,他“担心运动与群众隔绝”哪一个“由于对.的关注而不是减少了,反而增加了”行为宣传。他“在……工人运动中新的好战主义的发展中,看到了民众革命的最佳可能性。从现在起,他把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革命少数民族在群众中工作以发扬起义精神的重要性上。”然而,即使在19世纪80年代初,他对个人反抗行为的支持(如果不是以行动来宣传)最高,他也认为有必要进行集体阶级斗争,因此,“克罗波特金始终坚持工人运动在导致革命的斗争中的重要性。”[同前.,第205-6页,第208页和第280页]

克罗波特金并不孤单。越来越多的无政府主义者开始认为“通过行动进行宣传”给了国家一个借口来压制无政府主义者和劳工运动。此外,它还使媒体(以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者)有机会将无政府主义与盲目的暴力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大部分人口远离这一运动。这种错误的联系是在每一次机会下重新出现的,不管事实如何(例如,尽管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拒绝“行为宣传”,但他们也被新闻界污蔑为“暴力”和“恐怖分子”)。

此外，正如 Kropotkin 所指出的，行为宣传背后的假设，即每个人都在等待反抗的机会，是错误的。事实上，人们是他们所生活的系统的产物，因此他们接受了大多数用来维持这个体系的神话。随着行动宣传的失败，无政府主义者又回到了大多数运动所做的事情上：鼓励阶级斗争和自我解放的过程。这回到无政府主义的根源可以从 1890 年后无政府辛迪加联盟的兴起中看出(见 A.5.3 节)。这一立场自然源自无政府主义理论，而不是个人暴力行为的概念：

“要实现革命，特别是无政府主义革命，就必须使人民意识到他们的权利和力量，他们必须做好战斗的准备，随时准备把自己的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必须是革命家们不断关注的问题，也是他们一切活动都必须以之为目标的一点，以便在群众中实现这种心态。。。谁期望人类的解放，而不是从所有男人[和女人]的持续和和谐的合作中获得进步，而是从某些英雄主义行为的偶然或天意的发生中，没有更好的建议，谁期望它从一个聪明的立法者或胜利者的干预。。。我们的思想迫使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群众身上，因为我们不相信武力强加于人的可能性，我们不想被指挥。。。今天。。。这是我们思想的逻辑结果，也是我们对革命和社会重组的观念强加给我们的条件。。。在人民中间生活，积极参与人民的斗争和苦难，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思想。”[Errico Malatesta, “现在的任务”，第 181–3 页，无政府主义，Robert Graham(编辑)，第 180–1 页]

尽管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在战术上不同意通过行动进行宣传，但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是恐怖主义，也没有人会排除在任何情况下暗杀的可能性。战争期间轰炸一个村庄强权成为恐怖主义的敌人是恐怖主义，而暗杀一个被谋杀的独裁者或镇压国家的首脑充其量不过是防御，最坏的情况是复仇。正如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恐怖主义是指“杀害无辜人民”，那么国家就是他们中最伟大的恐怖分子(同时也拥有地球上最大的炸弹和其他毁灭性武器)。如果犯下“恐怖行为”的人真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会尽一切可能避免伤害无辜人民，决不使用“附带损害”是令人遗憾但不可避免的中央集权主义路线。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行为宣传”行为是针对统治阶级的个人，如总统和皇室，是以前国家和资本主义暴力行为的结果。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犯下了“恐怖主义”行为。这是事实。然而，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论，它与无政府主义无关。正如艾玛·戈德曼所说的那样“这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对 11 名钢铁工人的残酷屠杀，这是亚历山大·伯克曼行为的冲动。”[同前。，第 268 页]同样，成员其他政治和宗教团体也犯下了这种行为。正如伦敦自由小组所指出的：

“有一条不言而喻的道理，那就是街上的男人[或女人]似乎总是忘记，当他滥用无政府主义者或任何碰巧是他的政党的时候。黑线就目前而言，这是引起一些愤怒的原因之一。这个不争的事实是，凶残的暴行自古以来就是尖刻而绝望的阶级，以及充满刺激和绝望的个人对其同胞[和妇女]的错误的回应，他们觉得这是无法容忍的。这种行为是对暴力的暴力后坐力，无论是侵略性的还是压制性的。。。他们的原因不在于任何特殊的信念，而在于的深度。。。人性本身。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都有这方面的证据。”[艾玛·戈德曼引用，同前。，第 259 页]

恐怖主义被许多其他政治、社会和宗教团体和党派所利用。例如，基督教徒、马克思主义者、印度教徒、民族主义者、共和党人、穆斯林、锡克教徒、法西斯主义者、犹太人和爱国者都犯下了恐怖主义行为。这些运动或思想很少被定性为“恐怖分子”，或持续与暴力相关联—这表明无政府主义对现状的威胁。没有什么比恶意和/或见多识广的人把一个想法描绘成“疯狂

的轰炸机”，没有任何意见或理想，只是一种疯狂的毁灭冲动，更有可能败坏和边缘化一个想法。

当然，绝大多数基督徒等都反对恐怖主义，认为这在道德上是令人厌恶的，也是适得其反的。和绝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然而，在我们的情况下，似乎有必要一次又一次地表明我们对恐怖主义的反对。

总之，只有一小部分恐怖分子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一小部分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是恐怖分子。无政府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始终认识到社会关系不能被暗杀或轰炸的存在。与国家和资本主义的暴力相比，无政府主义暴力是海洋中的一滴。不幸的是，大多数人都记得少数无政府主义者的行为，他们实施了暴力，而不是国家和首都的暴力和镇压行为。

A.2.19 无政府主义者持有什么伦理观点？

无政府主义者对伦理的看法有很大不同，尽管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一个人需要在他们自己的道德意识中发展。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马克斯·斯特纳的观点，即一个人必须摆脱现有道德的限制，并质疑道德“我决定是否正确的事情对我来说，没有权利外我。”[自我及其自身，第 189 页]

然而，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会像斯蒂纳那样拒绝。任何社会伦理学的概念(说，斯蒂纳确实重视一些普遍的概念，尽管它们是利己主义的)。对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种极端的道德相对主义几乎和道德绝对主义一样糟糕(道德相对主义认为，除了适合个人的东西之外，没有对错，而道德绝对主义则认为，是非独立于个人的想法)。

人们常说，现代社会是由于过度的“利己主义”或道德相对主义而解体的。这是假的。就道德相对主义而言，这是从各种道德家和真正信仰者向社会提出的道德绝对主义迈出的一步，因为道德绝对主义是建立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上的，不管它多么渺小。然而，由于它否认道德的存在(或可取性)，它不过是它所反对的东西的镜像。这两种选择既不能赋予个人权力，也不能解放个人。

因此，这两种态度对威权主义者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民众要么无法形成对事物的看法(并愿意容忍任何事情)，要么盲目服从统治精英的命令，对当权者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两种观点都被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所拒绝，他们赞成以人类理性为基础的道德进化方法，发展伦理观念和人际移情，将这些概念概括为社会内部和个人内部的伦理态度。因此，无政府主义的伦理学方法与道德相对主义中所隐含的批判性个人调查相同，但却把自己归结为对与错的共同感受。正如普鲁登所说：

“一切进步都是从废除某些东西开始的；每一次改革都取决于对某些滥用行为的谴责；每一种新思想都是建立在旧思想已证明的不足的基础上的。

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伦理标准，就像生命本身一样，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这导致他们拒绝接受“上帝的法则”“自然法”以此类推，支持一种伦理发展理论，基于这样的理念：个人完全有权质疑和评估他们周围的世界—事实上，他们需要它才能真正自由。你不能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而盲目地接受什么都行！创始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迈克尔·巴库宁

(Michael Bakunin)也表达了这种激进的怀疑态度：

“没有任何理论，没有现成的制度，从来没有写过的书能拯救世界。我不相信任何制度。我是一个真正的探索者。”

任何不以个人提问为基础的道德体系只能是专制的。Erich Fromm 解释了为什么：

“从形式上讲，威权伦理剥夺了人们知道什么是好或什么是坏事的能力；给予者总是一种超越个人的权威。这种制度的基础不是理性和知识，而是基于对权威的敬畏，以及主体的软弱和依赖感；决策向权威的屈服源于后者的魔力；它的决定不能也不应受到质疑。物质上或者根据内容，威权伦理主要是从权威的利益而不是主体的利益来回答什么是好的还是坏的问题；它是剥削性的，尽管主体可能从中获得相当大的精神或物质利益。”[人为己，第 10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基本上采取了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道德问题。无政府主义者作出道德判断时，不依赖于精神援助的神话，而是依靠自己心灵的优点。这是通过逻辑和理性实现的，是解决道德问题的一条更好的途径，比正统宗教等过时的威权制度要好得多，当然也比道德相对主义的“没有错或对”更好。

那么，道德观念的来源是什么呢？对克罗波特金来说“因此，大自然必须被认为是人类的第一位道德导师。人类和所有社会动物与生俱来的社会本能——这是所有伦理观念和随后所有道德发展的根源。”[伦理，第 45 页]

换句话说，生活是无政府主义伦理的基础。这意味着，从本质上(根据无政府主义者)，个人的伦理观点来自以下三个基本来源：

(1) 个人生活在社会中。正如克罗波特金所指出的，“人的道德观完全取决于他们在某一特定地区的社会生活所采取的形式……这种[社会生活]反映在人的道德观念和特定时代的道德教导中。”[同前。换言之，生活和生活的经验。

(2)

2)如上文所述，个人对其社会道德规范的批判性评价。这是埃里希·弗洛姆的论点的核心“人必须为自己承担责任，只有运用自己的力量才能使自己的生命有意义……”生命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人类通过发挥自己的力量，通过富有成效的生活来实现生命的意义。”[人为己换言之，个人思想和发展。

3)移情的感觉——“道德情感的真正根源……仅仅在于同情的感觉。”[“无政府主义道德”，无政府主义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感受能力和与他人分享经验和概念的能力。

这最后一个因素对于伦理意识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克罗波特金所说，“你的想象力越强，你越能想象任何一个人在受苦时的感受，你的道德意识就会越强烈和微妙……你就越习惯于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或者你自己的思想和想象的强烈程度。”行为正如你自己的思想和想象力所敦促的那样，道德情感在你身上增长得越多，它就会变得越习惯性。”[同前。第 95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建立在道德格言之上的。“对待别人，就像你希望他们在类似的

情况下对待你一样。”无政府主义者在道德立场上既不是利己主义者，也不是利他主义者。人类。

正如克罗波特金所指出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两者都有着相同的动机——“无论这两种行为在人性的结果上有多么大的差别，动机都是一样的。这是对快乐的追求。”[同前。第 85 页]

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一个人的伦理意识必须由自己发展，并要求充分利用一个人的心理能力，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社区的一部分。随着资本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权威削弱了个人的想象力，减少了他们在等级制度的重压下行使自己的理性的渠道数量，并破坏了社区，难怪资本主义下的生活明显无视他人，缺乏道德行为。

与这些因素相结合的是社会中的不平等所起的作用。没有平等，就没有真正的道德规范。“正义意味着平等。只有那些考虑其他作为他们的等号可以遵守规则：“不要对别人做你不希望他们对你做的事。”农奴主和奴隶商人显然认不出。。对于农奴(或奴隶)来说，[把人自己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范畴义务’，是因为他们不平等地看待他们。“因此“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维持某种道德水平的最大障碍在于缺乏社会平等。真品平等、正义感永远不可能得到普遍发展，因为正义意味着承认平等。”彼得·克罗波特金演化与环境，第 88 页和第 79 页]

资本主义，就像任何社会一样，得到它应得的道德行为。

在一个道德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之间运动的社会里，利己主义和利己主义混为一谈也就不足为奇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夺了个人发展自己的伦理思想的能力，反而鼓励人们盲目服从外部权威(因此，一旦个人认为没有这种权威的力量，道德相对主义就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就会确保个性和自我的贫困。正如埃里希·弗洛姆所说：

“现代文化的失败不在于其个人主义原则，而不在于道德美德与追求自身利益的理念，而在于利己主义意义的恶化，而不在于人的自我利益。太在意他们的私利了，但他们是没有足够的关心他们真正的自我的利益；不是因为他们太自私，而是因为他们不爱自己。”[人为己，第 139 页]

因此，严格地说，无政府主义是建立在一个利己主义的参照系之上的一伦理思想必须是给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快乐(理性和情感、理性和移情)的表达。这导致所有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错误划分，并认识到许多人(例如资本家)所称的“利己主义”导致个人自我否定和个人自我利益的减少。正如 Kropotkin 所说：

“在动物和人类社会中发展起来的道德，如果不是反对狭隘的利己主义，并以利他主义的精神培养人类，究竟是为了什么？‘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这两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没有个人快乐和利己主义的混合，就不可能有纯粹的利他主义。因此，说道德的目的更接近正确。”社会习惯的发展和狭隘的个人习惯的弱化。最后，这使个人由于对自己的尊重而忽视了社会，因此，他们甚至未能达到他们的目标，即个人的福利，而发展共同的工作习惯和一般的互助习惯，则会在家庭和社会中产生一系列有益的后果。”[伦理，第 307-8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是建立在拒绝道德绝对主义的基础上的。“上帝的法则”“自然法”“人的本

性”“A 是 A”)以及道德相对主义很容易导致的狭隘的自我主义。相反，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在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之外，存在着正确和错误的概念。

这是因为人类的社会性质。个人之间的互动确实发展成一种社会格言，根据克罗波特金的说法，可以概括为“它对社会有用吗？那么它是好的。它伤人吗？那么它就坏了。”然而，人类认为正确或错误的行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估计什么是有用的还是有害的……变化，但基础保持不变。”[“无政府主义道德”，同前。，第 91 页和第 92 页]

这种基于批判性思维的移情感是社会伦理的基本基础——“应该是什么”可以被看作是客观“什么是”的真理或有效性的伦理标准。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在认识到自然伦理的根源的同时，从根本上认为伦理学是人观念—生命、思想和进化的产物，由个人创造，由社会生活和社区推广而成。

那么，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不道德行为又是什么呢？本质上，任何否认历史最宝贵成就的东西：个人的自由、独特性和尊严。

个人可以看到什么行为是不道德的，因为，由于移情，他们可以把自己放在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的位置。由于两个相关的原因，限制个性的行为可以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第一，个性的保护和发展丰富了每个人的生活，并因其所产生的多样性而给个体带来快乐。这种道德的利己主义基础强化了第二个(社会)理由，即个性对社会是有益的，因为它丰富了社区和社会生活，加强了它，使它得以成长和发展。正如巴库宁不断主张的那样，进步的标志是“简单到复杂”或者用赫伯特的话来说“以社会内部的分化程度来衡量。如果个人是一个集体中的一个单位，那么他(或她)的生活将是有限的、枯燥的和机械的。如果他(或她)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有空间和潜力进行单独的行动……他可以发展——在这个词的唯一真正意义上——在力量、活力和快乐意识中发展。”[“无政府主义哲学”无政府状态和秩序，第 37 页]

第二，这种对个性的防卫是从自然中学到的。在生态系统中，多样性是力量，因此生物多样性成为基本伦理洞察力的源泉。在其最基本的形式，它提供了一个指南“帮助我们区分哪些行动有利于自然进化，哪些行动阻碍自然进化。”[默里·布钦自由的生态，第 442 页]

所以，伦理观念“在于整个动物世界固有的社会性感觉和公平观念，这是人类理性的基本基本判断之一。”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永久存在双重倾向——一方面争取更大的发展，社会性，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是生活强度的增加，从而增加了人们的幸福感。个人正在进行中——身体、智力和道德。”[Kropotkin，伦理，第 311 至 2 页和第 19 至 20 页]

无政府主义者对权威、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财产等的态度都来自于我们的伦理信念，即个人自由是首要关注的问题，我们有能力同情他人，在他人中看到自己(换言之，我们的基本平等和共同个性)。

因此，无政府主义将个人对某一特定环境和行为的主观评价与基于平等之间的共情界限和讨论得出客观的人际关系结论相结合。无政府主义是基于人本主义的伦理思想，随着社会和个人的发展而演变。因此伦理性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将受到尊重，甚至被培养为丰富经

验和现象统一的要素……由于其复杂性，将把[不同的]看作是一个整体中的个别部分，从而更加丰富。[默里·布钦后匮乏无政府主义，第 82 页]

A.2.20 为什么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是无神论者？

事实上，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是无神论者。他们拒绝上帝的观念，反对一切形式的宗教，特别是有组织的宗教。如今，在世俗化的西欧国家，宗教已经失去了一度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这常常使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无神论者显得很奇怪。然而，一旦宗教的负面作用被理解，自由主义无神论的重要性就变得显而易见。正是由于宗教及其体制的作用，无政府主义者花了一些时间驳斥宗教的观念，并宣传反对宗教的思想。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无政府主义者会信奉无神论呢？最简单的答案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是无神论者，因为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逻辑延伸。如果无政府主义是对非法权威的拒绝，那么它就是对所谓的终极权威——上帝的拒绝。无政府主义的基础是理性、逻辑和科学思维，而不是宗教思维。无政府主义者往往是怀疑论者，而不是信徒。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教会充斥着伪善，而圣经则是一部充满矛盾、荒谬和恐怖的虚构作品。它对女性的贬低声名狼藉，其性别歧视声名狼藉。然而，人们对男人的待遇却没有多大改善。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承认人类拥有固有的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尊严权、公平权或自治权。在圣经中，人类是罪人，蠕虫和奴隶(象征性的和字面上的，因为它宽恕奴隶制)。上帝拥有一切权利，人类一无是处。

鉴于宗教的性质，这是不足为奇的。巴库宁说得最好：

“上帝的思想意味着人类理性和正义的放弃；它是对人类自由的最决定性的否定，在理论和实践上必然以奴役人类为终结。

“那么，除非我们渴望人类的奴役和堕落……我们绝不能对神学神或形而上学之神作出丝毫让步。在这个神秘的字母表中，以 A 开头的人将不可避免地以 Z 结束；他想要崇拜上帝，他绝不能对这件事抱有幼稚的幻想，而是勇敢地放弃他的自由和人性。

“如果上帝是，人是奴隶；现在，人可以而且必须是自由的；那么，上帝就不存在了。”[上帝与国家，第 25 页]

因此，对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由于宗教的性质，无神论是必需的。宣布人类伟大、公正、高贵和美丽的一切都是神圣的，巴库宁争辩道，“是默许人类本身就无法产生它——也就是说，放弃了它自己，它自己的本性是悲惨的、邪恶的、卑劣的和丑陋的。因此，我们回到了所有宗教的本质——换句话说，为了神性的更大荣耀而贬低人类。”因此，为了公正地对待我们的人类和人类的潜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我们必须排除上帝的有害神话以及它所带来的这一切，等等。“人的自由、尊严和繁荣，我们相信我们有责任从上帝那里收回它偷来的货物，并把它们归还地球。”[同前。，第 37 页和第 36 页]

除了理论上对人类及其自由的侮辱之外，从无政府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宗教还有其他更实际的问题。首先，宗教一直是不平等和压迫的根源。例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一样)无论何时在政治或社会上占主导地位，都是压制的力量(相信你与上帝有直接的联系是建立一个权威

社会的一种肯定方式)。近两千年来，教会一直是社会压迫、种族灭绝和为每一个暴君辩护的力量。一旦有机会，它就像任何君主或独裁者一样残酷地统治。这并不令人惊讶：

“上帝是一切，真实的世界和人都是虚无的。上帝是真理、正义、善良、美丽、力量和生命，人是虚假的、邪恶的、丑陋的、无能的和死亡的。上帝是主人，人就是奴隶。他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正义、真理和永恒的生命，他只有通过神圣的启示才能获得正义、真理和永恒的生命。但说启示录的人说，启示者、弥赛亚人、先知、祭司和受上帝激励的立法者；这些人，作为人类的神圣导师，被上帝自己选中，在救恩的道路上，必然行使绝对的权力。所有的人都欠他们被动的和无限的服从；因为违背神圣的理由，没有人的理由，违背上帝的正义，没有地球上的正义。”[巴库宁，同前。，第 24 页]

基督教只有在没有力量的时候才变得宽容和爱好和平，即便如此，它继续扮演着为强者辩护的角色。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教会的第二个原因，因为当不是压迫的根源时，教会为它辩护并确保它的延续。它通过制裁世俗当局的统治和教育劳动人民反对这些权威是错误的，使工人阶级世代处于奴役之中。世俗的统治者从天上的主那里得到了他们的合法化，无论是政治上的(声称统治者因上帝的旨意而掌权)还是经济上的(富人已经得到上帝的奖赏)。圣经赞扬顺服，把它提升为伟大的美德。最近的创新，如新教的职业道德，也有助于征服劳动人民。

宗教被用来促进强者的利益，这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能很快被看到。它使被压迫者谦卑地接受他们在生活中的地位，敦促被压迫者温顺，并在天堂等待他们的赏赐。正如艾玛·戈德曼所言，基督教(就像一般的宗教一样)“对权力和财富制度没有任何危险；它代表着自我否定和自我放弃，意味着忏悔和悔恨，在每一种尊严和强加于人类的暴行面前都是绝对没有生气的。”[红艾玛，第 234 页]

第三，宗教一直是社会保守的力量。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它本身并不是基于对现实世界的调查和分析，而是在重复从上面传下来并包含在几本圣书中的真理。有神论“投机理论”无神论是“示范的科学”这个一个挂在天上的形而上学的云彩里，另一个牢牢地扎根在泥土里。要想真正得救，必须拯救的是大地，而不是天堂。无神论，那么，“表达人类心灵的扩展和成长”而有神论“是静态的和固定的”它是“有神论的绝对主义，它对人类的有害影响，它对思想和行动的麻痹作用，无神论正全力与之作斗争。”[艾玛·戈德曼同前。，第 243 页，第 245 页和第 246 至 7 页]

第四，正如圣经所说，“藉着他们的果子，你们必认识他们。”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同意，但与教会不同，我们也将这一真理应用于宗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本上是无神论者。我们认识到教会所起的破坏性作用，以及有组织的一神教，特别是基督教，对人们的有害影响。作为高盛的总结，宗教是无知反对理性，黑暗反对光明，屈从和奴役反对独立和自由，拒绝力量和美，反对对生活的欢乐和荣耀的肯定。[同前。，第 240 页]

因此，考虑到教会的果实，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现在是时候把它连根拔起，种植新的树木，理性和自由的树木。

尽管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否认宗教包含重要的伦理思想或真理。此外，宗教可以成为强大和充满爱心的社区和团体的基础。他们可以为日常生活的异化和压迫提供一个避难所，并

在一个一切都可以出售的世界中提供行动指南。耶稣或佛陀的生活和教导的许多方面都是鼓舞人心和值得遵循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宗教只是强国的工具，它们早就被拒绝了。相反，它们具有双重性质，既包含了过上美好生活所必需的思想，也包含着对权力的道歉。如果他们不相信，被压迫者就不会相信，强者也会把他们当作危险的异端来镇压。

事实上，镇压是任何宣扬激进信息的团体的命运。在中世纪，在主流教会的坚定支持下，无数的革命基督教运动和教派被世俗势力所镇压。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天主教会支持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者，谴责共和国支持者杀害亲佛朗哥的牧师，同时对佛朗哥杀害支持民主选举的政府的巴斯克神父一事保持沉默(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正寻求将死去的亲佛朗哥神父变成圣徒，而亲共和的牧师则未被提及)。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阿诺尔弗·罗梅罗(Oscar Arnulfo Romero)起初是保守派，但在看到政治和经济大国剥削人民的方式后，他们成为了直言不讳的拥护者。1980年，他被右翼准军事组织暗杀，因为这一命运降临到解放神学的许多其他支持者身上，这是对福音书的一种激进解释，福音书试图调和社会主义思想和基督教社会思想。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宗教的理由也不意味着宗教人士不参与改善社会的社会斗争。差得远呢。宗教人士，包括教会的成员，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墨西哥革命期间萨帕塔农民大军中的宗教信仰并没有阻止无政府主义者参与其中(事实上，它已经受到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的思想的严重影响)。正是宗教的双重性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民众运动和叛乱(特别是农民)使用宗教的言辞，寻求保持他们的信仰的良好方面将对抗世俗的不公正，其官方代表的神圣。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反对不公正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某个人是否相信上帝。我们只是认为宗教的社会作用是抑制叛乱，而不是鼓励它。与主流或右翼相比，激进的牧师人数很少，这表明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

应当强调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压倒性地敌视教会和一种已确立的宗教，但不反对人们自己或集体地实行宗教信仰，只要这种做法不侵犯其他人的自由。例如，要求人的牺牲或奴役的邪教将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对立面，并将遭到反对。但是，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和平的信仰体系可以和谐地存在。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是，宗教是个人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一如果人们想要相信某件事，那是他们的事，没有其他人的事，只要他们不把这些想法强加给其他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讨论他们的想法，并试图使他们相信他们的错误。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并不是说无神论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是强制性的。差得远呢。在我们讨论的时候 A.3.7 节有些无政府主义者确实相信上帝或某种形式的宗教。例如，托尔斯泰将自由主义思想与虔诚的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他的思想，连同普鲁登的思想，影响了由无政府主义者多萝西·戴(Dorothy Day)和彼得·莫林(Peter Maurin)在1933年创立的天主教工人组织，至今仍很活跃在当前反全球化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星鹰(Starhawk)，作为一个主要的异教徒也没有问题。然而，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他们的想法在逻辑上导致了无神论，因为正如艾玛·戈德曼所说，在否定神的同时，也是对人的最强烈的肯定，通过人，对生命、目的和美的永恒的肯定。[红艾玛，第248页]

<A.1 什么是无政府主义？ 向上 A.3 有哪些类型的无政府主义？

国际 无政府主义运动 分析 阿法克

登录发表评论

喜欢您正在阅读的内容?? 每当我们发布一篇新文章时, 都会收到通知。

无政府主义作家脸书或推特
你也可以喜欢和评论我们的文章

为无政府主义作家提供家园

阿法克

阅读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题

所有最近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博客
无政府状态和冠状病毒
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题解答 15.4 版(17/03/2020)
从马克思到巴库宁
关于马赫诺维派的几点注记
脱离欧盟比罢工容易
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因疏忽而撒谎(加上安特·西里加)
对鲍里斯胡言乱语
“叛乱者的话语”更新
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题解答 15.3 版发布(26/11/2019)
公投获胜后, 2019 年 3 月“选择”的人数减少, 但 2021 年将迎来一场大战
更多

每当我们将一篇新文章发布到

无政府主义作家
通孔脸书
或推特
你也可以喜欢和评论我们的文章

用户登录
用户名: *

密码: *

Log in

使用 OpenID 登录

请求新密码

将我们的文章翻译成其他语言

荷兰语 法式 瑞典人 丹麦语 其他兰 塞尔博克族 波兰人 西班牙语 德文 意大利语 希腊语 土耳其语

A.3 有哪些类型的无政府主义？

对无政府主义感兴趣的人很快就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没有一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相反，有不同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派，不同类型的无政府主义，在许多问题上有许多分歧。这些类型通常以战术和/或目标来区别，后者(自由社会的愿景)是主要的分裂。

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虽然都有一些关键的想法，但根据他们认为最适合人类自由的经济安排，可以分为广泛的类别。然而，所有类型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引用鲁道夫·洛克的话：

“同社会主义的缔造者一样，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废除所有经济垄断和对土地和所有其他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权，必须不加区别地向所有人使用这些垄断和生产资料；只有在人人享有平等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才能想象到个人和社会自由。在社会主义运动本身中，无政府主义者代表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必须同时是对所有政治权力机构的战争，因为在历史上，经济剥削总是与政治和社会压迫并行不悖。人对人的剥削和对人的支配是分不开的，是彼此的条件。”[无政府主义，第 62–3 页]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主要的区别是“个人主义者”和“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虽然每个人的经济安排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在这两个国家中，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等)一直占绝大多数，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主要局限于美国。在本节中，我们指出了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这些主要趋势之间的差异。很快就会明白，尽管社会和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都反对国家和资本主义，但他们在自由社会的性质(以及如何实现自由社会)上存在分歧。简言之，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更喜欢社区解决方案，而不是社会问题和良好社会的共同愿景(即保护和鼓励个人自由的社会)。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顾名思义，更喜欢个人解决方案，对好社会有更个人主义的看法。然而，我们绝不能让这些差异掩盖这两个学派共同之处，即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自由和结束国家以及资本主义统治和剥削的愿望。

除了这一重大分歧之外，无政府主义者在诸如辛迪加、和平主义、“生活方式”、动物权利等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但这些虽然重要，但只是无政府主义的不同方面。除了一些关键的想法之外，无政府主义运动(就像生命本身一样)一直处于变化、讨论和思考的状态——正如在一个高度重视自由的运动中所期望的那样。

关于不同类型的无政府主义，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是以某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名字命名的；相反，他们总是以某种实践或组织原则命名……无政府主义者喜欢通过他们所做事情以及他们如何组织自己去做事来区分自己。大卫·格雷伯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的碎片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没有对无政府主义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远远没有，就像我们可以看到的 A.4 节有很多这样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只是认识到，以一个人的名字来称呼你的理论是一种偶像崇拜。无政府主义者知道，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也只是人类，因此，他们可能会犯错误，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或对某些问题有部分理解(见 H.2 节(关于这方面的更多讨论)。

此外，我们看到世界的变化，很明显，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法国工业化进程中，什么是合适的做法或计划，在 21 世纪的法国，可能有其局限性！

因此，人们期望像无政府主义这样的社会理论会有许多与之相关的思想和实践流派。无政府主义，正如我们在 A.5 节它的根源在于工人阶级反对压迫的斗争。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在许多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反映了这些情况。最明显的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最初发展于前工业化的美国，因此在许多问题上与社会无政府主义有不同的观点。随着美国从一个以前资本主义为主的农村社会向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美国的无政府主义也发生了变化：

“最初是美国运动，1829 年与约西亚·沃伦(Josiah Warren)一起产生的土生土长，纯粹是个人主义的；学经济的人很容易理解这种发展的物质和历史原因。但在过去二十年里，共产主义思想取得了很大进步，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促使美国工人(和妇女)掌握了团结的观念，其次，将活跃的共产主义宣传人员驱逐出欧洲。”[Voltairine de Cleyre, Voltairine de Cleyre 阅读器，第 110 页]

因此，它并不是无政府主义中某种“不连贯”的表现形式，而是一种植根于现实生活的运动，而不是长期死去的思想家的著作。它还显示出一种健康的认识，即人是不同的，一个人的梦想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噩梦，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和斗争中可能需要不同的策略和组织。因此，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认为自由社会一般会如何和被创造有偏好，但他们意识到其他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战术可能更适合其他人和环境。然而，仅仅因为有人自称为无政府主义或他们的理论无政府主义并不能使其如此。任何真正的无政府主义都必须具有运动的基本观点，换句话说，就是反国家和反资本主义。

此外，批评它的无政府主义者“不一致”的说法通常被夸大了。毕竟，作为马克思和(或)列宁的追随者，并不能阻止马克思主义者分裂成众多的政党、团体和教派。它也没有停止他们之间的宗派冲突，因为他们对圣书的解释是“正确的”，或者谁用“正确”的引语来支持他们调整自己的思想和实践以适应一个与 19 世纪 50 年代的欧洲或 20 世纪的俄罗斯大不相同的世界的企图。至少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的分歧是诚实的！

最后，为了把我们的牌摆在桌面上，这个常见问题的作者们把自己牢牢地置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层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略了与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相关的许多重要思想，只是我们认为社会无政府主义更适合现代社会，它为个人自由创造了一个更坚实的基础，它更密切地反映了我们想要生活的那种社会。

A.3.1 个人主义者和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虽然两个阵营的个人都倾向于声称另一个阵营的提议会导致某种国家的建立，但个人主义者和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两者都是反国家、反权威和反资本主义的。主要的区别是双重的。

第一种是在此时此地采取行动的手段(因此，无政府状态将以何种方式出现)。个人主义者通常更喜欢教育和建立替代机构，如共同银行、工会、公社等，他们通常支持罢工和其他非暴力形式的社会抗议(如房租罢工、不交税等等)。他们认为，这样的活动将确保现在的社会逐

步脱离政府，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主要是进化论者，不是革命者，不喜欢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利用直接行动创造革命局面。他们认为革命是违反无政府主义原则的，因为它涉及没收资本主义财产，因此是专制手段。相反，他们寻求通过一种新的、可供选择的经济体系(以共同银行和合作社为基础)，将财产从社会中夺走的财富归还给社会。这样，一般的“社会清算”就会变得容易，无政府主义是通过改革而不是通过征用来实现的。

大多数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教育的必要性，并创造替代方案(如自由主义联盟)，但大多数人不认为这本身就足够了。他们不认为资本主义可以一片片地改革成无政府状态，尽管他们没有忽视通过社会斗争进行改革的重要性，这种斗争加剧了资本主义内部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们也不认为革命与无政府主义原则相矛盾，因为摧毁权威(无论是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并不是威权。因此，资本主义阶级的掠夺和社会革命对国家的破坏是一种自由主义，而不是威权主义，因为它是针对统治和剥削绝大多数的人而采取的。简而言之，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通常是进化论者。和革命者，试图加强资本主义内部的自由意志主义倾向，同时试图通过社会革命来废除这一制度。然而，由于一些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也是纯粹的进化论者，这种差异并不是区分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的最重要的区别。

第二个主要区别是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经济的形式。与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需要的制度相比，个人主义者更喜欢以市场为基础的分配制度。双方同意必须废除现行的资本主义产权制度，使用权利必须取代生活方式中的财产权(即取消租金、利息和利润)“高利贷”用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选术语来形容这种邪恶的三位一体)。实际上，这两所学校都遵循普鲁登的经典著作什么是财产？并认为占有必须取代自由社会中的财产(见 B.3 节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对财产的观点)。因此财产“它现在将失去某种神圣的属性。它的绝对所有权—‘使用权或滥用权’—将被废除，拥有、使用将是唯一的所有权。人们将看到，如果一个人‘拥有’100 万英亩土地，而没有地契，并准备好在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保护该土地，那将是多么不可能的。”[露西·帕森斯自由、平等和团结，第 33 页]

然而，在这一使用权框架内，两派无政府主义提出了不同的制度。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通常主张集体(或社会)所有权和使用。这将涉及生产和分配手段的社会所有权，个人财产保留在你使用的东西上，而不是用来创造它们的东西。因此“你的手表是你自己的，但手表厂是属于人民的。”“实际使用”伯克曼继续说，“将被视为唯一的所有权—不是所有权，而是所有权。例如，煤矿公司将负责煤矿，不是作为所有者，而是作为经营机构……集体拥有，为了社区的利益而合作管理，将取代私人所有权，私人所有是为了盈利而进行的。[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 217 页]

这一制度将建立在工人对其工作的自我管理以及(对大多数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自由分享劳动产品(即没有钱的经济体系)的基础上。这是因为“在目前的工业状况下，当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的，当每一个生产部门与所有其他部门结合在一起时，试图为工业的产品声称一个个人主义的起源是站不住脚的。”鉴于此，不可能“估计每个人在全促进积累”此外，“共同拥有劳动工具必然带来共同享受共同劳动的成果。”[Kropotkin，面包的征服这个社会无政府主义者简单地说，人人都能得到的社会产品，每一个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都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我们能多快地达到这样的理想，正如我们在书中所讨论的那样)。第一.2.2 节]。一些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比如互助主义者，反对这种自由主义(或自由)共产主义制度，但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都期待着金钱的终结，因此也期待着买卖。然而，大家都同意，无政府状态将会出现。资本主义和所有权剥削随处可见和“工资制度被废除”是否通过“平等和公

正交换”(如普鲁登)或由自由分享(如克罗波特金)。(普鲁登, 革命的一般思想, 第 281 页)

相反, 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就像互惠主义者一样)否认这种使用权制度应该包括劳动者的产品。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一种更基于市场的制度, 使工人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 并与其他工人自由交换其劳动产品, 而不是社会所有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相反, 资本家通过国家在市场上设置了束缚, 以创造和保护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权力(工人阶级的市场纪律, 换言之, 国家对统治阶级的援助)。这些国家创造了垄断(金钱、土地、关税和专利)和国家强制执行资本主义产权是经济不平等和剥削的根源。随着政府的废除, 真品自由竞争将导致并确保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终结(见本杰明·塔克的文章)国家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个论点的出色总结)。

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 生产资料(土地除外)是个人劳动的产物, 因此他们接受人们应该能够出售他们所使用的生产资料,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然而, 他们拒绝资本主义的产权, 转而支持“占用和使用”系统。如果生产资料(例如土地)没有被使用, 它就恢复到共同所有权, 并可供其他人使用。他们认为, 这种被称为互惠主义的制度将导致工人控制生产, 结束资本主义的剥削和高利贷。这是因为, 在逻辑上和实践中, “占用和使用”制度不能与工资劳动相一致。如果一个工作场所需要一个组来操作它, 那么它必须是使用它的组所拥有的。如果一个人声称拥有它, 而事实上它被超过该人使用, 那么显然违反了“占有和使用”。同样, 如果老板雇用其他人使用工作场所, 那么老板就可以使用工人的劳动产品, 从而违反了劳动应获得全部产品的格言。因此, 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指向了反资本主义的结论(见 G.3 节)。

第二个区别是最重要的。个人主义者害怕被迫加入一个社区, 从而失去他或她的自由(包括与他人自由交流的自由)。马克斯·斯特纳在他的论点中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立场。“通过废除所有个人财产, 共产主义只会迫使我更多地依赖另一个人, 也就是说, 依赖于一般性或集体性……这是阻碍我自由行动的一个条件, 一个对我的主权利力。共产主义理所当然地反抗了我个人所有者的压力; 但更可怕的是, 共产主义把力量掌握在集体手中。”[自我及其自身 Proudhon 也反对共产主义, 指出社会成为共产主义下的所有者, 因此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财产和权威的基础上的(见本节)。“共产主义和财产的特征”在……里面什么是财产?]。因此, 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 社会所有权使个人的自由处于危险之中, 因为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都会使个人接受社会或公社。他们担心, 除了要求个人道德之外, 社会化还会有效地消除工人的控制, 就像“社会”会告诉工人生产和拿走他们劳动的产品一样。实际上, 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或一般的社会所有制)类似于资本主义, 老板的剥削和权威被“社会”所取代。

不用说, 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他们认为 Stirner 和 Proudhon 的评论是完全正确的——但仅仅是关于专制共产主义的。正如克罗波特金所说, “1848 年前和 1848 年, 共产主义理论的提出, 充分解释了普鲁敦对共产主义对自由的影响的不信任。共产主义的旧观念是, 在古老的严格统治下, 或科学的人领导牧师的情况下, 僧侣社区的观念。如果人类必须经历这种共产主义, 那么自由和个人能量的最后残余就会被摧毁。”[为自己行动克罗波特金总是认为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新的由于它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70 年代, 普鲁登和斯特纳的言论不能被认为是针对它的, 因为他们不熟悉它。

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 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将个人置于社区之中, 而是通过废除财产所有人的权力, 以任何形式废除财产所有人的权力, 从而提供必要的框架,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保护个人自由。另外，而不是废除全个人“财产”，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承认个人财产和个人空间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发现克罗波特金反对共产主义的形式“按照家庭模式管理社区的愿望.....所有的人都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因此.....被迫不断地遇到同样的‘兄弟姐妹’.....[这是]把一个根本错误强加于所有‘伟大家庭’，而不是相反地试图保证每个人享有同样多的自由和家庭生活的做法。[小型公共实验及其失败原因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再一次引用克罗波特金的话，“该产品由所有人随意收割或制造，留给每个人在自己家中随意消费的自由。”[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演进中的地位，第7页]这确保了个人品味和欲望的表达，以及在消费中的个性—两者都是如此。和在生产中，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是工人自我管理的坚定支持者。

因此，对于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反对只对国家或专制共产主义有效，而忽视了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基本性质。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不是用社区来代替个性，而是用社区来捍卫个性。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不像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所担心的那样控制个人，而是基于个性和个人表达的重要性：

“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坚持认为，所有征服中最有价值的一个人自由—而且扩大了它并给予它坚实的基础—经济自由—没有它，政治自由是妄想的；它不要求拒绝上帝、普遍暴君、上帝国王和议会的个人，给予自己一个比任何一个进步更可怕的上帝—上帝，或在它的祭坛上放弃他(或她)的独立，他(或她)的意志，他[或她]的品味，并重申他在钉十字架神之前正式作出的禁欲主义的誓言。相反，它对他说：‘只要个人不是自由的，就没有社会是自由的!’。”[同前。，第14-15页]

此外，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始终认识到自愿集团化的必要性。如果人们想自己工作，这并不是一个问题(见 Kropotkin's 面包的征服，第61页和为自己行动，第104-5页，以及 Malatesta 的 Errico Malatesta：他的人生和思想第99页和第103页)。这，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强调丝毫不违背他们的原则或他们想要的社会的共产主义性质，因为这种例外是植根于“使用权”制度的，两者都是建立在(见第一.6.2节进行全面讨论)。此外，对于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一个协会的存在完全是为了组成它的个人的利益；它是人们合作以满足他们共同需求的手段。因此，全无政府主义者强调自由协议作为无政府主义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因此，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巴库宁的观点：

“集体主义只能强加给奴隶，这种集体主义就是对人类的否定。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集体主义只能通过环境的压力来实现，不是从上面强加，而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自由运动来实现。”[巴库宁论无政府主义，第200页]

如果个人主义者想为自己工作并与其他人交换商品，那么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就不会反对。因此，我们认为，这两种无政府主义形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支持个人的权利不加入一个公社，而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则支持个人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情况下集中他们的财产的权利，包括共产主义协会。然而，如果一个人以自由的名义要求财产权，以剥削他人的劳动，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将迅速抵制以“自由”的名义重建国家主义的企图。无政府主义者不尊重成为统治者的“自由”！用 Luigi Galleani 的话说：

“有些人戴着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舒适外衣，欢迎统治的想法，但统治的先导们却以自己的名义，不顾他人的顺从、听天由命或惰性的自我，冒昧地实行个人主义，这种倾向同样也

是一种诡辩的倾向。[无政府主义的终结?，第 40 页]

此外，对于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生产资料可以出售的想法意味着私人财产可以重新引入无政府主义社会。在自由市场中，有些成功，另一些失败。正如普鲁登所说，在竞争中，胜利属于最强者。当一个人的议价能力弱于另一个人时，任何“自由交换”都会使更强大的一方受益。因此，市场，甚至是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将倾向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放大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而不是平衡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点更为明显，因为那些只有劳动力才能出售的人比那些拥有资本的人处于弱势地位，但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将受到影响。

因此，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个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将从公平的交换转变为资本主义，这完全违背了它的意愿。如果“不成功”的竞争对手似乎被迫失业，他们可能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卖给“成功”者，以求生存。这将创造威权的社会关系，并通过“自由契约”控制少数人。执行这类合同(以及其他类似合同)的可能性很大，“开辟.....在‘国防’标题下重建国家所有职能的道路。”彼得·克罗波特金无政府主义，第 297 页]

最受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思想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本杰明·塔克(Benjamin Tucker)也面临着与所有抽象个人主义流派相关的问题——尤其是接受专制社会关系作为“自由”的表达。这是由于财产与国家相似。塔克认为这个国家有两大特点：侵略和侵略。“对某一特定地区及其内部的一切行使权力，一般是为了更彻底地压迫其臣民和扩大其疆界的双重目的。”[而不是一本书记然而，老板和房东也对某一特定地区(所涉财产)及其内部所有(工人和租户)拥有权力。前者控制后者的行为，就像国家支配公民或主体一样。换言之，个人所有制产生的社会关系与国家产生的社会关系相同，因为它来自同一来源(对某一地区及其使用者的权力垄断)。

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对个人所有权的接受及其个人主义的自由观，可以通过建立本质上是专制/中央集权的社会关系，导致对个人自由的否定。“个人主义者”马拉蒂斯塔争辩道，“最重要的是一个抽象的自由概念，而没有考虑到，或详细地考虑到一个事实，即真正的、具体的自由是团结和自愿合作的结果。”[无政府主义革命例如，工资劳动使工人与老板的关系与公民把公民置于国家，即支配和服从国家的关系相同。房客和房东也是如此。

这种社会关系只能产生国家的其他方面。正如阿尔伯特·梅尔策所指出的，这只会带来统计学上的影响，因为“本杰明塔克学派——凭借他们的个人主义——接受了警察必须打破罢工，以保证雇主的‘自由’，所有这些所谓的个人主义者都接受.....警察部队的必要性，因此对于政府来说，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定义是。没有政府。”[无政府主义：赞成和反对的论点部分原因是，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将社会所有权作为保护个人自由的最佳手段。

接受个人所有制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接受普鲁登(塔克的许多经济思想的来源)来“解决”，因为合作社需要经营需要多个工人的工作场所。这自然补充了他们对土地“占有和使用”的支持，这将有效地废除地主。没有合作社，工人就会被剥削“谈论[工人]购买手工工具或可以移动的小型机械是很好的；但是，矿山或磨坊的运转所需的巨大机械又如何呢？它需要许多人来操作。如果一个人拥有它，难道他不让其他人为它的使用而表示敬意吗？”这是因为“没有人会雇用另一个人他工作，除非他能从他的产品中得到比他必须支付的更多的钱，在这种情况下，交换和再交换的必然过程将是那个人。”收到的少于全部金额的。”[Voltairine de Cleyre，“为什么我是无政府主义者”，精巧的叛逆第 61 页和第 60 页]只有当使用资源的人拥

有某一资源时，个人所有权才不会导致等级权力或剥削(即国家主义/资本主义)。只有当一个行业是合作拥有的，工人才能确保他们在工作中管理自己，并且能够获得他们生产的商品的全部价值。

这个解决方案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做似乎接受和唯一符合他们所有声明的原则(以及无政府主义)。当法国个人主义者 E·阿尔芒认为他的无政府主义学派和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学派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看到了这一点时，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代表[劳动者]人格延伸的消费品所有权它也“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对其产品的自由处置视为个人自主权的典型保障，其理解是，这种所有权归根结底是有机(作为个人、夫妇、家庭团体等)部署必要的土壤或生产机械，以满足社会单位的要求，条件是业主不将其转让给其他人，或在经营过程中对他人的服务作出答复。”因此，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保护自己不受任何邻居的剥削，这些人会让他从事他的工作，并为他谋福利。”和“贪婪，也就是个人、夫妻或家庭群体拥有比正常生活严格要求的更多的机会。”[“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者手册”，第 145-9 页，无政府主义，Robert Graham(编辑)，第 147 页和第 147-8 页]

美国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逻辑上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占有和使用”自动排除工资劳动，因此剥削和压迫。作为 Wm. 加里·克莱恩正确地指出，美国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所期望的是一个由个体劳动者组成的社会，他们之间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正是这种自雇社会的愿景，逻辑上源自他们的原则，确保了他们的思想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事实上，他们认为他们的制度将确保消除利润、租金和利息，这使他们与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一道，完全置身于反资本主义阵营中。

不用说，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认为即使是非资本主义市场也有一些不受欢迎的特征，会破坏自由和平等。此外，工业的发展也导致了天然进入市场的障碍——这不仅使人们几乎不可能通过与资本主义竞争来废除资本主义，而且也使得重新创造新形式的高利贷成为可能。再加上在现代经济中很难确定每个工人对一种产品的确切贡献，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唯一真正解决办法是确保社区对经济的所有权和管理。正是这种对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发展的认识，使得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而倾向于通过大规模的自由联合和合作劳动，而不是仅仅在工作场所，来实现共产主义和权力下放。

关于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以及为什么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他们的更多讨论，见 G 节“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是资本主义吗？”

A.3.2 是否有不同类型的社会无政府主义？

是。社会无政府主义有四大趋势——互惠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和联合主义。这种差异不是很大，只是涉及到战略上的差异。一个主要的区别确实存在于互惠主义和其他类型的社会无政府主义之间。互惠主义的基础是一种市场形式的社会主义——工人合作社通过社区银行系统交换劳动力的产品。这个共同银行网络由整个社会组成，不是为了任何个人或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没有利息、贷款，但足以支付风险和开支。这样一种制度将结束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在交换和信贷中引入互惠主义——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引入了互惠主义，劳动将呈现出一个新的面貌，并成为真正的民主。“[Charles A. Dana，普鲁登和他的“人民银行”，第 44-45 页和第 45 页]

社会无政府主义版本的互惠主义不同于个人主义形式，即由当地社区(或公社)拥有共同银行，而不是独立的合作社。这将确保他们向合作社提供投资资金，而不是向资本主义企业提供投资资金。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一些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创造普鲁登所说的农业工业联合会以补充自由意志主义社区的联邦(普鲁登称之为公社)。这是一个联邦，旨在为商业和工业提供相互的安全保障以及大规模的发展，如公路、铁路等。目的具体的联邦安排是保护联邦各州的公民不受资本主义和金融封建主义的影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外部。这是因为“政治权利需要经济权利的支撑。”因此，农业工业联合会将被要求确保社会的无政府主义性质不受市场交易的不稳定影响(这会造成财富和权力的日益不平等)。这样一种制度将成为团结的一个实际例子，如“工业是姐妹；它们是同一机构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其他人分担其痛苦，就不可能遭受痛苦。因此，它们应该联合起来，而不是被吸收和混淆在一起，而是为了相互保障共同繁荣的条件……达成这样的协议不会损害它们的自由；它只会给它们更多的自由和力量。”[联邦原则，第 70 页，第 67 页和第 72 页]

其他形式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并没有分享共同主义者对市场的支持，甚至非资本主义的支持。相反，他们认为自由最好是通过共同生产和在合作社之间自由分享信息 and 产品来实现。换句话说，其他形式的社会无政府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者协会和公社联合会的共同(或社会)所有制之上的，而不是相互主义的个别合作社制度。用巴库宁的话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必须完全自下而上，由工人自由联合或联邦组成，首先是工会，然后是公社、地区、民族，最后是一个国际性和普遍性的大联合会。和土地、劳动工具和所有其他资本可以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只有工人才能使用，换言之，由农业和工业协会使用。[迈克尔·巴库宁：选编只有将合作原则扩展到个别工作地点以外，才能使个人自由最大化和得到保护(见第 206 页和第 174 页)。第一.1.3 节为什么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市场]。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普鲁登有共同的立场，这是可以看到的。工业联合会“保证生产工具的相互使用，这些生产工具是这些群体的财产，并通过互惠合同成为全体……联邦的集体财产。这样，团体联合会就能够……调整生产速度，以满足社会的波动需要。[詹姆斯·纪尧姆，巴库宁论无政府主义，第 376 页]

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和互助主义者一样，支持合作社内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但认为这些协会的联合会是表达互助的焦点，而不是市场。工作场所的自主权和自我管理将是任何联邦的基础。“各工厂的工人一点也不想把他们来之不易的生产工具控制权交给一个自称‘公司’的上级。”[纪尧姆，同前。除了这个全行业的联合会外，还会有跨行业和社区联合会来处理不属于任何特定工业联合会的专属管辖范围或能力或具有社会性质的任务。同样，这与普鲁登的共同主义思想有相似之处。

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坚定地致力于共同拥有生产资料(不包括那些纯粹由个人使用的生产资料)，并反对个人主义的观点，即这些材料可以被使用者“出卖”。如前所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就能在自由社会中重新站稳脚跟。此外，其他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共同主义者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引入相互银行而改革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只能被社会革命所取代。

集体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主要区别在于革命后的“钱”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废除货币是必要的，而无政府主义集体主义者则认为结束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关键。正如克罗波特金所指出的，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表示一种一切生产必需品都由劳工团体和自由公社共同拥有的状态，而劳动的报应方式，即共产主义或其他方面的分配，则由每一群体自行解决。”[无

政府主义因此，虽然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通过生产者协会共同组织生产，但它们在如何分配所生产的货物方面有所不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所有人自由消费的基础上的，而集体主义则更有可能建立在按劳动贡献分配商品的基础上。然而，大多数无政府主义集体主义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区意识的增强，金钱将会消失。双方都同意，最终社会将按照共产主义格言所建议的方式运作：“因材施教，因人而异。”他们只是对这件事发生得有多快持不同意见(见第一.2.2 节)。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共产主义—至少部分—比集体主义更有可能建立起来在革命之后。[同前。他们认为走向共产主义作为集体主义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是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然后根据所做的工作立即恢复薪酬制度，这意味着重新引入不平等现象。”][亚历山大·伯克曼，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速度越快，出现新的不平等的可能性就越小。不用说，这些职位是不这种不同以及在实践中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意识水平将决定哪种制度将适用于每个领域。

辛迪加主义是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另一种主要形式。无政府组织主义者和其他辛迪加一样，想要建立一个基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工业联盟运动。因此，他们提倡权力下放联邦工会，这些工会利用直接行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推行改革，直到他们强大到足以推翻资本主义为止。在许多方面，无政府主义可以被看作是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新版本，这也强调了无政府主义者在劳工运动中工作和建立工会的重要性，这些工会预示着未来的自由社会。

因此，即使在资本主义下，无政府组织主义者也试图创造“自由生产者的自由协会”他们认为这些协会“无政府主义的实用学派”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巴库宁所说的工人组织必须创造“不仅是思想，而且是未来本身的事实”在革命前时期。

无政府组织主义者和所有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深信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不能由政府的法令和法令来建立，而只能通过工人们在每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与工人的手和脑力劳动的团结协作，即通过生产者自己接管所有工厂的管理，使单独的集团、工厂和工业分支成为一般经济机构的独立成员，并在自由的相互协议的基础上系统地进行生产和产品的分配。”[鲁道夫·洛克，无政府主义，第 55 页]

再一次，和所有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无政府组织主义者把工会中隐含的集体斗争和组织视为无政府主义的学校。正如 Eugene Varlin(在巴黎公社末期被谋杀的活跃于第一国际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言，工会“让人们习惯于群体生活，从而为更广泛的社会组织做好准备，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们使人们习惯于不仅要相处，而且要相互理解，而且要组织起来，从集体的角度进行讨论和推理。”此外，在缓解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同时，工会也“形成未来社会大厦的自然要素；它们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生产者协会；它们能够使社会成分和生产组织发挥作用。”[引用朱利安·W·阿彻的话，1864–1872 年法国第一次国际会议，第 196 页]

辛迪加和其他革命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很小，纯粹围绕着无政府–辛迪加联盟的问题。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一致认为，建立自由意志联盟是重要的，在劳工运动中的工作对于确保“劳动群众的社会(因而是反政治的)力量的发展和组织。”[巴库宁，迈克尔·巴库宁：选编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通常也承认在劳工运动中工作的重要性，但他们普遍认为辛迪加组织将由从事斗争的工人创建，因此考虑鼓励“反抗精神”比创建辛迪加工会和希望工人加入工会更重要(当然，无政府组织主义者支持这种自主的斗争和组织，所以差别并不大)。共产主

义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把重点放在工作场所,认为工作场所内的斗争与反对工作场所之外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的其他斗争同等重要(然而,大多数无政府组织主义者会同意这一点,而且这往往只是一个强调的问题)。少数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劳工运动,认为它本质上是无可救药的改革派,因此拒绝在其内部工作,但这只是少数人。

共产主义者和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者都认识到,无政府主义者需要在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中团结起来。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必须以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共同努力,澄清他们的想法并将其传播给其他人。辛迪加常常否认无政府主义团体和联合会的重要性,认为革命的工业和社区联盟本身就足够了。辛迪加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会运动可以融为一体,但大多数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非辛迪加主义者指出了工会主义的改革性质,并敦促无政府主义者必须作为无政府主义团体或联邦的一部分在其内部工作,以保持辛迪加工会的革命。大多数非辛迪加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和工会主义的融合是潜在的根源。混淆这将导致这两个运动未能正确地各自的工作。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更多细节,请参见第 J.3.8 条(和第 J.3.9 条为什么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它的某些方面)。应该强调的是,非辛迪加无政府主义者是这样做的。不拒绝工人集体奋斗和组织的需要(见 H.2.8 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神话)。

在实践中,很少有无政府组织辛迪加完全拒绝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联邦,而很少无政府主义者完全反对辛迪加。例如,巴库宁既激发了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辛迪加思想,又激发了像克罗波特金、马拉蒂斯塔、伯克曼和高盛这样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对无政府辛迪加运动和思想的同情。

要进一步解读各种类型的社会无政府主义,我们建议如下:互惠主义通常与普鲁登的著作、巴库宁的集体主义、与克罗波特金(Kropotkin's)、马拉蒂斯塔(Malatesta)、高盛(Goldman)和伯克曼(Berkman)的共产主义相关联。银团主义略有不同,因为它更多地是工人在斗争中的产物,而不是一个“著名”名称的作品(尽管学者称乔治·索尔(George S)为辛迪加之父,尽管他写的是一场已经存在的辛迪加运动。认为工人阶级的人可以自己发展自己的思想的想法,通常都被他们遗忘了)。然而,鲁道夫·洛克经常被认为是一位主要的无政府主义辛迪加理论家,弗尔南多·佩卢蒂埃和埃米尔·普吉特的著作是理解无政府主义的重要读物。关于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发展概况及其主要作品,丹尼尔·盖林的优秀选集没有上帝没有大师再好不过了。

A.3.3 有什么样的绿色无政府主义?

强调无政府主义思想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是当今大多数无政府主义形式的共同线索。这种趋势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以及彼得·克罗波特金和伊丽莎白·雷克勒斯的作品。例如,后者认为“地球和它滋养的人之间存在着秘密的和谐,当轻率的社会让自己破坏这种和谐时,他们总会后悔。”同样地,没有一个当代生态学家会不同意他的评论。真正文明化的男人(和女人)明白,他(或她)的天性与所有人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息息相关。他(或她)修复他的前辈造成的损害,并致力于改善他的领域。[由乔治·伍德科克引用,“导言”玛丽·弗莱明自由的地理,第 15 页]

关于克罗波特金,他认为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建立在一个社区联盟的基础上,该联盟将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并将工业和农业的权力下放和整合(见他的经典著作)。田野、工厂和车间)。这种经济观念“小即美”(使用 E.F.舒马赫的“绿色经典”)是在被绿色运动所取代之前的近 70 年前提出的。此外,在互助 Kropotkin 记录了物种内部以及它们与环境之间的合

作通常比竞争更有利于它们。克罗波特金的工作，再加上威廉莫里斯的工作，雷克勒斯兄弟(他们都像克罗波特金一样，都是世界著名的地理学家)和许多其他人为当前无政府主义者对生态问题的兴趣奠定了基础。

然而，虽然古典无政府主义中有许多关于生态本质的主题，但生态思想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在最近才浮出水面(主要来源于默里·布钦的经典文章)。“生态学与革命思想”(1965年)。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穆雷·布钦的思想和工作将生态和生态问题置于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理想的核心，并对绿色运动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分析。

在讨论绿色无政府主义(也称为生态无政府主义)的类型之前，有必要准确地解释一下。什么无政府主义和生态学有共同之处。引用默里·布钦的话生态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都非常强调自发性和“对于生态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一个不断增长的统一是通过不断的分化来实现的。一个扩展的整体是通过其部分的多样化和丰富而产生的。”此外，“[j]正如生态学家寻求扩大生态系统的范围和促进物种之间的自由相互作用一样，无政府主义者寻求扩大社会实验的范围，并消除对其发展的所有束缚。”[后稀缺性无政府主义，第36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发展、权力下放、多样性和自发性的关注体现在生态观念和关注上。等级、集中、国家和财富的集中减少了多样性和个人及其社区的自由发展，从而削弱了社会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社会的实际生态系统。正如布钦所言，生态重建的信息[是]我们必须保护和促进多样性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自发的、创造性的和个性化的，都受到标准化、规范和大规模的限制。[同前。因此，在许多方面，无政府主义可被视为将生态观念应用于社会，因为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是赋予个人和社区权力，下放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力，以确保个人和社会生活自由发展，使其在性质上日益多样化。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布赖恩·莫里斯认为“唯一与生态紧密相连的政治传统——以一种真实而真实的方式——是无政府主义。”[生态学与无政府主义，第132页]

那么绿色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样的呢？虽然几乎所有形式的现代无政府主义都认为自己有一个生态维度，但无政府主义中具体的生态无政府主义线有两个主要的焦点，社会生态学和“原始主义”。此外，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受到深层生态学虽然不多。毫无疑问，社会生态是最具影响力和数量最多的一种。社会生态学与穆雷·布钦的思想和作品联系在一起，他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写生态问题，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将这些问题与革命的社会无政府主义结合起来。他的作品包括后稀缺性无政府主义，走向生态社会，自由的生态还有很多其他人。

社会生态学把生态危机的根源牢牢地定位在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上。自然的统治被看作是社会内支配的产物，但这种统治只在资本主义下达到危机的程度。用默里·布钦的话说：

“人必须支配自然的观念直接产生于人对人的支配。。。但直到有机社区关系。。。分解成市场关系，使地球本身沦为一种可供开发的资源。这一几百年来趋势发现，它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最恶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社会由于其固有的竞争性，不仅使人与人对立，而且使人类的大众与自然世界相对立。就像人被转化为商品一样，自然的每一个方面都被转化为商品，一种可以任意制造和商品化的资源。。。市场对人类精神的掠夺与资本对土地的掠夺是并行不悖的。”[同前。，第24-5页]

“仅限于，”布钦强调，“作为生态自觉培养一种反等级和非专横的情感、结构和社会变革的策略，可以保留它的本质。同一性作为人类和自然之间新的平衡的声音目标一个真正的生态社会。”社会生态学家将此与布钦的标签作了对比。“环境主义”社会生态学“寻求通过消除人类对人类的支配来消除人类支配自然的观念，环境主义反映了一种‘工具主义’或技术敏感性，在这种感觉中，自然仅仅被视为一种被动的习惯，一种外部物体和力量的聚集，必须使其更能供人类使用，无论这些用途是什么。环境主义……并不会对当今社会的基本概念产生疑问，特别是人类必须主宰自然。相反，它试图通过发展技术来减少统治所造成的危险，从而促进这种支配。”[默里·布钦走向生态社会，第 77 页]

社会生态学提供了一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愿景。“涉及从根本上扭转所有标志着资本主义技术和资产阶级社会历史性发展的趋势——机器和劳动力的微小专业化、资源和人在巨大的工业企业和城市实体中的集中、自然和人类的分层和官僚化。”这样的生态城市“建立全新的生态社区，这些生态社区在艺术上被塑造成他们所处的生态系统。”布钦回应了克罗波特金的观点，认为生态社区……通过将智力与体力工作结合起来，将工业与农业结合起来，或使职业任务多样化，从而弥合城镇与乡村、身心与身体之间的裂痕。这个社会将以使用适当的绿色技术为基础“一种新的技术——或生态技术——由灵活、多用途的机械组成，其生产应用将强调耐用性和质量，而不是在过时的情况下建造，以及劣质商品的数量无法感知的产出……这种生态技术将利用大自然取之不尽的能源能力——太阳风、潮汐和水道、地球的温差和我们周围氢气的丰富程度——为生态社区提供可以回收的无污染材料或废物。”[布钦，同前。，第 68–9 页]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布钦强调生态社会“这不仅仅是一个试图遏制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平衡的社会。这种对这样一个社会的功能的贫乏的看法，使生态批判所提出的问题退化，并导致它们对生态问题采取纯粹的技术性和工具性的方法。首先，社会生态学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或政治问题。”感性这不仅包括对等级制度和统治的批评，还包括对重建的看法。。。以强调多样性而不将差异组织成等级秩序的伦理思想为指导。。。戒律这样一种道德的戒律。。。参与和分化。”[现代危机，第 24–5 页]

因此，社会生态学家认为，必须攻击等级制度和资本主义，而不是文明，因为这是生态问题的根源。这是他们不同意“原始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键领域之一，他们倾向于更多地批评无政府主义者。全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些甚至呼吁“文明的终结”显然，包括各种形式的技术和大规模的组织。我们在 A.3.9 节。

我们必须在此指出，其他无政府主义者虽然普遍同意其分析和建议，但对社会生态学对竞选市政选举候选人的支持深表批评。虽然社会生态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建立受欢迎的自我管理大会的手段，并创造了一种对抗国家的力量，但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同意这一观点。相反，他们认为这是天生的改革派，对于利用选举实现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也是无可救药的天真(见第 J.5.14 条以便更充分地讨论这个问题)。相反，他们提议采取直接行动，作为推进无政府主义和生态思想的手段，拒绝将竞选作为最终削弱激进思想和腐化所涉人民的死胡同(见 J.2 节——什么是直接行动？)。

最后，有“深生态学”，因为它的生物中心性质，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作为反人类。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人民，作为人类，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许多深层次的生态学家似乎认为。以默里布钦为例，他对深层生态学和与之相关的反人类思想的批评尤其直言不讳(见生

态运动的方向是什么？例如)。大卫·沃森(DavidWatson)也反对“深层生态学”(见他的深层生态有多深？以乔治·布拉德福德(George Bradford)的名义写的。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争辩说，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现行制度，只有人才能改变它。用默里·布钦的话说：

“[深层生态学的问题]源于一种粗野的生物论中的专制主义，它利用‘自然规律’来掩盖一种日益减少的人性意识，并无视事实，掩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无知。资本主义我们说的不是所谓的“人性”和“社会”。“[社会生态学哲学，第 160 页]

因此，正如莫里斯所强调的，“通过完全关注‘人类’这一类别，深层生态学家忽视或完全模糊了生态问题的社会根源，或者，生物学家将本质上的社会问题解释为生物。”把生态批评和分析淹没在对人类的简单抗议中，忽视了生态破坏的真正原因和动态，因此，无法找到这种破坏的结束。简单地说，当绝大多数人在影响他们的生活、社区、工业和生态系统的决策中没有真正的发言权时，几乎不应该责怪“人”。相反，它是一种将利润和权力置于人和地球之上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通过关注“人性”(因此未能区分富人和穷人、男性和女性、白人和有色人种、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我们生活的制度实际上被忽视了，生态问题的体制原因也是如此。这可能是“无论是反动的还是专制的，都意味着它的含义，并取代了对‘自然’的天真理解，取代了对真正的社会问题和关切的批判研究。”[莫里斯，同前。，第 135 页]

面对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的某些观点的无政府主义批判，许多深层生态学家已经放弃了与他们的运动相关的反人类思想。深层生态，特别是组织地球第一！(EF！)，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 EF！现在与世界工业工人(IWW)，一个辛迪加联盟。虽然深层生态学并不是生态无政府主义的一条主线，但它分享了许多观点，并且越来越被无政府主义者接受为 EF！拒绝其少数的反人类思想，并开始发现等级，而不是人类，是问题所在(默里·布钦和地球第一领袖之间的讨论)！戴夫·福尔曼看了这本书保卫地球)。

A.3.4 无政府主义是和平主义吗？

长期以来，和平主义一直存在于无政府主义中，列夫·托尔斯泰(LeoTolstoy)是其主要人物之一。这条链通常被称为“无政府和平主义”(术语“非暴力无政府主义者”有时会被使用，但是这个词是不幸的，因为它意味着运动的其余部分是“暴力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无政府主义和和平主义的结合并不奇怪，因为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理想和论点。毕竟，暴力或暴力或伤害的威胁是破坏个人自由的一个关键手段。正如彼得·马歇尔所指出的，“[g]即使无政府主义者对个人主权的尊重，从长远来看，无政府主义价值观所暗示的是非暴力而不是暴力。”[要求不可能，第 637 页]当马拉提斯塔写到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从人际关系中消除暴力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暴力”[Errico Malatesta：他的人生和思想，第 53 页]

然而，尽管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暴力并宣扬和平主义，但总的来说，这一运动并不本质上是和平主义的(在任何时候都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相反，它是反军国主义者，反对有组织的国家暴力，但认识到压迫者的暴力和被压迫者的暴力之间有重要的区别。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运动总是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反对军事机器和资本主义战争，同时支持和组织对压迫的武装抵抗(如俄罗斯革命期间的马赫诺斯特军队，它同时抵抗红白军，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革命期间组织起来抵抗法西斯分子的民兵—见各节)A.5.4 和 A.5.6 分别)。

在非暴力问题上，作为一种粗略的经验法则，这一运动按照个人主义和社会路线划分。大多数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支持纯粹非暴力的社会变革策略，就像互惠主义者一样。然而，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并不是这样的和平主义，因为许多人支持暴力来抵御侵略。另一方面，大多数社会无政府主义者确实支持使用革命暴力，认为要推翻根深蒂固的权力，抵抗国家和资本主义的侵略，就需要使用武力(尽管这是一个无政府辛迪加主义者，写了和平主义经典的 *Bart de ligt*，征服暴力)。就像马拉蒂斯塔所说的，暴力“本身就是一种邪恶，”是“只有在有必要保护自己和他人免遭暴力时才有正当理由”而那个“奴隶总是处于合法的辩护状态，因此，他对老板、对压迫者的暴力行为在道德上总是有道理的。”[同前。第 55 页和第 53 至 54 页]此外，他们强调，使用巴库宁的话，因为社会压迫。与其说是个人，不如说是事物的组织和社会地位无政府主义者“无情地摧毁阵地和东西”而不是人，因为无政府主义革命的目的是看到特权阶级的终结。“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Richard B.Saltman 引用，迈克尔·巴库宁的社会政治思想第 121 页，第 124 页和第 122 页]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暴力问题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并不颂扬暴力，认为在任何社会斗争或革命中，暴力问题都应保持在最低限度。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会同意荷兰和平主义无政府组织主义者巴特·德利格的观点。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特有条件的暴力和战争不符合个人解放，这是被剥削阶级的历史使命。暴力越大，革命就越弱，即使有人故意把暴力用于革命。[征服暴力，第 75 页]

同样的，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德利格的观点，用他的一本书的一章的名字，“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荒谬之处”对德利格特和所有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暴力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任何使资本主义和平主义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这是因为，一方面，战争往往只是通过其他手段进行的经济竞争。当各国面临经济危机时，往往会发动战争，而它们在经济斗争中无法从冲突中得到什么。另一方面，“暴力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没有它，统治阶级将完全无法维持其对每个国家被剥削的群众的特权地位。军队首先被用来镇压工人……当他们变得不满时。[Bart de ligt，同前。只要国家和资本主义存在，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一贯的和平主义者必须是无政府主义者，就像始终如一的无政府主义者必须是和平主义者一样。

对于那些非和平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暴力被认为是压迫和剥削不可避免和不幸的结果，也是特权阶层放弃权力和财富的唯一手段。当权者很少放弃他们的权力，因此必须被迫放弃。因此需要“过渡性”暴力“结束使人类大多数处于奴役状态的更大、更持久的暴力。”[Malatesta，同前。将注意力集中在暴力与非暴力的问题上，就是忽视真正的问题，即我们如何使社会变得更好。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指出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是和平主义者，他们混淆了这个问题，就像那些认为“就像卷起袖子去工作一样，工作本身也应该被认为是工作。”恰恰相反，“他打革命的一部分只是卷起你的袖子，真正的实际任务摆在前面。”[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事实上，大多数社会斗争和革命都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通过罢工、职业等)开始的，只有当当权者试图维持自己的地位时，才会退化为暴力(典型的例子是 1920 年意大利，当时工人占领工厂，然后是法西斯恐怖—见 A.5.5 节)。

如上所述，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反军国主义者，他们既反对军事机器(也反对“国防”工业)，也反对集权主义/资本主义战争(尽管少数无政府主义者，如鲁道夫·洛克和萨姆·多尔戈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反法西斯资本主义一方，称其为较轻的邪恶)。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组织主义者的反战机器信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就被传播了，英国和北美的

辛迪加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重印了一份法国 CGT 传单，敦促士兵不要服从命令，压制罢工的工人。艾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因组织“不—征兵联盟”1917 年，欧洲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因拒绝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武装部队而入狱。影响 IWW 的无政府组织主义者被一波残酷的政府镇压所摧毁，因为它的威胁、组织和反战的信息传达给了支持战争的强大精英。最近，无政府主义者(包括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等人)一直积极参与和平运动，并在仍然存在的地方为抵抗征兵做出了贡献。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参与反对越南战争、福克兰群岛战争以及 1991 年和 2003 年海湾战争(包括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帮助组织罢工以抗议)。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这个口号“不是战争，而是阶级战争”它很好地概括了无政府主义者对战争的反对—即任何阶级制度的邪恶后果，在这种制度中，不同国家的被压迫阶级为了统治者的权力和利益互相残杀。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参加这场有组织的屠杀，而是敦促劳动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而不是为主人的利益而战：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必须避免妥协；加深资本家与工薪奴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鼓吹没收私有财产和破坏国家，这是保障人民与正义和自由之间友好关系的唯一手段；我们必须做好实现这些目标的准备。”[Malatesta，同前。，第 251 页]

我们必须在此指出，马拉蒂斯塔的话部分是针对彼得·克罗波特金的，他出于自己最了解的原因，拒绝了几十年来他所主张的一切，并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认为这是反对德国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较小邪恶。当然，正如马拉蒂斯塔所指出的，“所有政府和所有资产阶级”做“对自己国家的工人和反叛者犯下的罪行。”[同前。第 246 页]他和伯克曼、高盛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将他们的名字命名为“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宣言”。它表达了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运动(当时也因此)对战争和如何阻止战争的看法。值得引述的是：

“事实是，战争的起因...完全在于国家的存在，而国家是特权的形式.....无论它可能采取何种形式，国家只不过是特权少数人的利益的有组织的压迫.....。

“对和平怀有深切感情的各国人民的不幸是，为了避免战争，他们把他们的信任寄托于国家及其迷人的外交家、民主和政党.....这种信心被蓄意背叛，而且在整个新闻界的帮助下，当政府说服各自的人民相信这是一场解放战争时，这种信心被蓄意背叛，并继续如此。

“我们坚决反对各国人民之间的一切战争，而且.....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最强烈地反对战争。

“无政府主义者的作用.....是继续宣称只有一场解放战争：在所有国家都是由压迫者、被剥削者对剥削者发动的战争，我们的职责是召唤奴隶反抗他们的主人。

“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和宣传应该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削弱和解散各国，培育反抗精神，在人民和军队中引起不满.....。

“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叛乱运动和所有不满情绪，以煽动叛乱，组织革命，我们希望结束一切社会错误.....通过生产者的自由组织实现社会正义：永远废除战争和军国主义；废除国家及其破坏机构所赢得的完全自由。”[“国际无政府主义战争宣言” 无政府状态！艾玛·戈德曼的“地球母亲”选集，第 386 至 8 页]

因此，和平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暴力是威权和胁迫，所以它的使用确实与无政府主义原则相矛盾。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会同意马拉蒂斯塔的观点。“我们原则上反对暴力，因此希望社会斗争尽可能人道地进行。”[Malatesta, 同前。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不是严格的和平主义者，都同意和平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暴力往往会适得其反，疏远人民，给国家一个借口来压制无政府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变革的大众运动。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支持非暴力的直接行动和非暴力的不服从，这往往为根本变革提供了更好的道路。

因此，总而言之，无政府主义者是纯粹的和平主义者是罕见的。大多数人认为使用暴力是一种必要的邪恶，并主张尽量减少暴力的使用。大家都同意这场革命制度化暴力只会以一种新的形式重现国家。然而，他们认为，摧毁权威或使用暴力抵抗暴力并不是专制主义。因此，虽然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不是和平主义者，但除了自卫之外，大多数人拒绝暴力，甚至将暴力保持在最低限度。

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

虽然反对国家和各种形式的权威在 19 世纪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中有很强声音，但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最近的女权运动是建立在无政府主义实践的基础上的。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这个词的由来，指的是在更大的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中采取行动的女性无政府主义者，以提醒她们自己的原则。

现代无政府主义者建立在以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女性主义思想之上，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事实上，无政府主义和女权主义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杰出的女权主义者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先驱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作者：对妇女权利的辩护)、美国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不知疲倦的妇女自由卫士)Voltairine de Cleyre 和 Emma Goldman(关于前者，见她的文章)。“性奴役”，“自由之门”，“妇女与东正教的案例”，“那些做错事的人”；关于后者，见“贩卖妇女”，“妇女选举”，“妇女解放的悲剧”，“婚姻与爱”和“道德的受害者”例如)。自由世界上最古老的无政府主义报纸，由夏洛特·威尔逊于 1886 年创立。像维吉莉亚·德安德里亚和罗斯·佩索塔这样的无政府主义女性在自由意志主义和劳工运动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个“Mujeres Libres” (“自由妇女”)西班牙革命期间西班牙的运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女性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基本自由，并建立一个基于妇女自由和平等的社会(见西班牙自由妇女关于这个重要组织的更多细节，请参阅 Martha Ackelsberg)。此外，所有主要的男性无政府主义思想家(Proudhon 除外)都是妇女平等的坚定支持者。例如，巴库宁反对父权制和法律“把[女人]置于男人的绝对统治之下。”他认为“质量权利必须属于男子和妇女”这样女人才能“变得独立，自由地塑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期待着...的结束。“威权司法家庭”和“女性充分的性自由”[巴库宁论无政府主义，第 396 页和第 397 页]

因此，自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无政府主义就把对资本主义和国家的激进批判与对父权制(男性统治)的同样强大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无政府主义者，尤其是女性，承认现代社会由男性主导。正如 Ana Maria Mozzoni(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移民)所说，妇女“会发现诅咒你的牧师是一个人；压迫你的立法者是一个人；把你贬低成一个人的丈夫也是一个人。”对象是一个人；那个骚扰你的放荡不羁的人是一个人；那个以你的低收入工作使自己富裕起来的资本家和一个冷静地为你的身体的价格掏腰包的投机者，都是人。“自那以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父权制仍然存在，引用无政府主义者的话社会问题，通常情况下，女性“在

社会生活和私生活中都是奴隶。如果你是无产阶级，你就有两个暴君：男人和老板。如果是资产阶级，留给你的唯一主权就是轻浮和卖弄。”[由 Jose Moya 引用，布宜诺斯艾利斯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意大利人，第 197-8 页和第 200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打击父权制和反对国家或资本主义一样重要。为“你不能有自由、公正、平等的社会，也不能有任何接近它的东西，只要妇女身份被买卖、住、住、穿、吃、吃就行了。受保护作为动产。”[Voltairine de Cleyre, “自由之门”，第 235-250 页，Eugenia C. Delamotte, 自由之门第 242 页]引用路易丝·米歇尔的话：

“必须改变的第一件事是性别关系。人类有两部分，男人和女人，我们应该携手并进；相反，存在对立，只要‘更强’的一半控制，或认为它的控制是‘较弱’的一半，它就会持续下去。”[红色处女：路易丝·米歇尔的回忆录，第 139 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和女权主义一样，与父权制和妇女平等作斗争。两人都有着共同的历史和对女性成员的个人自由、平等和尊严的关切(不过，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更深入地解释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一直非常批评主流/自由女权主义，认为他们走得不够远)。因此，60 年代新一轮的女权主义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从爱玛·戈德曼等无政府主义者身上得到了很大的启发，这是不足为奇的。凯西·莱文指出，在这段时间里，“独立的女性团体开始运作时，没有男性左派的结构、领导人和其他因素，独立地同时创建了类似数十年和地区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也没有意外。”[“暴政的暴政”静悄悄的谣言：无政府主义女性读物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正如女权主义学者所指出的，妇女是等级社会的第一批受害者，这种社会被认为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父权制和统治意识形态的兴起。玛丽莲·弗伦奇争论(在超能力)人类第一次主要的社会分层发生在男子开始支配妇女时，妇女实际上是一个“较低”和“较低”的社会阶层。

无政府主义和现代女权主义之间的联系既存在于观念上，也存在于行动之中。女权主义思想家卡罗尔·佩特曼指出[关于契约理论及其威权和父权制基础]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自由主义思想，那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无政府主义派”[性契约此外，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注意到“过去 20 年来，对专制、等级等级和不民主组织形式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妇女运动.....在马克思在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击败巴库宁(Bakunin)之后，工人运动中盛行的组织形式、国有化的工业和左翼派别模仿了国家的等级结构.....妇女运动拯救并实施了(巴库宁等无政府主义者)的长期沉沦的思想，即社会变革运动和社会变革的实验必须‘先于’社会组织的未来形式。”[妇女的混乱，第 201 页]

佩吉·科尼格尔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注意到了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激进的女权主义观点几乎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她在写。“基本理论认为核心家庭是一切威权制度的基础，孩子从父亲到老师到老板到上帝的教训是：服从伟大的匿名权威之声。从孩提时代毕业到成年，就是成为一个成熟的自动机，不能提出质疑，甚至不能清晰地思考。”[“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的联系，”静悄悄的谣言：无政府主义女性读物同样，“零集体”认为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在于认识到女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并有意识地发展它。”[“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第 3-7 页，乌鸦，第 21 号，第 6 页]

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指出，专制的特征和价值观，例如统治、剥削、侵略性、竞争力、脱敏等等，在等级文明中被高度重视，传统上被称为“男性”。相反，非专制的特质和价值观，

如合作、分享、同情、敏感、温暖等，传统上被视为“女性”，并被贬低。女性主义学者将这一现象追溯到青铜时代早期父权制社会的发展，以及他们对“女性”特征和价值观普遍存在和尊重的基于合作的“有机”社会的征服。然而，在这些征服之后，这些价值观被认为是“低劣的”，特别是对一个人来说，因为在父权制下，男人是统治和剥削的主宰者。（例如见 Rane Eisler，恰利丝和刀刃；伊莉斯·博尔丁，历史的底蕴）。因此，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者把建立在合作、分享、互助等基础上的非专制、无政府主义社会称为“社会的女性化”。

无政府主义者指出，没有自我管理和权力下放，“女性化”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因为他们希望推翻的父权制—威权价值观和传统—在等级制度中得到体现和再现。因此，女权主义意味着权力下放，这反过来又意味着自我管理。许多女权主义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反映在他们对消除等级结构和竞争性决策形式的女权主义组织的集体形式的实验中。一些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直接民主组织是女性的政治形式。[见 Nancy Hartsock “女性主义理论与革命战略的发展在 Zeila Eisenstein，编辑。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者认识到自我解放是妇女平等和自由的关键。因此艾玛·戈德曼：

“她的发展、她的自由、她的独立，必须来自并通过她自己。首先，她认为自己是一种人格，而不是一种性商品。第二，拒绝任何人对她身体的权利；拒绝生育孩子，除非她想要孩子，拒绝做上帝、国家、社会、丈夫、家庭等的仆人，让她的生活变得更简单，但更深刻和更丰富。这就是说，努力了解生活的所有复杂性的意义和实质；让自己摆脱对公众舆论和公众谴责的恐惧。”[无政府主义和其他散文，第 211 页]

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试图阻止女权主义被左右的威权意识形态所影响和支配。它建议采取直接行动和自助，而不是“官方”女权运动所青睐的大规模改革运动，它建立了等级和中央集权组织，并幻想有更多的女老板、政治家和士兵是走向“平等”的一步。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会指出，所谓的“管理科学”，妇女要成为资本主义公司的管理者，本质上是一套控制和剥削公司等级中的工资工人的技术，而“女性化”社会则要求消除资本主义工资—奴隶制和管理统治。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意识到，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有效的剥削者或压迫者并不是通向平等的道路（正如妇女自由联盟的一位成员所说，“我们不想用女权主义的等级制度来代替阳刚之气”[Martha A. Ackelsberg，西班牙自由妇女，第 22–3 页]亦见 B.1.4 节关于父权制和等级制度的进一步讨论）。

因此，无政府主义的传统敌视自由主义（或主流）女权主义，同时支持妇女的解放和平等。Federica Montseny（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人物）认为，这种女权主义主张妇女平等，但没有挑战现有的体制。她认为（主流）女权主义的唯一野心是让特定阶层的妇女有机会更充分地参与现有的特权制度，如果这些机构“当男人利用他们时是不公正的，如果女人利用他们，他们仍然是不公正的。”[Martha A. Ackelsberg，同前。因此，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妇女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成为老板、工资奴隶、选民或政治家的平等机会，而是意味着成为自由协会中平等合作的自由和平等的个人。“女权主义”佩吉·科内格压力很大，“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企业权力或女性总统；它意味着没有企业权力，也没有总统。”平等权利修正案“不会改变社会；它只赋予女性进入等级经济的‘权利’。挑战性别歧视意味着挑战所有阶层—经济、政治和个人。这意味着一场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革命。”[同前。，第 27 页]

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包括主流女权主义所缺少的阶级和经济分析，同时也显示出对主流社

会主义运动所没有的家庭和基于性别的权力关系的一种意识。这源于我们对等级制度的仇恨。正如莫佐尼所说,“无政府主义为所有被压迫者的事业辩护,正因为如此,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你的[妇女]事业辩护,噢!妇女,在社会和私人领域都受到当今社会的双重压迫。”[莫亚引述,同前。引用一位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话,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男女平等不仅意味着男子不再压迫妇女,我们还希望男子不再受到其他男子的压迫,妇女不再受到其他妇女的压迫。”因此,妇女应该“彻底推翻统治,迫使男子放弃一切特权,与妇女平等,建立一个既不压迫妇女也不压迫男子的世界。”[何震,彼得·扎罗引用,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第147页]

因此,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正如玛莎·阿克斯堡所指出的,自由主义/主流女权主义被认为是“作为妇女解放战略的侧重点太窄;性斗争不能与阶级斗争或整个无政府主义运动分开。”[同前。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延续了这一传统,认为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都是错误的,而不仅仅是父权制,如果女权主义只想让妇女和男人一样有成为老板的机会,那么女权主义就是与自己的理想相冲突的。他们只是简单地陈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他们“不要相信掌握在妇女手中的权力可能会导致一个非强制性的社会”他们也没有“相信有领导精英的群众运动能带来好的结果。”这个核心问题总是权力和等级所以人们“只有当他们对生活拥有权力时,他们才能自由。”[Carole Ehrlich,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女权主义,静悄悄的谣言:无政府主义女性读物如路易丝·米歇尔所说,无产阶级是奴隶,无产阶级的妻子更是奴隶确保妻子受到同等程度的压迫,就像丈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样。[同前。第141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和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反对资本主义,认为这是对自由的剥夺。他们对社会等级制度的批判并不是从父权制开始和结束的。这是一个到处都想要自由,想要“[b]准备好……每一个在奴隶制下生活的家庭!每一场代表一方的个性被出售和转让给另一方的婚姻!每一种介于人与其权利之间的社会或民事机构;每一种使一个人成为主人、另一个农奴的领带。”[Voltairine de Cleyre,“自由思维的经济倾向”,Voltairine de Cleyre 阅读器“平等机会”资本主义解放妇女的理想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这样的制度都会使工人阶级的妇女受到老板的压迫(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对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者来说,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与反对等级制度的斗争是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正如 L.Susan Brown 所说:

“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作为无政府主义情感的一种表现,适用于女权主义的关注,它以个人为出发点,并在反对统治和从属关系的情况下,主张非工具性的经济形式来维护个人的生存自由,无论男女都是如此。”[个人主义政治,第144页]

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对我们理解等级文明的威权价值观中生态危机的起源有很大的贡献。例如,一些女权主义学者认为,自然的支配与妇女的统治是平行的,她们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自然的(例如,见卡洛琳·麦钱特,自然之死,1980年)。女性和自然都是专制人格所特有的对控制的痴迷的受害者。因此,越来越多的激进生态学家和女权主义者认识到,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必须废除等级制度。

此外,无政府主义提醒我们在尊重妇女与男子差异的同时,平等对待妇女和男子的重要性。换言之,承认和尊重多样性包括妇女和男子。太多时候,许多男性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因为他们(理论上)反对性别歧视,他们在实践中并不是性别歧视。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把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带到了社会行动主义的前沿,并提醒我们,我们

不仅必须克服外部的制约，而且必须消除内部的制约。

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促使我们去实践我们所宣扬的。正如 Voltairine de Cleyre 所说，“我从来没有想过男人会给我们自由。不，女人，我们不是值钱它，直到我们拿走它。”这包括“坚持以平等自由的法律为基础的新的道德准则：一种承认妇女完全个性的准则。在我们力所能及的地方造反。活在我们的信仰里。。。我们是革命家。我们将用言语、行动和最重要的生命来进行宣传—赋予我们教的东西。”因此，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者和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把反对父权制的斗争看作是被压迫者为自己的自我解放而斗争，因为“作为一个阶级我对男人没有什么希望。。。在他不得不放弃暴政之前，暴君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暴政。如果历史教我们什么，它就教我们这一点。因此，我的希望在于在女人的乳房中制造叛逆。”[“自由之门”，第 235–250 页，Eugenia C.Delamotte，自由之门令人遗憾的是，这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同样适用，就像它在父权制社会之外一样。

面对谈论性别平等的男性无政府主义者的性别歧视，西班牙的女性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自己加入了梅杰斯·利贝尔斯组织打击它。他们不相信革命以后的某一天才会有解放。他们的解放是这场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从今天开始。在这篇文章中，他们重复了伊利诺伊州煤炭镇无政府主义女性的结论，她们试图倾听男性同志的声音。“大喊赞成”性别平等“未来社会”而现在却什么都不做。他们用一个特别侮辱性的比喻，把他们的男同志比作牧师。“向饥饿的群众作出虚假的承诺.....在天堂里会有回报。”他们认为母亲应该让自己的女儿“理解性别差异并不意味着权利上的不平等”同时也是“反抗今天的社会制度”他们“应特别反对那些希望保留妇女为其道德和物质劣势的男子所受的压迫。”[Ersilia Grandi，由 Caroline Waldron Merithew 引用，无政府主义母亲，第 227 页]他们组成了“路易莎·米歇尔”在他们的西班牙同志组织起来之前，在伊利诺伊河谷的煤炭小镇上，反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团体已经过去了 30 多年。

对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者来说，反对性别歧视是争取自由斗争的一个关键方面.这并不是像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在女权主义兴起之前所主张的那样，从反对资本主义的“真正”斗争中转移注意力，这种斗争在革命后会自动得到解决。这是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任何头衔.....我们不需要任何头衔。我们真正想要的是知识、教育和自由。我们知道我们的权利是什么，我们要求它们。难道我们不站在你们的旁边进行至高无上的斗争吗？你们还不够强大吗，男人们，让这场至高无上的斗争成为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然后，男人和女人们一起将获得全人类的权利。”[路易丝·米歇尔，同前。，第 142 页]

这种革命性的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部分是改变目前的两性关系。婚姻是特别邪恶的“旧的婚姻形式，以圣经为基础，‘直到死亡的一部分’.....是一个代表男人对女人的主权的制度，是她完全服从于他的奇想和命令的制度。”妇女人数减少“作为人的仆人和孩子的承载者的职责。”[高盛，同前。，第 220–1 页]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提出这个建议。“自由的爱”也就是说，夫妻和家庭建立在平等的自由协议之上，而不是一方当权者，另一方则只是服从。这样的工会不会得到教会或州的批准。“两个相亲相爱的人不需要第三个人的允许才能上床睡觉。”[Mozzoni, Moya 引用，同前。，第 200 页]

平等和自由不仅仅适用于人际关系。为“如果社会进步存在于社会各单位自由平等的不断趋势中，那么进步的要求就无法得到满足，只要一半的社会—妇女—处于屈从状态.....妇

女.....开始感受到她的奴役；在她的主人被放下并被尊崇为一平等之前，必须得到主人的承认。这种承认就是，控制自己的自由。 “[Voltairine de Cleyre, “自由之门”，同前。男人、州和教会都不应该说女人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这方面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延伸是，妇女必须控制自己的生殖器官。因此，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者和一般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都是赞成选择和支持生殖的权利(即妇女控制自己生育决定的权利)。这是一个长期的立场。艾玛·戈德曼受到迫害和监禁，原因是她公开宣传节育方法，并认为妇女应该决定何时怀孕(正如女权主义作家玛格丽特·安德森所言, “1916 年，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因倡导‘女性不必总是闭上嘴、子宫张开’而被送进监狱。”)。

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并不止步于此。就像无政府主义一样，它的目的是改变。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家庭中发生的事情。因为，正如高盛所要求的, “如果把家庭的狭小和缺乏自由交换为工厂、血汗店、百货商店或办公室的狭窄和缺乏自由, 那么有多大的独立性呢？”因此，必须在任何地方与妇女的平等和自由作斗争，反对一切形式的等级制度。也不能通过投票来实现这些目标。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 真正的解放只有通过直接行动才有可能，而无政府女权主义则是建立在女性的自我活动 and 自我解放的基础之上。“选举权或平等的公民权利可能是很好的要求...真正的解放既不是从民意测验开始的，也不是从法庭开始的。它开始于妇女的灵魂.....她的自由将达到她实现自由的权力所能达到的程度。”[高盛，同前。，第 216 页和第 224 页]

妇女运动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每一项收获都来自于妇女自身的行动。正如路易丝·米歇尔所说, “妇女不是坏革命家。不求任何人，我们就在斗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否则，我们就可以继续前进，通过行动，直到世界末日，一事无成。” [同前。如果妇女等别人替她们做事，她们的社会地位就永远不会改变。这包括首先获得投票。面对争取妇女选票的激进选举运动，英国无政府主义者罗斯·维考普认识到“的确，这一运动向我们表明，到目前为止，那些对她们的主人-男人如此顺从的妇女，终于开始意识到她们并不比那些主人低人一等。”然而，她认为，妇女不会通过投票而获得自由，但“靠自己的力量”[由 Sheila Rowbotham 引用，躲避历史第 100 至 1 页和第 101 页]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妇女运动表明了这一分析的真实性。尽管有平等的投票权，但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妇女的社会地位保持不变。

最终，正如无政府主义者莉莉·盖尔·威尔金森所强调的, “呼吁‘投票’永远不可能是对自由的呼唤。投票是为了什么？投票就是登记同意由一个或另一个立法者统治？”[由 Sheila Rowbotham 引用，同前。它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即等级制度和它所创造的专制社会关系，父权制只是其中的一个子集。只有摆脱所有的老板，政治，经济，社会和性真品实现妇女的自由“让女性成为最真实意义上的人是可能的。她内心渴望断言和活动的一切都应该得到最充分的表达；所有人为的障碍都应该被打破，通往更大自由的道路应该被清除，消除每一丝几百年的屈从和奴役。”[艾玛·戈德曼同前。，第 214 页]

A.3.6 什么是文化无政府主义？

为了我们的目的, 我们将文化无政府主义定义为通过那些传统上被认为属于“文化”领域而不是“经济”或“政治”的社会方面来促进反专制价值观—例如，通过艺术、音乐、戏剧、文学、教育、育儿实践、性道德、技术等等。

文化表现形式是无政府主义的，它们故意攻击、削弱或颠覆大多数传统文化形式的倾向，以

促进专制的价值观和态度，特别是统治和剥削。因此，一部描绘军国主义罪恶的小说如果超越简单的“战争就是地狱”模式，让读者看到军国主义如何与威权制度(例如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或威权制约方法(例如在传统的父权制家庭中成长)联系在一起，就可以被视为文化无政府主义。或者，正如约翰·克拉克所言，文化无政府主义意味着艺术、媒体和其他象征形式的发展，揭示了统治制度的各个方面，并将其与以自由和社区为基础的价值体系进行了对比。这“文化斗争”将是一场全面斗争的一部分与一切支配阶级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力量作斗争，不论是经济、政治、种族、宗教还是性，都要有多方面的解放实践。换句话说，“课堂分析的扩展概念”和“阶级斗争的扩大实践”包括但不限于“经济罢工、抵制、就业行动、职业、直接行动团体的组织和自由主义工人团体联合会以及工人集会、集体和合作社的发展等行动。和”政治活动“就像“积极干预政府压制性政策的执行，”这个“不服从和抵制社会的规模化和官僚化”和“参与运动，以增加对决策和地方控制的直接参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时刻，第 31 页]

文化无政府主义是很重要的一事实上是必不可少的一因为威权价值观植根于一个全面的统治体系中，除了政治和经济之外，还有许多方面。因此，即使是一场经济和政治联合革命也不能根除这些价值观，如果革命没有伴随着大多数人口的深刻心理变化。因为当前系统中的大规模默许是植根于人类的精神结构(他们的精神结构)。“人物结构”用威廉·里奇的表达)，这是由过去五六千年中与父权制专制文明一起发展的多种形式的条条框框和社会化所产生的。

换句话说，即使资本主义和国家明天被推翻，人们很快就会创造出新的权威形式。因为权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一个指挥系统，一个为自己发号施令和免除思考责任的人——是顺从的/专制的人格最容易接受的。不幸的是，大多数人都害怕真正的自由，事实上，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它——正如一连串失败的革命和自由运动所表明的，在这些革命中，自由、民主和平等的革命理想被背叛，一个新的等级和统治阶级很快被创造出来。这些失败一般归因于反动政客和资本家的阴谋和革命领导人的背信弃义，但反动政治家之所以吸引追随者，只是因为他们在普通人的性格结构中找到了有利于其专制理想成长的土壤。

因此，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是一段提高意识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内在的顺从/威权特征，看看这些特征是如何通过条件反射来再现的，并理解如何通过新的文化形式，特别是新的育儿和教育方法来减轻或消除这些特征。我们会在 B.1.5 节中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威权文明的大众心理基础是什么？)，J.6(无政府主义者提倡什么育儿方法？)，及 J.5.13(什么是现代学校？)

几乎所有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派都共享文化无政府主义思想，而提高意识被认为是任何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在旧的壳中建立新的世界”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创造无政府主义文化是这一活动的一部分。然而，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提高意识本身就足够了，因此将文化无政府主义活动与组织、直接行动和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主义替代方案结合起来。无政府主义运动是一种把实际的自我活动与文化工作结合起来的运动，同时也是对另一种活动的投入和支持。

A.3.7 有没有宗教无政府主义者？

是的，有。虽然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反对宗教和上帝的观念，认为这是对人类和世俗权威和奴隶制的一种辩护，但少数宗教信仰者却把他们的思想带到无政府主义的结论中。与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这些宗教无政府主义者把反对国家与反对私有财产和不平等的立场结合

起来。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并不一定是无神论者。事实上，根据雅克·埃尔卢尔的说法，“圣经思想直接导致无政府主义，这是唯一与基督教思想家一致的‘政治反政治’立场。”[彼得·马歇尔引用，要求不可能，第 75 页]

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无政府主义受到宗教思想的启发。正如彼得·马歇尔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情感的第一次清晰表达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 6 世纪的中国古代道家。”和“佛教，特别是其禅宗形式，……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精神。”[同前。一些人，如反全球化活动家星鹰，将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异教徒和精神主义者的影响结合在一起。然而，宗教无政府主义通常采取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形式，我们将在此集中讨论。

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认真对待耶稣对他的追随者说的话君王和官长都控制人。你们中间不可有这样的人。同样，保罗的格言“只有上帝才是权威”在否定社会权威的情况下得出了明显的结论。因此，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国家是在篡夺上帝的权威，这取决于每个人如何管理自己，并发现(使用托尔斯泰名著的标题)。神的国在你里面。

同样，耶稣的自愿贫穷、他对财富腐败影响的评论以及圣经中关于创造世界是为了人类共同享有的主张，都被视为对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批判的基础。事实上，早期的基督教教会(可以被认为是奴隶的解放运动，尽管后来成为国教)是建立在共产主义分享物质商品的基础上的，这一主题在激进的基督教运动中不断出现，这无疑是由这样的评论所激发的。凡信的，都在一起，都有共通之处，就按各人所需用的，卖了自己的财物，分给了他们和信的众人同心同德，没有一个人说，他所有的都是自己的，但他们都有共通之处。(使徒行传，2: 44, 45; 4: 32)

不出所料，圣经会被用来表达被压迫者的激进的自由主义愿望，在以后的时间里，这些愿望会以无政府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形式出现)。正如布钦在讨论基督教对基督教的贡献时所指出的“自由的遗产”基督教产生了对不顺从、异端传统以及对人和信仰的权威问题，基督教不仅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威权教皇，而且创造了它的对立面：一种准宗教无政府主义。因此基督教的混合信息可以分为两种广泛的和高度冲突的信仰体系。一方面是对基督教生活的激进、积极、共产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看法。和“在另一边，有一种保守的、沉默寡言的、无言以对的等级观念。”[自由的生态，第 266 页和第 274 至 5 页]

因此牧师约翰·鲍尔的平等主义评论(引用彼得·马歇尔的话)。同前。(第 89 页)1381 年英国农民起义期间：

“当亚当钻研和夏娃跨越，
那时候谁是绅士呢？”

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包括自由精神的异端在中世纪，无数的农民起义和 Anabaptists 在 16 世纪。18 世纪，威廉·布莱克和美国亚当·巴卢的著作中再次出现了基督教内部的自由主义传统，并在他的著作中得出了无政府主义的结论。实践基督教社会主义 1854 年。然而，基督教无政府主义与俄国著名作家列奥·托尔斯泰的作品成为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个明确的线索。

托尔斯泰认真对待圣经的信息，并开始认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反对国家。托尔斯泰通过阅读“圣经”得出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结论：

“统治意味着使用武力，使用武力意味着对使用武力的人做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使用武力的人肯定不喜欢对自己做什么，因此，统治就是对别人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那就是做错事。”
[神的国在你里面(第 242 页)]

因此，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避免管理他人。从这种反中央集权主义的立场出发，他自然地主张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的社会：

“为什么认为非官方人士不能为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而政府的人民既不能为自己安排生活，也不能为他人安排生活？”[我们时代的奴隶制，第 46 页]

这意味着“人民只有通过废除政府才能摆脱奴隶制。”[同前。托尔斯泰敦促对压迫采取非暴力行动，认为个人的精神转变是创造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关键。正如 Max Nettlau 所说，托尔斯泰强调的伟大真理是，对善、善、团结的力量，以及所有所谓爱的力量的认识，都在内在。我们自己，它可以而且必须被唤醒、发展和行使。我们自己的行为。”[无政府主义的短暂历史，第 251-2 页]毫不奇怪，托尔斯泰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正确的……他们只是错误地认为，无政府状态可以通过革命来实现。”[彼得·马歇尔引用，同前。，第 375 页]

像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托尔斯泰批评私人财产和资本主义。他深受佩服，深受普鲁登的影响。“财产就是盗窃”如“绝对真理”会“和人类一样活下去”[由杰克·海沃德引用，法国大革命后和亨利·乔治一样(他的思想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反对土地上的私有财产。“如果不是为了保护地产，以及由此造成的价格上涨，人们就不会挤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而会散落在世界上仍有这么多土地的自由土地上。”此外，“在这场争夺土地财产的斗争中，并不是那些在土地上工作的人，而是那些参与政府暴力的人，他们拥有优势。”因此，托尔斯泰认识到，任何超出使用范围的财产权都需要国家暴力来保护，因为占有是“他们总是受到习俗、舆论、正义和互惠感情的保护，不需要受到暴力的保护。”[我们时代的奴隶制实际上，他认为：

“成千上万英亩属于一名所有者的林地—而附近的数千人没有燃料—需要暴力保护。工厂和工厂也需要暴力保护。在这些工厂和工厂里，有好几代工人被骗，而且仍在被骗。然而，几十万蒲式耳的谷物更多地属于一位主人，他们在饥荒时将它们以三倍价格出售。”[同前。，第 47-8 页]

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托尔斯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强迫[工人]对资本家实行暂时或永久的奴役也是如此“不得不出卖他的自由”这既适用于农村工人，也适用于城市工人。“我们这个时代的奴隶，不仅仅是工厂工人和工场工人，他们必须把自己完全卖给工厂和铸造厂老板才能生存；几乎所有的农业工人都是奴隶，他们不断地在别人的田里种玉米。”这样的制度只能靠暴力来维持，因为“首先，他们辛劳的结果是不公正和暴力地从工人身上夺走的，然后法律介入进来，这些从工人那里夺走的物品—不公正和暴力—被宣布为那些偷他们的人的绝对财产。”[同前。，第 34 页，第 31 页和第 38 页]

托尔斯泰认为，资本主义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毁了个人，而资本家则是“奴隶司机”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可能成为一个资本家制造商是一种人，其收入包括从工人身上挤出的价值，其整个职业是以强迫的、非自然的劳动为基础的因此，“他必须首先为了自己的利益放弃毁灭

人类的生命。”[神的国在你里面不出所料，托尔斯泰认为合作社是“只有一个道德高尚、自尊心强、不想成为暴力分子的人才能参与社会活动。”[彼得·马歇尔引用，同前。，第 378 页]

所以对托尔斯泰来说使用物品或生产资料中的税收、土地所有权或财产“我们这个时代的奴隶”然而，他拒绝国家社会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因为政治权力会在旧的废墟上创造一种新的奴隶制形式。这是因为“奴隶制的根本原因是立法：事实上，有些人有权制定法律。”这需要“有组织的暴力是由有权力的人使用的，目的是迫使他人遵守他们(权贵)制定的法律——换句话说，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意志。”把经济生活交给国家就意味着“会有人被赋予权力来管理所有这些问题。有些人将决定这些问题，而另一些人将服从这些问题。”[托尔斯泰，同前。，第 40 页，第 41 页，第 43 页和第 25 页]他正确地预言了这一点。“唯一会发生的事”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这种专制主义将继续下去。现在资本家正在统治，然后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统治。”[马歇尔引用，同前。，第 379 页]

托尔斯泰反对暴力，反对国家和私人财产，并敦促和平策略，以结束社会内的暴力，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对托尔斯泰来说，只有大规模拒绝服从、不参与政府暴力和向世界揭露国家主义的欺诈行为，政府才能被摧毁。他反对使用武力抵抗或结束国家力量的观点。用 Nettlau 的话说，他“断言..抵抗邪恶对于其中一种抵抗方式——通过积极的武力——他补充了另一种方式：抵抗是通过不服从，被动的力量。”[同前。在他的自由社会思想中，托尔斯泰显然受到俄罗斯农村生活的影响，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农耕为基础的公共土地、工匠和小型合作社的社会。他反对工业化是国家暴力的产物，他认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现在存在的这种分工是不可能的。”[托尔斯泰，同前。，第 26 页]

托尔斯泰的思想对甘地有很大的影响，甘地激励他的同胞们使用非暴力抵抗将英国赶出印度。此外，甘地认为自由的印度是一个农民公社的联邦，这与托尔斯泰对自由社会的无政府主义愿景相似(尽管我们必须强调，甘地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天主教工人团体在美国也深受托尔斯泰(和普鲁敦)的影响，多萝西日也是如此，多萝西日是一位坚定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于 1933 年创立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和宗教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一般也可以在解放神学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的运动，把基督教思想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社会活动结合起来(尽管我们应该注意到解放神学更多地受到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而不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启发)。

因此，在无政府主义中有一个少数人的传统，从宗教中得出无政府主义的结论。然而，正如我们在 A.2.20 节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无政府主义意味着无神论，而且圣经思想在历史上一直与等级制度和对世俗统治者的辩护联系在一起，这不是巧合。因此，绝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过去都是无神论者，因为“崇拜或崇拜任何生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都将是一种自我征服和奴役的形式，将导致社会统治。正如布钦所写的那样：‘当人们屈服于任何比自己更高的东西时，等级制度就会第一次战胜自由。’[布莱恩·莫里斯，生态学与无政府主义这意味着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同意巴库宁的观点，即如果上帝存在，为了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就必须废除它。鉴于圣经所说的话，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它可以被用来为自由主义思想辩护，而不是支持威权主义的思想，也不奇怪基督教的等级制度在其漫长的历史(通常是压迫性的)历史中占主导地位。

无神论无政府主义者指出，“圣经”因鼓吹各种虐待行为而臭名昭著。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如何调和这一点？他们是第一位基督徒，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平等还是遵守圣经？对于一个信

徒来说，这似乎是没有选择的。如果圣经是上帝的话语，那么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声称相信上帝、他的权威和他的法律的同时，怎能支持它所采取的更极端的立场呢？

例如，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执行圣经所阐述的“安息日法”。大多数基督教的老板都很乐意强迫他们的信徒在第七天工作，尽管他们在圣经中被用石头砸死。六日要作工，第七日要作圣日，为耶和华安息安息日。凡在其中作工的，必被治死。出埃及记 35：2)。一个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会因为违反上帝的律法而提倡这样的惩罚吗？同样地，一个允许一个女人因在新婚之夜不是处女而被用石头砸死的国家，理应被认为是完全邪恶的。然而，这是“好书”(申命记 22：13-21)中所指明的命运。女性婚前性行为会被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视为死罪吗？或者，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固执叛逆的儿子，不肯听父亲的话，也不听母亲的话也会遭受命运的折磨他城里所有的人用石头打死他？(申命记 21：18-21)或圣经如何对待妇女：“妻子们，你们要顺从自己的丈夫。”(歌罗西书 3：18)他们也奉命“在教堂里保持沉默”(哥林多前书 14：34-35)男性规则明文规定：我要你们知道，各人的头是基督。女人的头是男人。基督的头是神。(哥林多前书 11：3)

很明显，一个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像非无政府主义信徒一样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当涉及到应用圣经的教义时。富人很少宣称需要贫穷(至少对他们自己来说是这样)，并且似乎乐于忘记(就像教堂一样)富人显然已经进入天堂的困难，例如。他们似乎很乐意无视耶稣的警告你若完全，就去卖你所得的，赐给穷人，你必在天上财宝。你来跟从我吧。(马太福音 19：21)基督教权利的追随者不将此适用于他们的政治领袖，也不适用于他们的精神领袖。很少有人将这格言应用于凡从你那里讨来的，都给他。夺你财物的，也不要再求他们。(路加福音 6：30，马太福音 5：42 重复)“万事皆通”第一批基督教信徒的做法。(使徒行传 4：32)如果非无政府主义的信徒被无政府主义者视为无视圣经的教导，他们攻击的人也可以这样说。

此外，基督教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这与其历史很难调和。“圣经”被用来捍卫不公正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与之作斗争的程度。在教会举办的国家事实上政治权力，如爱尔兰、南美洲部分地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西班牙等，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强烈反对宗教，因为教会有权压制异见和阶级斗争。因此，教会的实际作用掩盖了“圣经”是无政府主义文本的说法。

此外，大多数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托尔斯泰的和平主义是教条和极端的，认为需要(有时)暴力来抵抗更大的邪恶。然而，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托尔斯泰人的观点，认为个人需要转变价值观，将其作为建立无政府主义社会的一个关键方面，并认为非暴力作为一种一般策略的重要性(尽管，我们必须强调，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拒绝在自卫中使用暴力)。

A.3.8 什么是“无形容词无政府主义”？

用历史学家乔治·理查德·埃森文的话来说，“无形容词无政府主义”最广义的“指无政府主义的一种非连字符形式，即一种没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互惠主义或个人主义等限定标签的学说。对其他人来说，它只是一种容忍不同无政府主义学校共存的态度。”[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运动(1868-1898)，第 135 页]

这句话的始作俑者是古巴出生的费尔南多·塔里达·德尔·马摩尔，1889 年 11 月，他在巴塞罗

那使用了这个词。他的评论针对的是西班牙的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当时正就两种理论的优点展开激烈的辩论。“没有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是试图表现出对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更大宽容，并明确无政府主义者不应将先入为主的经济计划强加于任何人——即使在理论上也是如此。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偏好应该是“次要”废除资本主义和国家，用自由试验作为自由社会的一条规则。

因此，理论视角被称为“暗号”（“没有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是运动本身激烈辩论的副产品之一。这一争论的根源在于 1876 年巴库宁死后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发展。虽然与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并不完全不同（从詹姆斯·柯亨的名著中可以看出）“关于建立社会新秩序”内巴库宁论无政府主义集体主义者确实看到了他们的经济体制演变为自由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发展、深化和丰富了巴库宁的工作，就像巴库宁发展、深化和丰富了普鲁登的工作一样。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埃莉斯·雷克勒斯、卡洛·卡菲耶罗、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和（最著名的）彼得·克罗波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联系在一起。

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迅速取代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成为欧洲除西班牙以外的主要无政府主义倾向。这里的主要问题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虽然对里卡多·梅拉来说，这是其中的一部分），而是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所暗示的战略和战术的修改问题。在这个时候（19 世纪 80 年代），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强调当地（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武装分子，普遍反对工会主义（尽管克罗波特金并不是其中之一，因为他认为激进工人组织的重要性），同时也有点反组织。不出所料的是，这种战略和战术的改变引起了强烈支持工人阶级组织和斗争的西班牙集体主义者的讨论。

这场冲突很快蔓延到西班牙以外的地方，讨论开始深入到拉叛乱在巴黎。这促使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同意马拉泰斯塔的观点。“至少对我们来说，仅仅是假设而陷入纷争是不对的。”[Max Nettlau，无政府主义的短暂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同意（用 Nettlau 的话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的经济发展”[同前。于是，他们开始强调他们的共同点（反对资本主义和国家），而不是自由社会如何运作的不同愿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看到无视劳工运动会确保他们的思想不会到达工人阶级，而大多数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则强调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承诺以及他们在革命后早晚到来。因此，这两组无政府主义者可以一起工作，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分拆成小型学校，因为我们急于过分强调未来社会的某些特点，视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定，这离我们太远，我们无法设想其所有调整和可能的组合。”此外，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结社和协议的方法和个别形式，或劳动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将是不统一的，我们目前不能就它们作出预测和决定。”[Malatesta，Nettlau 引用，同前。，第 173 页]

因此，马拉泰斯塔继续说，即使无政府主义—集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之间的问题，也是一个资格、方法和协议的问题关键是，不管是什么制度，“一种新的道德良知将产生，这将使工资制度令男人[和妇女]反感，就像他们现在厌恶法律奴役和强迫一样。”如果那样的话，“无论社会的具体形式是什么，社会组织的基础都将是共产主义的。”只要我们坚持基本原则，努力把基本原则灌输到群众中去我们不需要“只为言论或琐事争吵，却使革命后的社会朝着正义、平等和自由的方向前进。”[Nettlau，同前。，第 173 页和第 174 页]

同样，在美国，个人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那里，本杰明·塔克主张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约翰·多数则对塔克的思想说了

类似的话。正如像 Mella 和 Tarrida 这样的人提出了无政府主义团体之间容忍的想法，像 Voltairine de Cleyre 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如此。“来给自己贴上‘无政府主义者’的标签，就像马拉蒂斯塔一样，把‘没有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称为‘无政府主义’，因为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为了确定最合适的形式，可能会在各地进行许多不同的试验。”[彼得·马歇尔，要求不可能用她自己的话说，一系列的经济体系应该是“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我会看到人们的本能和习惯在每个社区自由选择；我相信，不同的环境会引起不同的适应。”[“无政府主义”，精巧的叛逆因此，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各种形式的社会以及许多中介都会根据人民的本能和物质条件在各地试行……只有自由和实验才能决定最好的社会形式。因此，我不再简单地把自己贴上‘无政府主义者’的标签。”[“无政府主义者的创造”，Voltairine de Cleyre 阅读器，第 107–8 页]

这些辩论对无政府主义运动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如 de Cleyre、Malatesta、Nettlau 和 Reclus，采用了“无形容词无政府主义”一词所体现的宽容的观点(见 Nettlau 的“无形容词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短暂历史，第 195 至 201 页，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我们补充说，这也是今天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承认其他倾向的权利，即“无政府主义者”的名称，而显然，他们对特定类型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有自己的偏好，以及他们自己为什么其他类型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有缺陷的理由。然而，我们必须强调，不同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辛迪加主义、宗教等)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你不必支持其中一种而憎恨其他的。这种宽容体现在“没有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中。

最后一点，一些“无政府主义”资本家试图利用与“没有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相关联的宽容来主张，他们的意识形态应该被接受为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毕竟无政府主义就是要摆脱国家，经济学是次要的。但是，这种使用“无形容词无政府主义”是假的，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正在讨论的经济类型是反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例如，对马拉蒂斯塔来说，无政府主义者，预见并提出其他解决办法，其他未来的社会组织形式比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但他们“就像我们一样，渴望摧毁政治权力和私人财产。”“让我们放弃吧”他争辩说，“所有思想流派的排他性”让我们“对方法和方法有一个了解，然后继续前进。”[Nettlau，同前。换句话说，人们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必须和国家一起废除，一旦如此，自由实验就会发展起来。因此，反对国家的斗争只是结束压迫和剥削的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不能脱离这些更广泛的目标。由于“无政府主义”–资本家不寻求废除资本主义和国家，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无形容词无政府主义”不适用于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资本家(见 F 节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这并不是说，在一场革命之后，“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社区将不复存在。差得远呢。如果一群人想要形成这样的制度，他们就可以这样做，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一个支持国家社会主义或神权的社会将生活在这个政权之下。这种等级制度的飞地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地球上的每个人，甚至是某个地理区域的每个人，都不太可能同时成为无政府主义者。需要记住的关键是，这样的体系不会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也不会是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

A.3.9 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原始主义？

中讨论过的 A.3.3 节，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赞同民族主义者肯·克纳布的观点。“在一个解放的世界里，计算机和其他现代技术可以用来消除危险或无聊的任务，使每个人都能集中精

力从事更有趣的活动。”显然“某些技术—核能是最明显的例子—确实极其危险，它们无疑会被迅速停止。当然，生产荒诞、过时或多余商品的许多其他行业将随着其商业理论的消失而自动停止。但许多技术目前可能被滥用，但它们几乎没有(如果有的话)。与生俱来缺点。这只是一个更明智地使用它们的问题，将它们置于大众控制之下，引入一些生态改善措施，并重新设计它们以达到人类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目的。”[公共机密因此，大多数生态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使用适当的技术是创造一个与自然平衡的社会的手段。

然而，一小部分自封为绿色无政府主义者却声势浩大。像约翰·泽尔赞、约翰·摩尔和大卫·沃森这样的作家阐述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们声称，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是批判每一种形式的权力和压迫。这常被称为“无政府主义—原始主义，”根据摩尔的说法“从无政府主义者的角度对整个文明进行批判的一种激进潮流的简称，旨在引发人类生活的全面转变。”[原始基元]

这股潮流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极端的因素是寻求终结所有形式的技术、分工、驯化、“进步”、工业化，他们称之为工业化。“大众社会”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象征文化(如数字、语言、时间和艺术)。他们倾向于调用任何包含这些特性的系统。“文明”因此，我们的目标是“文明的毁灭”。他们希望走多远，现在还没有定论。有些人认为工业革命以前的技术水平是可以接受的，许多人进一步拒绝农业和所有形式的技术，而不是最基本的技术。对他们来说，回归荒野，回到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是无政府状态存在的唯一途径，并抛弃了一种观念，即适当的技术可以被用来创建一个基于工业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降到最低。

因此我们找到了原始主义杂志“绿色无政府状态”认为那些人和他们自己一样，“优先考虑个人自主或疯狂存在的价值观的人，有理由反对和拒绝所有大型组织和社会，理由是它们需要帝国主义、奴隶制和等级制度，无论它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反对资本主义。“文明目前的主要表现形式。”然而，他们强调这是“文明，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是系统性威权主义、强制奴役和社会孤立的根源。因此，对未能瞄准文明的资本主义的攻击，永远无法消除助长社会的制度化胁迫。试图通过集体化工业来实现民主化，就是不承认所有大型组织都采取一种独立于其成员意图的方向和形式。”因此，他们认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反对工业和技术，因为“[h]实行大规模生产的管理和过程都需要各级机构、领土扩张和生活机械化。”对于原始主义者来说，“一个自给自足的个体的小团体，无论人类与否，都可以与其他人共存，而不把他们的权威强加给他们。”这些社区将与部落社会有共同的基本特征，“[f]人类历史的99%以上，人类生活在小而平等的大家庭安排中，同时直接从土地上获得生存。”[反对大众社会]

虽然这些部落社区与自然和谐相处，几乎没有等级制度，却被看作是鼓舞人心的，原始主义者(用约翰·泽尔赞(John Zerzan)的书的书名)向前看“未来原始”正如约翰·摩尔所说，“无政府主义所设想的未来是没有先例的。尽管原始文化提供了对未来的暗示，而且未来很可能包含这些文化的元素，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原始世界很可能与以前的无政府状态完全不同。”[同前。]

对于原始主义者来说，其他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只不过是自我管理的异化，在本质上和我们现在所忍受的基本制度是一样的。因此摩尔说“古典无政府主义”想要“为了接管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改造它的结构，并消除它最严重的虐待和压迫。然而，99%的文明生活在未来的情景中保持不变，这正是因为它们质疑的文明方面很少……总体生活模式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因此“[f]从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来看，所有其他形式的激进主义似乎都是改革派，不管他们是

否认为自己是革命者。”[同前。]

对此,“古典无政府主义者”指出了三点。第一,声称“最恶劣的虐待和压迫”占资本主义社会的 1%完全是胡说八道,而且,这一制度的辩护者也会欣然同意的。第二,从阅读任何“古典”无政府主义者的文本可以明显看出,摩尔的主张是无稽之谈。“古典”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是从上到下从根本上改变社会,而不是修补它的小方面。原始主义者真的认为那些努力废除资本主义的人会继续做 99%以前做过的事情吗?当然不是。换句话说,摆脱老板是不够的,尽管这是必要的第一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摩尔的论点确保了他的新社会是不可能到达的。

由此可见,原始主义对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及其思想几乎没有影响。两者的观点是完全不相容的,后者的观点被前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视为威权主义,质疑原始主义是否在短期内是实际的,还是长期而言是可取的。原始主义的支持者喜欢把它描绘成最先进和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形式,而其他人士则不那么信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混乱的意识形态,将其追随者吸引到荒谬的立场,而且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他们同意 KenKnabb 的观点,即原始主义植根于“幻想包含如此多明显的自我矛盾,以至于几乎没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任何详细的批评。它们与实际的过去社会有着令人怀疑的相关性,与现在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即使假设在一个或另一个时代生活会更好,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现代技术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它不可能突然中断,而不会造成一场全球性的混乱,使数十亿人丧生。”[同前., 第 79 页]

原因很简单,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工业化和相互关联的体系中,在这个系统中,大多数人不具备生活在狩猎采集者甚至农业社会所需的技能。此外,60 亿人能即使他们有必要的技能,也要以狩猎采集者的身份生存下来。正如布莱恩·莫里斯所指出的,“我们被告知未来是‘原始的’。在一个目前维持着近 60 亿人的世界里,这是如何实现的(因为证据表明,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只能养活每平方英里 1 到 2 人)。”像泽尔赞这样的原始主义者不告诉我们。[“人类学和无政府主义”第 35-41 页,无政府状态:欲望杂志因此,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乔姆斯基的总结。“我认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呼吁的是对数百万人的大规模种族灭绝,因为现在社会的结构和组织方式……如果你消除这些结构,每个人都会死去……而且,除非你仔细考虑这些事情,否则这并不是真的。”[乔姆斯基论无政府主义,第 226 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原始主义的支持者都同意其批评者的观点,即地球将无法维持 60 亿人作为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批评人士认为,这给原始主义带来了一个关键问题,因为人口数量的下降需要时间,因此任何“原始主义”反叛都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是“文明”的某种崩溃,要么是“文明”及其工业遗产安全退役的漫长过渡时期,人口水平自然下降到适当水平,人们获得了新生活所需的必要技能。

第一种选择的问题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遗憾的是,许多原始主义作家暗示了这一点。例如,摩尔谈到“当文明崩溃”(通过自己的意志,通过我们的努力,或两者的结合)。这意味着一个极其迅速的过程,当他谈到需要“积极的替代办法”被建造成“崩溃造成的社会混乱很容易造成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和社会真空,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独裁政权可以在这种真空中繁荣昌盛。”[同前。]基于以下方面的社会变革“崩溃”“不安全感”和“社会混乱”听起来不像是成功革命的秘诀。

其次是原始主义所阐述的反组织教条。摩尔是典型的，他断言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轮奸只不过是敲诈勒索，是为了使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掌权的团伙并重申这一点，说原始主义者代表废除一切权力关系，包括国家和任何党派或组织。[同前。然而，没有组织，现代社会就无法运作。届时不仅会出现大规模饥荒，而且还会导致生态破坏，核电站崩溃，工业废物渗入周围环境，城市和城镇腐朽，大批挨饿的人争抢他们能在农村找到的蔬菜、水果和动物。显然，反组织的教条只能与一夜之间的想法相一致。“塌陷”文明的发展，而不是朝着长远的目标稳步发展。同样，有多少“积极的替代办法”没有组织就能存在吗？

摩尔驳斥了任何指出崩溃会导致大规模毁灭性的批评。“只是诽谤战术，”“一些对无政府主义持敌对态度的评论员散布了奇怪的幻想，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人口水平必须通过大规模死亡或纳粹式的死亡集中营来实现。”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对废除一切权力关系的承诺……意味着这种精心策划的屠杀仍然是不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可怕的。”[同前。然而，没有任何批评人士认为，原始主义者渴望这样的死亡，或寻求组织它。他们只是指出，文明的崩溃将导致大规模的死亡，因为大多数人不具备生存所需的技能，地球也无法为 60 亿试图以原始生活方式生活的人提供足够的食物。其他原始主义者声称它可以，声明“地球上所有 60 亿居民都不可能以狩猎采集者的身份生存下来，但那些不能在小得多的地方种植自己的食物的人是有可能的……就像永续栽培、有机园艺和土著园艺技术所证明的那样。[反对大众社会]不幸的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说法的真实性，也没有证据表明人们能够及时发展必要的技能，即使是这样。把数十亿人的命运寄托在上面似乎是渺茫的，这样人类才能“狂野”，远离医院、书籍和电力等暴政。

面对这样的恐怖“塌陷”这就意味着，那些通过思考这一问题而最终接受过渡时期需要的原始主义者。例如，约翰·泽尔赞(John Zerzan)认为“似乎显而易见的是，工业化和工厂不可能立即摆脱，但同样清楚的是，它们的清算必须全力推进，而这是突然袭击的背后原因。”即使是城市的存在也是被接受的，因为“[c]城市内部的培养是实际过渡的另一个方面。”[论转轨：后记到未来原语]

然而，接受过渡时期的必要性，只不过是揭露了原始主义内部的矛盾。泽尔赞指出“复制流行的死亡船的手段(例如它的技术)不能用来塑造一个解放的世界。”他深思：“我们会保留什么？‘节省劳动力的装置？’除非它们不涉及任何分工(例如杠杆或倾斜)，否则这个概念是虚构的；在‘储蓄’背后隐藏着许多人的苦差事，以及对自然界的破坏。”如何与维护兼容“工业化与工厂”在一个(未指定的)时期是不清楚的。同样，他认为“没有工作的胁迫—没有这种强迫，现在还能继续多少？——一个没有约束的生存是一个直接的中心目标。”[同前。]这与一段时间内将维持工业的论点是如何相容的，这是没有人问起的，更不用说没有人回答了。如果“工作”继续下去，这如何与“传统”无政府主义的典型原始主义相兼容，即自我管理是在管理自己的疏离，没有人愿意在工厂或矿井工作，因此，必须使用胁迫来迫使他们这样做？在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工作会不会在原始的过渡时期变得不那么疏远和威权？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人口规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通过自愿手段大幅度减少。要使原始主义可行，世界人口水平需要下降 90% 左右。这意味着大幅减少人口将需要几十年，如果不是几百年的话，才能自愿实现。考虑到地球上(几乎)每个人都不太可能决定不生孩子，这个时间尺度几乎可以肯定是几个世纪，因此农业和大多数工业将不得不继续下去(而且从城市大量迁出也是不可能的)。同样，可靠的避孕药具是现代技术的产物，因此，生产这些避孕药具的手段必须在这段时间内保持下去—除非原始主义者认为，除了拒绝生育之外，人们也将拒

绝发生性行为。

还有工业社会的遗产，不能任由它自己腐朽。仅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任由核电站融化将很难对生态友好。此外，令人怀疑的是，统治精英们是否会毫无抵抗地放弃其权力，因此，任何社会革命都需要保护自己不受重新引入等级制度的企图的影响。不用说，一场以天生威权主义的方式避开所有组织和工业的革命将无法做到这一点(在西班牙革命期间，如果工人们不皈依并利用他们的工作场所来对抗佛朗哥法西斯势力，那就不可能生产出必要的军事物资—注意另一个明显的例子)。

还有另一个，关键，矛盾。因为如果你接受需要从“这里”过渡到“那里”，那么原始主义就会自动地将自己排除在无政府主义传统之外。原因很简单。Moore 声称“大众社会”涉及人们工作，生活在人工的技术环境中，并受到各种形式的胁迫和控制。[同前。因此，如果原始主义者对技术、工业和大众社会的争论都是正确的，那么任何原始主义的转变，从定义上来说，都不是自由主义的。这是因为“大众社会”在一场成功的革命之后(至少几十年，更可能是几个世纪)，将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下去，因此，从原始主义的角度来看，它的基础是“胁迫和控制的形式”有一种意识形态宣称需要一种以胁迫、控制和等级制度为基础的过渡制度，这种制度迟早会消失在一个无国籍的社会中。它也和原始主义一样，强调没有等级和权威，工业和大规模的组织是不可能的。这种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因此，对于“古典”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听到自封的无政府主义者重复恩格斯反对巴库宁的论点作为“无政府状态”的论据似乎是讽刺的(见 H.4 节讨论恩格斯关于工业排除自主权的说法)。

所以，如果说任何转变都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实现的话，那么对“传统”无政府主义的原始主义批判只不过是一个玩笑—以及对有意义的无政府主义实践和社会变革的阻碍。它体现了原始主义的核心矛盾。虽然它的支持者抨击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支持技术、组织、工作的自我管理、工业化等等，但他们自己依赖于他们所反对的东西，作为向原始社会的人道过渡的一部分。考虑到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攻击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热情，毫不奇怪，对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关于原始主义过渡时期的整个概念似乎是不可能的。谴责技术和工业主义本质上是威权主义，然后转身提倡革命后使用它们，从逻辑或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根本就没有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原始主义的关键问题。它没有提供以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式实现其目标的实际手段。正如 Knabb 总结的那样，“开始时，对科技过度信仰的有效质疑最终导致了对回归原始天堂的绝望和更不合理的信念，同时，除了抽象的、启示录的方式之外，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目前的制度。”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有必要考虑到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将如何处理在此期间将提出的所有实际问题。”[同前。可悲的是，原始主义意识形态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否定了任何真正的革命从本质上是专制开始的出发点。此外，他们正在阻止真正的社会变革，确保任何群众运动都不会具有足够的革命性，以满足他们的标准：

“那些自豪地宣称他们‘完全反对’所有妥协、所有权威、所有组织、所有理论、所有技术等等的人，通常都没有。革命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对于当前的体制如何被推翻或革命后的社会如何运作，都没有实际的概念。有些人甚至试图通过宣称仅仅是一场革命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激进来满足他们永恒的本体论叛逆来为这种缺乏辩护。这种不劳而获的夸夸其谈可能会暂时给一些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但它的最终效果仅仅是让人们感到不快。”[Knabb，同前。，第 31-32 页]

其次，提出了实现原始主义的方法问题。摩尔认为“无政府主义所设想的那种世界，在人类的预期自由程度和类型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抵抗和叛乱的形式不可能有任何限制。”[同前。非原始主义者回答说，这意味着原始主义者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到达那里。同样，他们强调一定是对可接受的抵抗形式的限制。这是因为手段塑造了所创造的目的，所以威权手段将导致威权目的。战术不是中立的，对某些战术的支持暴露了威权主义的观点。

这可以从英国杂志上看到。“绿色无政府主义者”“原始主义”极端结束的一部分。由于其对大多数人的固有吸引力，它不可能以自由意志的方式(即自由选择通过自己的行为创造它的个人)来实现，因此不能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很少人会自愿地接受这种情况。这导致“绿色无政府主义者”发展一种生态先锋主义，用卢梭的话来说，是为了“强迫人们自由”。当杂志支持(非无政府主义者)Unabomber 的行动和想法并发表一篇文章(“非理性主义者”)其中一位编辑指出“俄克拉荷马州的轰炸机有了正确的想法。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再炸毁政府办公室……东京沙林邪教有了正确的想法。遗憾的是，在袭击发生前一年，他们在测试毒气时自首。”[绿色无政府主义者，第 51 号，第 11 页]对这些言论的辩护发表在下一期和随后在美国的换文中。无政府状态：欲望杂志“杂志”(编号 48 至 52)认为，另一位编辑认为，这种病态的、威权的胡说八道，只不过是“非中介抗性”进行“在极端镇压的条件下”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则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意味着是“限制”在战术上，因为有些战术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自由意志主义的。

然而，很少有原始主义者采取如此极端的立场。大多数“原始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反技术和反文明的(用大卫沃森的表达)认为这是一个案例。“原住民生活方式的确认”在技术、理性和进步等问题上采取比社会生态学更重要的方法。这些生态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一种教条主义的原始主义，声称我们可以以某种线性的方式回归到我们的原始根”就像“进步”的想法一样”取代启蒙运动和反启蒙“思想和传统。对他们来说，原始主义“反映的不仅是国家崛起前的生活一瞥，也是对文明下实际生活状况的合理反应”所以我们应该尊重和学习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智慧传统(如那些与美洲土著部落和其他土著民族有关的人)。而我们“不能，也不会愿意放弃世俗的思维方式 and 体验世界……我们不能减少对生活的体验，以及那些根本的、不可避免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活着，而且多么我们生活在世俗的条件下。。此外，精神和世俗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楚。辩证地理解我们是我们的历史，这将肯定一种激励的理由，不仅尊重为之牺牲的无神论的西班牙革命者。理想，但也有宗教和平主义的良心犯，拉科塔鬼舞者，道教隐士和处决苏菲神秘主义者。“[大卫·沃森，超越布钦：未来社会生态的序言，第 240 页，第 103 页，第 240 页和第 66 至 67 页]

这种“原始主义”无政府主义与一系列杂志联系在一起，大多是以美国为基础的杂志，比如第五产业。例如，在技术问题上，他们认为“(西方)市场资本主义是点燃火种的火花，它仍然是复杂环境的中心，它只是一个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迫使有机人类社会适应一个经济工具文明及其大众技术，这些文明不仅是等级和外部的，而且越来越多地是‘细胞’和内部的。将这一过程的各种要素分层为第一原因和第二效果的机械层次是没有意义的。”[华生，同前。，第 127-8 页]因此，原始主义者更多地批评技术的所有方面，包括社会生态学家呼吁使用适当解放人类和地球所必需的技术：

“谈论科技社会其实是指资本主义产生的技术，这反过来又产生了新的资本形式。决定这一

技术的一个独特的社会关系领域的概念不仅是一个历史和非辩证的概念，它还反映了一种简单化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华生，同前。，第 124 页〕

所以这不是谁的问题使用技术决定了它的效果，而技术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创造它的社会所决定的。换句话说，技术的选择倾向于强化等级权力，因为通常是当权者选择在社会中引入哪种技术(例如，被压迫的人有一种优秀的习惯，利用技术对抗强大的技术变革，社会斗争是相互关联的。D.10 节)。因此，即使是使用适当的技术，也不仅仅涉及从现有技术范围中选择，因为无论谁使用这些技术，这些技术都有一定的效果。相反，这是一个批判性地评估技术所有方面的问题，并根据需要修改和拒绝技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自由、赋权和幸福。然而，很少有社会生态学家会不同意这种观点，而分歧通常是一个强调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深刻的政治观点。

然而，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被一种意识形态所说服，正如布赖恩·莫里斯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意识形态否定了“人类历史的最后八千多年”仅仅是一个来源“暴政、等级控制、机械化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自发性。人们创造性想象力的所有产品—农业、艺术、哲学、技术、科学、城市生活、象征文化—都被泽尔赞(Zerzan)否定—从整体意义上说。”虽然没有理由崇拜进步，但几乎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变革和发展都视为压迫性的。他们也不相信泽尔赞的“对人类学文献的选择性筛选”〔同前。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赞同默里·布钦的观点：

“如果生态运动提出绝望而不是希望、倒退和不可能回归原始人类文化的信息，而不是对人类进步和独特的承诺，它将永远不会对社会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或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人对整个生命的同情。。如果生态运动想要在人类事务中发挥变革性和创造性的作用，我们就必须恢复乌托邦式的冲动、希望、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在古老文明中值得拯救的东西以及必须被拒绝的东西。因为如果不改变社会，我们就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生态发展方向。”〔自由的生态，第 63 页〕

此外，“倒计时”的立场有很大的缺陷，因为虽然一些土著社会是非常无政府主义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指出，“我们对旧石器时代几乎一无所知，除了从研究非常古老的头骨中收集到的东西以外.....但我们在最近的人种学记录中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变化。那里有狩猎采集社会，有贵族和奴隶，有些农耕社会极其平等。甚至在.....亚马逊河流域，人们发现一些群体可以被公正地描述为无政府主义者，比如皮亚罗阿人，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比如谢伦特人，他们显然不是任何东西。”〔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的碎片即使我们像泽尔赞一样推测，如果我们追溯到足够远的地方，我们就会在无政府主义部落中找到全人类，但事实仍然是，这些社会中的某些确实发展成了中央集权、财产主义的社会，这意味着未来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要受史前无政府状态的启发，并试图复制史前无政府状态的关键要素，这不是答案，因为“文明”可能由于同样的社会或环境因素而再次发展。

原始主义混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即支持原始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使用原始生活中的例子作为社会批判的工具。没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会不同意第二种立场，因为他们认识到，电流并不等于更好，因此，过去的文化和社会可以对他们有积极的(和消极的)方面，这可以揭示真正的人类社会是什么样的。同样，如果“原始主义”只涉及对技术和权威的质疑，那么很少有人会反对。然而，这一明智的立场大体上包含在第一种观点中，即无政府主义社会将是对狩猎—采集社会的一种字面上的回归。这种情况可以从原始主义者的著作中看出(一些原始

主义者说，他们并不是在暗示石器时代是他们渴望的社会的典范，也不是为了恢复采集和狩猎，但他们的批评似乎排除了任何其他选择)。

所以说原始主义仅仅是一种批判或者某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猜测”(使用约翰·摩尔的术语)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你把技术、组织、“大众社会”和“文明”妖魔化为天生的威权主义者，你就不可能在过渡时期，甚至在自由社会中，转而提倡使用技术、组织、“文明”。因此，批评指向一种行动模式和一个自由社会的愿景，并提出相反的意见，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同样，如果你称赞觅食乐队和改变过去和现在的园艺社区作为无政府状态的例子，那么批评家们有权得出结论，原始主义者希望将来有一个类似的制度。工业、技术、“大众社会”和农业的批评加强了这一点。

直到“原始主义者”清楚地指出他们所信奉的两种原始主义形式中的哪一种，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才会认真对待他们的思想。鉴于他们未能回答这些基本问题，即他们计划如何在没有工人控制、国际联系和联邦组织的情况下安全停产和避免大规模饥饿，他们习惯性地将其视为新形式的“治理”而予以摒弃，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对这种情况很快会发生的希望不大。最终，我们所面临的事实是，一场革命将在社会上开始。无政府主义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提出了一种改变它的方法。原始主义回避这样的小问题，因此，在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眼中，它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非原始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自由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拥有同样的技术水平。差得远呢。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建立在自由实验的基础上。不同的个人和群体会选择最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些寻求较少技术生活方式的人和那些希望应用(适当)技术好处的人一样可以自由地这样做。同样，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支持发展中国家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和(资本主义)进步的要求的斗争。

有关“原始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约翰·泽尔赞的未来原始还有大卫·沃森的布钦和反对超级机器。肯·克纳布的文章原始主义的贫困是对原始主义的一种极好的批判，布莱恩·奥利弗·谢泼德的批评也是如此。无政府主义与原始主义。

<A.2 无政府主义代表什么？向上谁是主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

国际 无政府主义运动 分析 阿法克

登录发表评论

喜欢您正在阅读的内容？？每当我们发布一篇新文章时，都会收到通知。

无政府主义作家脸书或推特

你也可以喜欢和评论我们的文章

为无政府主义作家提供家园

阿法克

[阅读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题](#)

[所有最近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博客](#)

[无政府状态和冠状病毒](#)

[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题解答 15.4 版\(17/03/2020\)](#)

[从马克思到巴库宁](#)

[关于马赫诺维派的几点注记](#)

[脱离欧盟比罢工容易](#)

[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因疏忽而撒谎\(加上安特·西里加\)](#)

[对鲍里斯胡言乱语](#)

[“叛乱者的话语”更新](#)

[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题解答 15.3 版发布\(26/11/2019\)](#)

[公投获胜后，2019 年 3 月“选择”的人数减少，但 2021 年将迎来一场大战
更多](#)

[每当我们发一篇新文章发布到](#)

[无政府主义作家](#)

[通孔脸书](#)

[或推特](#)

[你也可以喜欢和评论我们的文章](#)

[用户登录](#)

用户名：*

密码：*

[Log in](#)

[使用 OpenID 登录](#)

[请求新密码](#)

[将我们的文章翻译成其他语言](#)

[荷兰语](#) [法式](#) [瑞典人](#) [丹麦语](#) [其他兰](#) [塞尔博克族](#) [波兰人](#) [西班牙语](#) [德文](#) [意大利语](#) [希腊语](#) [土耳其语](#)